

228

說文這一部書，是吾人識字讀書的根本。按周禮上面說：『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漢尉律中說：『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吏。』從這兩點看來，可以知道古代求學的基礎，和試士的方法，莫先於「識字」的了。

一個文字的構成，包括「形」「聲」「義」三種要素。所以吾人欲認識一個字的全部情形，必須明白牠的「形體」，通曉牠的「聲音」，審察牠的「意義」，這纔能盡讀這一個字的方法，識字豈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呢？古人說得好：『讀書容易識字難，』這句話是很有意味的。

我國自從唐宋兩朝而後，一般士人，習於「詞章」和「科名」的陋見，把四書五經中的「義法」，割裂得不成個樣子。我們試看科舉時代主試官所擬的「試

題」，往往破碎四書五經中的章節，牽強配搭，巧立名目，曰「搭題」。與試的人，也祇得東拉西湊，敷衍成篇，以求僥倖獲中。試問這樣爲虛名而求學，還有什麼真實求學的可言？對於識字，自然格外不能夠仔細辨認了。

前清乾隆嘉慶的時候，一般喜歡研究漢學的先生們，眼見得科名中人的不講求實際學問，便起而極力推闡許學，——漢許慎作說文，後世研究這種學問的，簡稱許學——以爲士人識字讀書的根本，全在乎此！師徒相傳，養成了一種風尚，直到光緒宣統的時候，還有人精於此道的。這些人，都可以說是尊考古學的功臣，啓導後進的良師咧！

我從前讀書南京的時候，飽受王師伯沅，和向師仙喬的教誘，益信說文是學者不可不讀的書。平常寫述，尤喜用說文中的字；而讀古書，更見方便。近年以來，從事教讀的生活，見一般學生的作文，理機固很可觀，運思亦多明雋；不過對於「作字」方面，常見「魯魚亥豕」，差誤百出。有時爲之逐一揭示，還有些

同學疑其所以然之故；於是用說文造字的方法，詳細解釋，大都能明白瞭解；從此知道說文更不可不講了。

但是說文這一部書，內容的包括，非常豐富，如欲將全部九千多文字，一一舉出來，教給學生，恐怕初學的人，有些力不勝任。并且學校中課程支配，對於國文方面，也許沒有充分的時間。因此久想編一簡捷適當的教本，以輔助中等學校以上的學生及專研國學的人們識字讀書之用，結果總是力不從心而作罷。

某年的夏天，有幾位喜歡研究國學的學生，要求我選講這部書；一時情不可却。便用王筠的文字蒙求做藍本，揀其中最應用的二三千字，分「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四類，作個綱領。每字之下，先用許氏的經文定其說，參以段王兩家的注釋；使學者對於一字的「形」、「聲」、「義」三方面，在簡易的剖析之下，得着正確的觀感；庶幾識字不致差誤，讀古書尤多幫助。兩月之間，大部讀畢，所得的結果，非常圓滿；而我所編的教本，竟亦「哀然成帙」

了！

是編既經成功，很有許多友人，慫恿我早日付梓，以供中學以上的學生作課外閱讀之用；并謂於學生的識字讀書上，一定有很大的效率。我因為當時編製的匆促，斟酌的未盡善，遲遲不敢問世。最近又因光華學生的要求，還於今年春將原稿重行整理，譯成白話；補加「轉注」、「假借」，以完成「六書」之目。費了三個月工夫，勉強成功。自己覺得還有很多不愜意的地方，希望明達者加以指教！

民國十八年，五月，一日，於光華附中。

例言

一 本書編述的目的；純乎爲一般中學以上的學生辨識造字的根源而作。有志研究此書的，可以矯正一切字畫上的差誤，讀音上的含糊，以及辨別字義不能明審等種種弊病。可當牠作教本讀，也可當牠作課外參考之用。

二 本書編述的方法：計分上下兩編，共九章。第一章六書論，總敘六書的一切情形。第二章象形字，第三章指事字，第四章會意字上，第五章會意字下，第六章形聲字，第七章轉注字，第八章假借字，以上各章，於每一種的前面，先提了一個綱要，說明牠的大概情形，然後再把牠逐部分析。第九章補闕，是按說文序例，偏旁所有，而篆文未出，特爲補記的。

三 本書的內容，就許氏說文解字中，揀選牠爲吾人平常所習用的字，約一二千文，逐字把牠剖析。先用許氏的「經文」立其綱，附以淺顯的解釋；有時兼

採用段氏王氏的說解，以發明這個字的意義；還有牽涉經籍的，便引經籍中文字來證明牠。務使學生對於這一字的字形、字聲、字義三方面，得一正確的觀感；而誦讀古書的時候，也得不少的幫助。

四 本書的分配，六書中對於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四種，著述獨詳，因為這四種內所統的文字，大都是造字的本根，可以逐一的把牠詳細詮解，使牠形聲義三項，深深印入腦筋中而不忘。若轉注和假借，本是表明用字之法的，沒有專字可以箸錄，所以在這二類中，僅舉牠用字變化之法，略著其例。

五 本書的最大目的，既注重在文字上的認識，所以和別種「文字學」書泛論文字的起源，以及文字的變遷等不同。讀者如果能將此一二千字熟習於胸，那便讀書的根基立定，推而以求許書的全部文字，不愁用字的窘乏了。

六 本書中所用的參考書，列舉於下：

許慎，說文解字。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

王筠，說文句讀，說文釋例，文字蒙求。

章炳麟，國故論衡。

陳曾則，京師優級師範國文講義。

目次

上編

第一章 六書論……………一

一 六書的名稱……………一

二 六書的定義……………二

三 六書的次第……………四

四 六書的效用……………六

第二章 象形字……………九

正例一 天地類的純形……………一二

正例二 人類的純形……………一二

正例三 動物的純形……………三四

正例四 植物的純形……………四九

正例五 衣服器械屋字的純形……………五四

變例一 一字象兩物形的……………七三

變例二 由象形字省之仍是象形的……………七三

變例三 避他字而變其形的……………七五

變例四 物多此形因兼其用以象之的……………七五

變例五 會意定象形字……………七六

變例六 以會意定象形而別加一形的……………九四

變例七 兼聲意的象形……………九六

變例八 似會意的象形……………九八

變例九 全無形而以意聲爲形的……………九九

正例一 純體指事……………一〇二

變例一 以會意定指事的……………一一九

變例二 卽意卽事的……………一三一

變例三 兼意兼聲兼形的……………一三一

變例四 卽所從之意而少增之以指事的……………一三二

變例五 省象形字以指事的……………一三三

變例六 形不可象變而爲指事的……………一三三

變例七 借象形爲指事的……………一三七

變例八 借象形爲指事而兼意的……………一三九

第四章 會意字上……………一四〇

正例一 順遞爲意的……………一四二

正例二 並峙爲意的……………二〇八

正例三	卽字之部位見意的	三〇五
正例四	疊二成字的	三二八
正例五	同上例而疑其卽是一字的	三三七
正例六	疊三成字的	三三九
正例七	疊四成字的	三四四
正例八	會意兼指事的	三四五
正例九	會意兼象形的	三四九

下編

第五章	會意字下	一
-----	------	---

變例一	於會意外加一形的	一
變例二	從其字而變其字之形的	五

變例三 就本字而少增之卽是會意的……………八

變例四 省文會意的……………一〇

變例五 反文會意的……………一八

變例六 倒文會意的……………二三

變例七 意不在字中而轉在空白之所的……………六

變例八 所從之字不成意轉從所從之字之所從與以所從之字者以得意……………二八

變例九 會意兼聲而聲卽在意中的……………三〇

變例十 於會意之外別加聲者……………九二

變例十一 字無聲不得不謂之會意實則各自爲意不可會的……………一〇八

闕疑一……………一二二

第六章 形聲字……………一二九

正例一 楷已變篆的……………一三一

正例二 爲他字之統率的……………一六二

變例一 聲意膠葛及聲不諧的……………二〇七

變例二 從省聲的……………二一九

第七章 轉注字……………二四四

一 轉注的意義……………二四四

二 轉注和合意形聲假借之差別……………二四七

三 各家論轉注……………二四九

第八章 假借字……………二五三

一 假借的意義……………二五三

二 假借的種類……………二五四

三 假借的運用……………二六二

第九章 補闕……………二六四

上編

第一章 六書論

一 六書的名稱

欲通說文，必先研究「六書」。什麼叫做「六書」？據周禮中說：『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鄭康成注：『「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漢書藝文志，則稱做：『「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許氏說文敘中，又稱爲：『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牠的名稱和次第，各各不相同的。但據後世大部分研究說文

入 73.12.-5 藏

的人的習用，「六書」的名稱，都採用許氏說文敘中的定名；而牠的次第，則班固漢書藝文志中所說的，最得學者的同情。

據古人開始造字的動機，「六書」之中，自當以「象形」爲根本。形體如有不可「象」的，便屬於「事」了。事如有不可「指」的，便屬於「意」了。意如有不可「體會」的，便屬於「聲」了。字而能形之於聲音，那造字便沒有什麼窒礙了。以上四種，還嫌有不足之處，於是「轉注」也生出來了，「假借」也生出來了。許氏對於「六書」，他所以首列「指事」之故，原來因他本書中的例子，開首即列「一」部，實在「一」是包含天地間一切現象，不僅僅是指「事物」的。

二 六書的定義

「六書」的名稱，上面既經說明了，現在再講牠的定義。按「六書」的定義，諸家所說的，都和許氏相同。許氏說文敘中說：「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

，上下是也。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授，考老是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以上許氏所論「六書」的定義，後世的人，大概都奉牠爲規律的。

但是考之鄭樵通志中說：『獨體爲文，合體爲字。觀乎天文，觀乎人文，而文生焉。天文者，自然而成，有形可象者也。人文者，人之所爲，有事可指者也。故文統「象形」「指事」二體；字者，孳乳而寢多也，合數字而成一字者皆是，卽「會意」「形聲」二體也。四者爲經，造字之本也；「轉注」「假借」爲緯，用字之法也。或疑旣分經緯，卽不得名「六書」。不知「六書」之名，後賢所定，非皇頴先定此例而後造字也，猶之左氏釋春秋例，皆以意逆志，比類而得其情，非孔子作春秋，先有此例也。』以上所引鄭氏的一段話，是用來作解釋「六書的定義」，備一個參考的。

三 六書的次第

「六書」的次第，自從唐朝以來，變更牠前後的次第的，大概已有幾十家之多，要之以班固漢書藝文志中所定的爲是。「象形」、「指事」，都是獨體的文字，但是有了物，然後有事，所以應當立「象形」爲首。「會意」、「形聲」，都是合體的文字，不過「會意」是兩體都含有意義的，「形聲」便聲中大半無意義；且俗體字大概都是屬於「形聲」，其有屬於「會意」的，僅僅千百中佔其一二罷了；就這一點看來，也就足以知道牠的先後了。「轉注」、「假借」，雖在這四種以外，但牠先後的次第，也不可混亂的。「轉注」，是合幾個字爲一個意義；「假借」，是分一個字爲幾個意義的；這是古人省事，往往喜歡「執簡以御繁」；後人尙文，往往喜歡「由約以趨博」的常例；即此，亦足以知道牠的先後了。

現在我再把「六書」分作三對來說：「象形」是「實」的，「指事」是「虛」

的，因為物有「形體」，而「指事」却沒有「形體」的。「會意」是「實」的，「形聲」是「虛」的，因為「會意」是合兩個或三個字以為意，而牠的義理已完備了，「形聲」却不能完備。例如「鍊」和「煉」，本來是一個字，所鍊的是金，煉牠的是火；「鑊」和「椶」，也本來是一個字，這種器具，原是兼用金和木製成的，現在都把一字分作兩體，於此格外見得「形聲」字的意義，不能兼備的明證。「轉注」「假借」，這兩樣東西，「轉注」是「實」的，「假借」是「虛」的。「轉注」之中，「考」自成其為「考」的，「老」自成其為「老」的，牠的解釋，可以互相通用，但各有牠的專義。就像「桷」「榱」，「挹」「抒」，同是一件東西，一種事物，然而名稱却從牠的主人，各有所稱謂而不可更換的，所以說「轉注」是「實」的。「假借」之中，像「令」字，原是作「號令」解的，而借牠作「令善」解。「長」字，原是作「長久」解的，而借牠作「君長」解。須得照這個字上下的文法上求得，不能單據一個字而直說，所以稱牠為「虛」。

的。依上面所說的，我們對於「六書」的次第，得下一個結論，便是：「六書」的次第，應當以班書爲標準！凡變亂班書之次第的，多是不知「六書」虛實之理的！」

四 六書的效用

凡一個字的包蘊，「形」「聲」「義」三種東西，足以盡了。便是「六書」之名，亦可以「形」「聲」「義」三種來統括牠。例如「天」字：「一大」，是牠的形；「顛」，是牠的義；「他前切」，是牠的聲。這三方面多明白了，於是一個字的包蘊，便能明白。「六書」之中，「象形」，是講「形」的；「指事」，「會意」，是講「義」的；「形聲」、「轉注」、「假借」，都是講「聲」的。「轉注」、「假借」，在「形」「事」「意」「聲」四者之中，而可以專屬之於「聲」，這是什麼道理？因爲「轉注」、「假借」，原來沒有不用聲借的。

「假借」有去形存聲的，例如：

石鼓文：「其魚隹可？」「隹可」二字，便是「維何」的省寫，這一種叫做「省借」。

「假借」有字外加形的，例如：

檀弓：「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又：「然則蓋行乎？」鄭注：「蓋，當作盍。」商頌：「百祿是荷！」「荷」，便是「儻何」的本義。左傳，隱公三年，引作：「百祿是荷！」這一種叫做「增借」。

然而「增」牠「省」牠，其聲音却沒有不同的，所以有時亦借及「偏旁」不同，而「聲音」相同的字。例如：

禮記：「射之爲言者，釋也。」知道「射」古音讀「釋」。又「釋」、「歌」，都是從「睪」聲，所以詩經振鷺篇：「在此無歌，」中庸引他作「射」。這是借及偏旁的。

至於「轉注」，原爲一樣東西，而命名有不同的，那末字也便不同了。同是一

件事，而稱謂有不同的，那末字也便不同了。古人用字的方法，貴在乎合時，而不貴乎好古；取用他們本地的「方言」，造成這一個字，以能達意就算了。但是聖人所產生的地方，各不相同，唐虞三代的時候，大都是住在山西河南的地方，而孔子又生長在山東，他們各用其地的「方言」以爲訓，那就不能少「轉注」一門了。所以同是一個「持」，而用作「懸持」的，叫做「挈」，用作「脅持」的，叫做「拊」，用作「閱持」的，叫做「撲」，用作「握持」的，叫做「摯」，都是各各不相同的。然而這個還有「懸」、「脅」、「閱」、「握」的分別，又像「搨」、「搯」、「摯」、「擗」，都是作「揜」解的，「攷」、「攷」，都是作「揜」解的，「攷」、「攷」，都是作「揜」解的，牠們的意義上，都沒有什麼差別，而名稱却各不相同的。至於爾雅中釋訓等幾篇，往往一名而累數十字不止，那又「轉注」而兼「假借」了。

大概文字之中，意義有什麼輕重，那便語言之所施，也有輕重。所以「假借」

這一門，一個字而有幾個意義；怎麼有幾個意義呢？因為口中之聲是相同的。「轉注」這一門，合幾個字而成一種意義的，怎麼有幾個字的呢？因為口中之聲是不相同的。所以當造字的起始，呼為天地，就為天地，呼為人物，就造人物，字便用來寄牠的聲的；由此可以知道「聲」這樣東西，是造字的根本了。等到後來，有了這個「聲」，便用「聲」來配一個「形」，而成為「字」，此「形聲」一門的所以範圍廣得很哩！綜合四方的不同，究極古今的變化，此「轉注」一門所以要「分著」其聲。沒有這個字，而取同聲的字來代表牠，有時有這個字，亦取同聲的字以相通，此「假借」一門所以要「蒼萃」其聲咧。因此知道「聲」這樣的東西，是用字的極則了。這是「六書」之旨的大略情形。我人能明白「六書」之意義的，那末書本中還有什麼難解的字呢？

第二章 象形字

按許氏對於「象形」字的定義，是說：『畫成其形，隨體詰詘。』原夫古代造字的創始，大概「象形」字最先發明，因為「象形」字都是「實」字，容易把牠記畫出來，供人認識。此後才有表事、表意、表聲的字次第發明。據易經繫辭上面說：『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由此可以知道古代創造文字，純乎是爲「記事」用的，好比現在的帳簿一樣。初造的字，大都是「實」字，而沒有「虛」字，後世的「虛」字、都是借「實」字而變成的。字因記事而造，而事却由物而起，例如「牛」「羊」是一種物件，而「車」「革」便是屬於「事」了；「艸」「木」是一種物件，而「出」「丞」便又屬於「事」了。所以說，字因記事而造，而事却由物而起的。

班固漢書藝文志：『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他所排列的次第，最是確當，說文、和周禮鄭注，都是不及牠的。鐘鼎文字中所有的「象形」字，多半是「畫成其物，隨體詰屈」的。李斯把牠變而爲「小篆」，欲

這字形的大小，使牠齊同，那便不能沒有伸縮，於是遂有「形」不能「象」的字。所以本書內的「象形」字，兼採一些鐘鼎古文，以便初學的人，易於認識。

「象形」字中，類別很多；我現在用王氏文字蒙求的分類方法，把牠分爲「正」
「變」二例。「正例」「變例」之中，又分列幾條細目。每條之下，隨引說文
中的字，逐個來說明牠的意義，使初學說文的人，得一有統系的研究；以較貿然
研究許氏專書，覺得方便商事多多了。象形字「正例」「變例」的條目，提揭於
下：

(甲)象形字的「正例」五：

- (1) 天地類的純形。
- (2) 人類的純形。
- (3) 動物的純形。
- (4) 植物的純形。
- (5) 衣服器械屋宇的純形。

(乙)象形字的「變例」九：

- (1) 一字象兩物形的。
- (2) 由象形字省之，仍是象形的。
- (3) 避他字而變其形

的（以上三類，雖不是正例，仍舊是純形，不兼他字以成的，可以通爲一類）。

(4) 物多此形，因兼其用以象之的（此字獨爲一類）。

(5) 會意定象形。

(6) 以會意定象形，而別加一形的。

(7) 兼聲意的象形。

(8) 似會意的象形。

(9) 全無形，而以意聲爲形的。

正例一 天地類的純形

日 ○ 說文：「日，實也；太陽之精不虧。从〇一。象形。」

「日」和「實」，是「疊韻」字。這種解釋文字的方法，古人稱爲「聲訓」之法。凡是聲音相近的字，牠的意義也可以相通。太陽的形體，充實而不闕，所以說「太陽之精不虧」。字形作〇，以表示牠「不虧」的現象；并且象太陽的一個輪廓。中間這一筆，是指太陽中的黑影。這黑影沒有一定的所在，星相家稱牠爲「三足鳥」的便是。

附釋 ● 『疊韻』，就是說兩個字同在一个韻裏。例如「反切」的下一字，

和牠所「切」的字，必定是疊韻字。像「公」字，爲「古紅」切，「紅」在「東」韻裏面，「公」也在「東」韻裏面，「紅」和「公」，就稱牠爲「疊韻」。

①「聲訓」，是古人的一種釋字之法。凡於聲音相近之字，可以彼此互相解釋，意義相通，便稱牠爲「聲訓」。例如「天，顛也」。「日，實也」。都是取其聲音相近者，來解釋牠的意義的。

月〇

說文：「月，闕也。太陰之精。象形。」

日的形體，是正圓的，所以顯著牠的「不虧」之象。月的形體，却闕牠的一半，這是因爲月闕的時候多，圓的時候少；并且欲讓日的形，所以畫作上下弦時的狀態。〇，是象月上下弦時的輪廓。中間這一筆，本是指地影；而詞藻家掉弄文墨，往往都稱牠爲「兔蛤」的，便是。

雲云〇

說文：「雲，山川氣也。从雨云。云，古文，省雨。」

雲和煙的形狀，是相同的，下面細而上面大。我們把〇字倒轉，寫成「楷」



法，便是「云」字。再加一個「雨」而爲「雲」，遂變成「形聲」字，而非「象形」字了。然「雲」和「雨」，是「同類」而不「同物」的，例如「卿雲」、「喬雲」，那是不雨的雲；并且先雲而後有雨，雨不應該爲雲所從的；由這兩點看來，那小篆从「雨」作「雲」的說解，委實不當。後來因爲「云」字給「云爲」的借義所專用，所以加了一個「雨」，以作分別。

雨雨雨

說文：『雨，水從雲下也。一，象天。冂，象雲水霑其間也。』

一，象天的形狀。丨，是表示地氣上騰；冂，是表示天氣下降。陰陽和，然後下雨，中間這幾點，便是雨的形狀。雨，現在讀成「上」「去」二音：讀上聲的，爲「靜字」；讀去聲的，爲「動字」；而「動字」却是雨的「引伸」之義。

附釋 ●「引伸」，有時亦作「引伸」。是由一個字本來的意義，引用出去，以及於別種意義的。

電申  說文：『電，陰陽激濯也。  ，電之古文也。』

電光這樣東西，閃爍不定，並且有長有短，所以字形象牠。籀文寫成昌，小篆寫成申，都不成爲象形了。申，古文；電是後起的「分別文」。雷，是從牠的「回屈」上面說的；電，是從牠的「申引」上面說的。現在我們常常解釋這「申」字作「引」的，實在是由於「電」字引申假借出來的。


气 𠄎

說文：『气，雲气也。象形。』

這是雲气的正字。三筆屈曲，象雲起的現象。自從經典上面，借「气」作「乞」，而解釋爲「求」的意義；於是借用既久，就把「氣」字來代「气」。其實「氣」是「籛」的古字，應當作「廩籛」解的。

火 火

說文：『火，焜也。（焜，同燬）南方之行，炎而上。象形。』

火，善於焚燬東西，所以說「火，焜也」。古代「五行」 的方位，火屬南方。炎，是火光盛的意思。上，是說火性上行而不能下行。火的形狀，上面

銳而下面闊。旁邊這兩點，是火星迸出的狀態。

附釋



『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牠的方位，據古人說：『金

屬西方，木屬東方，水屬北方，火屬南方，土屬中央。』

山

說文：『山，宣也，宣氣散生萬物；有石而高。象形。』

這個「山」字的形象，上面鋒銳的，是指山峯。下面，是指山下的巖穴。山上有氣，能散生一切東西，所以說「宣氣散生萬物」。

厂

說文：『厂，山石之厓巖，人可居。象形。』

厂，音漢。厓，就是山邊。巖，也作「厓」解的。「人可居」，就是說厂下可以住人的意思。厂左面峭直的，是指山的體。橫出而下覆的，是像厓的形狀。

自

說文：『自，小阜也。象形。』

自，俗字寫做「堆」。自，比阜小些，所以牠的字形，也較阜字減少些。這

個字，有時假借作「魁」。周語：「夫高山而蕩以爲魁陵。」注：「魁，卽自也。」

阜 𡵓 說文：「阜，大陸；山無石者。象形。」

阜，就是土山。這個字，象土山高大的形狀。上面是平的，可以一層一層的上。首，象牠的高；下，象牠的三層。上面不起峯，所以說「無石」。把牠引申出來，可以作「大」、作「厚」、作「多」的意義解的。

氏 𡵓

說文：「氏，巴蜀名山岸脅之官，旁箸欲落墮者，曰氏。氏崩，聲聞百里。象形。」

這個字的意義，是說山的岸脅，有小自在旁邊附箸牠，將欲落墮，巴蜀的人，便稱牠爲「氏」。漢書揚雄傳：「響若砥隕。」注：「天水有大坂，名曰隕，其山自旁箸，崩落作聲，聞數百里，故曰砥隕。」「砥」，就是「氏」字。現在引申假借，多作「姓氏」的「氏」解的。

水

說文：「水，準也。北方之形。象衆水並流，中有微陽之氣也。」

準，是平的意思。天下的東西，莫平於水了。書大傳：「非水無以準萬里之平。」「五行」的方位，水屬北方，所以說「北方之形」。衆水，是指兩邊四短畫。微陽，是指中間一長畫。四陰一陽，所以稱「微陽」。這個字應當橫看，好比畫水一樣，長的短的，都是水紋。

泉

說文：「泉，水源也。象水流出，成川形。」

這個字；上半象「泉」的形狀；下半象「川」的形狀，同出而分成三歧，稍有些像𠩺字的形體。把牠的意義引申出來，古時候稱錢曰「泉布」，也是取牠「流通」之誼的。

川

說文：「川，貫穿通流水也。虞書（古皋陶謨文）：「濬く距く。」言

深濬く之水成川也。」（按く，古溝澮字）

川字承く兩字而來，牠的流水愈大，所以增く而成川字。李巡爾雅注：「

水流而分，交錯相穿，故曰川也。」
《川》三部，挨次序而列，因其字形遞
相增加之故，便分做先後了。

井

說文：「井，八家一井。象構韓形。•，巽之象也。古者，伯益初作井。」

鑿地取水的，叫做井。這個字，象構韓的形狀。韓，是井上的木闌圈。•，是汲餅的形狀。井田的制度，便象井韓而仿造的。八家共一井，中間是公田。鑿井的方法，是古代伯益所創始的。

夂

說文：「夂，凍也。象水凝之形。」

夂，是冰的本字。讀「筆陵切」。水初寒凝凍的時候，正像這種文理。大寒冰裂，亦象這個形狀。冰、凝，本來是一個字，現在用「冰」來代「夂」專以「凝」作「凝聚」字解了。詩：「膚如凝脂。」這是古書中以「冰」爲「凝」的獨存意義。其他就不大看見了。



土土 說文：「土，地之吐生物者也。二，象地之下，地之中；丨，物出形也。」

土生萬物，所以說「地之吐生物者也」。「五行」中金、木、水、火、四部，都說明牠的方位，惟有土下，不說牠是「中央之行」，這因為萬物都生於土，結果復歸於土的緣故。

田田

說文：「田，陳也；樹穀曰田。象形。从口，从十，阡陌之制也。」

這個字的形體：外面象田的封界；內部象阡陌的交錯，是陳列種穀之處。取其陳列的整齊，所以說「田，陳也」。○，十，是阡陌的制度，成一縱一橫的形狀。

疇疇

說文：「疇，耕治之田也。从田。疇，象耕田溝詰屈之形。」

疇字，亦可以寫成疇。疇，是疇的「異文」。這個字，象既耕既耙後的形狀。古文作「疇」，因田當既耕既耙以後，正像此形；寫的人把牠整齊起來

，作畺的形狀，那就不像了。

附釋

●『異文』凡一個字而異其寫法的，這叫做「異文」。

章

說文：『章，度也。民所度居也。从回，象城章之重，兩亭相對也。或但

從口。』

章，原是「郭」的本字，現在借用作「郭」。郭，本當作「鄣」，是一個國名。從前的時候，繇築城池以保衛國君，造城郭以居住人民，這是城郭的創始。◎，象兩重城郭；上⊖，下⊙，象兩亭相對；⊖，是「亭」的省寫。漢典略說：『十二城門，門一亭。』這是城內的亭，百官公卿表：『縣道十里一亭。』這是城外的亭。總之有城必定有亭，所以章字从亭。

畺

說文：『畺，築坡土爲牆壁。象形。』

畺，是「累」的本字。讀「力軌切」。坡，是畺土。用畺，裁泥土成方形，把牠晒乾，用來堆疊牆壁的，就是這個「坡」。畺，象許多土坡堆疊的形狀

。坡，本應方的，因為，人的目巧所至，不能使牠正方，所以作尖鐵的形。畚，便是現在農夫所用的畝。取田裏土塊，使牠方整不散，即俗稱爲「坡頭」。

正例二 人類的純形

君 


說文：「君，尊也。从尹，發號。」

君字從尹，是說天子至尊，尹治天下的意思。天子又須發號，所以从口。小篆君字，不成象形。現在說牠象形的，是指下一字古文而言；象君拱手而坐的形狀。𠄎，便是拱的本字，書經上面說：「垂拱而天下治。」君字从𠄎的意義，大概很有深意的。

臣 

說文：「臣，牽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

臣的字義，解釋作「牽」，大概是說他受制於人的意思，其實也不盡然，例如廣雅：「臣，堅也；」韋昭辨釋名：「臣，慎也；」白虎通：「臣，纏也

；」都是用聲音相近的字來解釋的。金刻文字 寫作 象人跪拜的形象，小篆便不像了。

民民稷

說文：「民，衆萌也。从古文（𠂔）之象。」

凡人形的字，面都向左的。君，作正面的形狀。臣，和小篆「民」字，都是字形向右的，取歸向其君的意義。古文「民」；中間這幾筆，像「母」字的形體；上下這幾筆，像「弟」字的形體；所以表示男女老幼衆百姓之狀。「萌」，便是古文「氓」；衆萌，是說衆庶無知的意思。

弟美

說文：「弟，韋束之次弟也。从古字（𠂔）之象。」

用韋來束物，所束的物，不止一件，所以便有次弟了。把牠的意思引申出來，便作爲「次弟」之稱。又假借爲兄弟的「弟」字，牠的字形，解析就不同了。上面這兩筆，象小孩子頭上的卣角；中間，象他的身；下面，象他的足；全體宛然象跟隨其兄的形態。現在習俗多用牠爲「昆弟」的專名，而本義

反不明顯了。

人下

說文：「人，天地之性，最貴者也。此籀文，象臂脛之形。」

人是受天地間陰陽之氣而生的，并且是萬物中的最貴者，所以說「天地之性，最貴者也」。字體，是象臂和脛的形狀；因為臂向下垂，同下面的脛相連接，所以見其兩而不見其四了。

子

說文：「子，十一月，陽氣動，萬物滋，人以爲偁。」

子，是男子的美稱。許氏用「干支」字聚類在一處，所以用「子月」當正義，「男子」當借義。這個字的形體：上部象頭，中間象兩臂。小兒的手，不能下垂，所以向上舉的。下面象股，祇有其一而不作兩者，因為兒子在襁褓中，兩足是相併的。

女

說文：「女，婦人也。象形。」

按：「女者，如也」。意思是說：「如男子之教，而長其義理者也」。這個

字的形體，象女子斂抑自守的狀態。

心

說文：「心，人心，土藏也。在身之中。象形。」

這個字的形體：中間象心的形狀；外面兼象心和包絡。古文尙書說：「心，土也。」故心爲土藏。心在身的中央，爲儲藏之主。牠的形狀是正的，所以字亦象牠的正形。

百首首

說文：「百，頭也。首，百，同。古文百也。𠂇，象髮，謂之鬢。鬢

，卽𠂇也。」

「百」、「首」，這兩個字，是相同的。上一字，但象頭形；下一字，加上一些頭髮。都象人頭的側面：左邊，象面部的前面；右邊，象牠的後面。鬢，現在俗稱胎髮。𠂇的形狀，蒙茸上向，正像小兒初生時的胎髮。小篆作百，人年紀一大，便把髮盤曲於頂，所以成這個形象。引申牠的意義，可以作「始」、作「本」解的。

囟 說文：「囟，頭會囟蓋也。象形。」

囟，亦寫作「𦘔」，俗體字作「顛」。〔息進切〕。音信。是頭的會合處，象小兒頭蓋未合的形狀。家語本命解：「三年囟合，然後能言。」亦是指小兒頭蓋說的。

目 說文：「目，人眼。象形。重，童子也。」

這個字的形體，古文本是橫寫的。小篆把牠放直，是取偏旁所從的字，容易配合之故。○，象眼球的形狀。中間這兩筆，象瞳子。釋名上面說：「瞳，重也。膚幕相裹重也。」引申出來的意義，是作「條目」、「指目」解的。

自 說文：「自，鼻也；象鼻形。白，亦自也。省自者，詞言之氣，从鼻出，與口相助也。」

自，白，這二個字是相同的，都是古鼻字。「自」的字形，像鼻的全部。現在的人稱「我」時，常常自己指牠的鼻端，這還有些古意咧。引申的意義

，作「己」、作「自然」、作「由」解的。「白」，亦是鼻字。上从自省，下从口，那是因爲言從口出，而氣從鼻出的原故。

口

說文：「口，人所以言食也。象形。」

言語和飲食，是口的兩大功用，所以說「人之所以言食也」。字體，象人上下兩脣的形狀。

牙

說文：「牙，壯齒也。像上下相錯之形。」

壯齒，便是大齒。口腔內的牙齒，渾統說起來，都稱齒，稱牙。倘使分析起來說，那末前面當脣皮的，稱爲齒；後面在牙牀上的，稱爲牙；牙比較齒稍爲大些。一說：當口的上下齒，稱牠爲齒；在頤內的，稱牠爲牙。牙的形狀是平的，所以象牠上下相切的形狀。

臣

說文：「臣，頤也。象形。」

臣，音怡。現在多通作「頤」。臣，是中口車輔的名。口車動而上下，因

輔嚼物，用來養人，所以稱爲頤。頤，又作「養」解的。這個字的形體，像人側面的形狀。中間這一筆，象人的齧輔。

附釋 ①「口車」，就是俗稱「牙牀」。②「齧輔」，就是人面頰的中部。

耳

說文：「耳，主聽也。象形。」

這個字的形象：外面，是象耳的輪廓；注中的一點，是耳的竅門。有時假借作「語辭」用，凡虛字用「而已」的，讀來快一些，便成「耳」字的音。

亢

說文：「亢，人頸也。从大省，象頸脈形。」

亢，是承接在人頭部的下面。亼，是象人的頤頰；人，是亢的形狀；中間這一筆，是頸前中部的高骨。俗字，寫作「吭」。引申牠的意義，又可以作「高」、作「舉」、作「當」解，都從人頸的意義上推演出來的。




冉

說文：「冉，毛冉冉也。象形。」

冉，讀「汝鹽切」。是彘的古文，俗字寫作「髥」。冉冉，是說柔弱下垂之貌。釋名上面說：『在頰耳旁曰彘，隨口搖動，冉冉然也。』

而

說文：『而，頰毛也。象毛之形。周禮曰：「作其麟之而。」』

人的鬚，生在口腔上部的曰「彘」，所以「冉」字作左右分披的形狀。「而」，大概是唇下的鬚，所以下垂。周禮上面說：『作其麟之而，』這是指「獸毛」的。「之」字，古時寫成，象頂毛上衝的形狀。「而」字，是說頰下的毛。這個字的形體，上一畫，象鼻端；次一豎，象人中；，象口上的鬚髥；，象「承漿」，及在頤下的髥。總之「而」字，爲口下口上之鬚的總名。分開來說，在口上的爲「彘」，在口下的爲「鬚」。假借牠做「語詞」：或用在發端，或用在一句的中間，或用在一句的末尾。或解釋牠爲「然」，或解釋牠爲「如」，或解釋牠爲「汝」，或解釋牠爲「能」，都可以的。

𠂇 肱 肱

說文：「𠂇，臂上也。ム，古文𠂇。象形。或作肱。从肉。」

手的上面，曰臂，臂的上面，曰𠂇，這是手的三屬。ム，象曲𠂇的形狀。

手 𠂇

說文：「手，拳也。象形。」

這個字的形體，上面象五個指頭的形狀，下面象手腕。現在我們把手伸開來，便成爲手，把牠卷起來，便成爲拳，其實是一像的。這字，是象指、掌，及手腕的形狀。

ナ

說文：「ナ，左手也。象形。」

手本有五個指頭，側視，那便僅見三指。ナ，原是「左」的本字。自從借「左」字爲「ナ」，便以「佐」字代「左」。左，原是「輔佐」之「佐」的本字。

又 𠂇

說文：「又，手也。象形。三指者，手之列多，略不過三也。」

三歧，象三個指頭的形狀。用指頭記數的，或者是全用，或者用三個。略，

是說牠的大略；略舉其中三指，所以別於手字。并且手字，是正面的形狀，故五個指頭全見。又字，是側面的形狀，指頭互相掩映，所以祇見牠的長的。假借作「更然」的解釋。

呂

說文：「呂，脊骨也。象形。」

脊骨。一共有二十一椎。呂，象脊骨一顆一顆相承接的形狀。中間這一筆，是象節帶的系連。引申出來，作爲「心呂」之「呂」解的。呂，有時寫作「膂」。

𠂔

說文：「𠂔，背呂也。象脅肋形。」

𠂔，音「古懷切」，讀若關。𠂔，是兼「骨肉」而說的；呂字，却就其「骨」而言。「象脅肋」，脅，是人的兩膀；肋，便是脊骨。𠂔，象肋骨的形狀；丨，象背脊，在全身中最挺最直的。底下這一筆，象人的腰。

止

說文：「止，下基也。象艸木出有址，故以止爲足。」

止，便是古趾字。右面兩筆象足骨，左邊這一筆象足跟。按字林上面說：「趾，足也。」許氏解釋這個字，說凡三變，其實不如直說牠是「足也」，比較簡捷了當些。

力

說文：「力，筋也。象人筋之形。治功曰力，能圍大災也。」

「力，筋也」。筋，是說其體；力，是說其用。「象人筋形」，是說其象筋的「肌理」。人的理，叫做力；所以木的理，叫做柝；地的理，叫做防；水的理叫做泐。引申出來，凡是精神所能勝任的，都稱做力。

幺

說文：「幺，小也。象子初成之形。」

「初成之形」，是說胞胎之中，初成胎兒的形狀。幺，是在胞中，所以字形拳曲。上出的一筆，取其與「呂」字相避。引申出來，作「小」的解釋。字，音「於堯切」，讀若邀。

工

說文：「工，巧飾也。象人有規槩也。」

這個字的意義：因為牠巧於文飾，所以說「工也」。「象人有規槩」，是說牠中間這一筆，挺直而可以中繩墨。上下這兩根線，是平正的；中間相距離，又很準；所以說牠「有規槩」。引申出來，凡是善於其事的，都稱做「工」。

尸

說文：「尸，敝也。象臥之形。」

尸的字體，象頭低下而背彎曲的形狀。有些人說，這個字應當寫成「尸」，是一個橫敝的人。又釋詁：「尸，主也。」凡祭祀之「尸」，都是作「主」解的。「象臥之形」，說文臥字下說：「臥，伏也。」是又作「俯伏」之狀態解的。

鬼

說文：「鬼，人所歸，爲鬼。从人。由，象鬼頭。鬼陰氣賊害，从厶。」

爾雅釋言：「鬼之爲言，歸也。」下半从人。由，象鬼的頭。鬼神這一種東

西：神是屬陽，而鬼是屬陰的。陽屬公而陰屬厶，所以从厶。字形，象鬼有

頭，有足。論語：『非其鬼；』周禮：『人鬼；』都是說人的祖先爲鬼。許氏說牠『陰私賊害爲鬼，』是說厲鬼了；並非這個字的本意。

正例三 動物的純形

鳥

說文：『鳥，長尾禽總名也。象形。鳥之足似匕，从匕。』

這個字的形體：上，象鳥的頭；左邊突出的，是牠的喙；中間這一點，是牠的眼睛；右出的四筆，上一筆是牠頸上的翁毛，二三兩筆，是牠的兩翼；第四筆，是牠的尾；匕，是牠的足（鳥的足用一以該二；兔鹿的足，用二以該四的）。

隹

說文：『隹，鳥之短尾總名也。象形。』

隹，讀若錐。這個字的形體，和鳥字差不多，不過尾稍爲短一些罷了。左邊下面這一筆，權當牠是足。鐘鼎文寫成𠄎，那便別加一足了。隹，雖是說短尾鳥的總名，祇是鳥之短尾的，通名隹，並不是說从隹的字，都是屬於短尾

鳥的。

朋

說文：『朋，古文鳳，象形。』

這個字的形體；上部，象鳳的頭；下面，象牠的羽翼。鳳飛的時候，許多鳥跟牠的，總有幾萬，所以現在借用牠作「朋黨」解的。自從假借的意義專用後，本義倒反失傳了。

燕

說文：『燕，元鳥也。籥口，布翅，枝尾，象形。』

這個字，象燕子的背面形。廿，象籥口；匕，象背脊；𠂇，象張兩翅；火，象牠的尾。燕尾，和魚尾，都像剪刀樣分歧的，所以用火來象牠的形狀。

烏

說文：『烏，孝鳥也。象形。』

純黑羽毛，而又知反哺的鳥，這便是烏。烏的字形，和鳥相同；然而沒有眼睛，因為烏全身黑色，和牠的眼睛，不能分別，所以不點睛。

於

說文：『於，古文烏。象形。』

這是古文鳥字，象牠飛的形狀。小篆的鳥，是牠立時的形。自從借用牠同「于」字的解釋後，作「鳥鳥」解的，便不用這個字了。

鳥𪇧

說文「鳥，鵠也。象形。」

鳥，便是古文鵠字。許氏於這個字，就用「今字」來解釋「古字」。自從經典上面借用牠作「履鳥」字解，本義反失傳了。

焉𪇧

說文：「焉，鳥黃色。出於江淮。象形。」

焉鳥，現在不知是一種什麼鳥？自從借用爲助詞後，本義大家都知道了。古時候，多用「焉」來作「發聲字」的，解釋牠作「於」，亦有作「何」解的。

羽𪇧

說文：「羽，鳥長毛也。象形。」

這個字，象鳥兩翅的形狀。彡，便是所謂「六翮」。專指兩翅說，因爲牠和背上的毛，以及腹下的毳，各不相同。又長毛必有兩對，所以从並羽。引申

出來，作五音之「羽」解的。「羽，舒也」，因鳥的翅能舒展，所以作「舒」解。

卵

說文：「卵，凡物無乳者，卵生。象形。」

鳥的卵形圓，牠的形狀，不能寫來確實相像。這是象魚的卵，外面有一層膜裹住牠，像袋一樣，因為字形不好看，所以又用兩袋來相比偶。中間這一點，便是卵子。

牛

說文：「牛，大牲也。牛，件也。件，事理也。象角、頭、三封、尾之形。」

許氏說：「事，理也。」事，是說他能事其事。因為牛能任耕種之事的。理，是說他文理可分析。這個字的形體，上面曲的，象牠的角；丨的上面，是項的高聳處；當中，是指牠的身體；末是牠的尾。一，是牛の後足。這是從牛の後面看上去的形狀。牛走起來，都是低其頭，所以不作頭。又牛沒有前

足，因為給牠大腹所遮蔽。

羊

說文：「羊，祥也。从𠂔。象頭、角、足、尾之形。」

這個字的形體：上面，象羊的角；下面象四足和牠的尾。這也是從後面看上去的形狀，羊的肚腹小，所以能見四足。

馬

說文：「馬，怒也；武也。象馬頭、髦、尾、四足之形。」

這個字的形體：左邊，象頭，和四足、一尾；𠂔，象牠的髦。小篆馬字，是髦連於頭上的。古文，籀文，都是髦離於頭的。

犬

說文：「犬，狗之有縣蹠者也。象形。」

這個字的形體：上面，象頭和耳；下面祇有兩隻腳，凡是善走的動物，多作兩隻腳的。因為牠走得快，粗看起來，彷彿四足像兩足。「縣蹠」，是說前足向上的形狀。

豕

說文：「豕，彘也。竭其尾，故謂之豕。象毛、足、而後有尾。」

豕的尾短，所以稱竭尾。又豕怒的時候，便舉其尾，故尾又象上舉的形狀。第一畫，象牠的頭。面部曲而不平，所以作丿。下面幾筆，象牠的四足。右邊這一筆，象牠的尾。

鹿

說文：『鹿，山獸也。象頭、角、四足之形。鳥鹿足相似，从匕。』

這個字的形體：上面中間的，象角；旁邊，象耳。鹿喜歡回顧，所以牠的嘴，右向而上舉的。左面向下垂的，是牠的胸部。厂，象脊；匕，象足；翹起在脊上的，是尾。

象

說文：『象，南越大獸，長鼻、牙。三年一乳。象鼻、牙，四起之形。』

象的鼻，其長異於他獸，所以左邊這一筆，象牠的鼻形。中間這幾筆牠的身。下面，象牠的足，和尾。假借牠作像。像，是作「似」解的。

虎

說文：『虎，山獸之君。从虍。虎足，象人足。』

有毛的蟲，凡三百六十種，麒麟是毛蟲的長。虎所以爲君的，僅指山中之獸

而說的。這個字的形體，象虎蹲踞的狀。

兕

說文：「兕，如野牛而青。象形。」

兕的皮，很堅厚，可以製鎧甲。野牛，就是現在俗稱爲水牛，和黃色的牛不同，古時候叫牠爲野牛。這個字：上面象牠的頭，下面象牠的足和尾。

豸

說文：「豸，長脊，行豸豸然。欲有所司殺也。」

凡野獸有什麼伺殺的時候，牠便行步詳審，背脊好像加長些。「豸豸然」，是長的形狀。一說：有足的，叫做虫；沒有足的，叫做豸。大概沒有足的虫，體多是長的，像蛇、蚓等類，正是長脊。不過豸作「沒足虫」解的，是引申之義，並非是本義。豸，讀若伺。

麇

說文：「麇，解麇，獸也。似山羊，一角。古者決訟，令觸不直。象形。」

麇，讀若雉。字形，大略像鹿，惟上面像一角，和兩耳。四足像馬，尾和足

相齊，亦像馬；不像鹿的足曲而尾短。這種野獸，性能知人的有罪；所以從前皋陶判決獄事，罪有可疑的，便教牠去觸，以定其罪。

兔

說文：『兔，獸名。象踞。後其尾形。兔頭與兔頭同。』

兔善歡蹲踞，和犬的性子相同，所以這兩個字都从二足，這是並四爲二的。兔的尾短，所以說踞。後面是牠的尾，因爲兔蹲踞的時候，牠的足是後於尾的。

兔

說文：『兔，獸也。似兔，青色而大，象形。頭與兔同，足與鹿同。』

兔，讀若斥。這個字的形體；上面，像兔的頭；下面，像鹿的足。

鼠

說文：『鼠，穴蟲之總名也。象形。』

鼠，善於掘穴，所以稱牠爲「穴蟲」。這個應當橫看：上面，像牠的頭；中間，像牠身子俯伏的形狀；延長的這一筆，是牠的尾。又有人說：這個字的上面，象牠的牙齒；下面，象牠的腹、爪、尾。鼠喜歡齧東西，所以象牠的

齒。

离崇
 說文：「离，山神，獸形。从禽頭，从厶，中聲。歐陽喬說：「离，猛獸也。」」

离，讀若癡。左傳：「魑魅罔兩」，魑，同离，是作山神獸解的。亦可以作猛獸解。這個字：从禽頭，从厶，从中。大概禽頭是指凶而說的。許氏說牠是「獸形」，那便頭、足，等都是獸了。ㄩ，象牠其帽子，並不是「聲」。

易

說文：「易，蜥易，蝮蛇，守宮也。象形。」

這是蜥易之「易」的本字，俗字寫作蜴。字形：上面，是像牠的頭；下面，是像牠的四足。蜴易的尾很小，所以不象。假借牠為「難易」之「易」，讀去聲。

虫

說文：「虫，一名蝮。博三寸，首大如擘，象其臥形。物之微細，或行或

飛，或毛或贏，或介或鱗，以虫爲象。」

虫，讀若灰。爾雅疏：「蝮，一名虺。江淮以南曰蝮，江淮以北曰虺。」虺，就是虫的借字。陸德明釋文：「此蛇色如綬，鼻上有鉞，大者百餘斤。」如此說來，虫是一種蛇，並非是虺。此外別有一種解釋，說「虫」，就是「蟲」。許氏又曰：「或行或飛，或毛或羸，或介或鱗，以虫爲象。」這是說五方之物，多是以虫爲象的。

蟲

說文：「蟲，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从三虫。」

小蟲這一類東西，好羣聚在一起，所以寫成「三」數，以形容其多。大的頭，曲屈的身體，拖長的尾，凡是蟲的形狀，都是如此的。人三爲「衆」，虫三爲「蟲」，都是說牠的多。

禹

說文：「禹，蟲也。象形。从虫。」

這個字的形體：上面，象牠的頭；下从虫，是說牠是四足的。夏王取牠爲號，所以受禪成功的證法，曰「禹」。

萬

說文：『萬，虫也。象形。从虫。讀若僕。』

萬，讀若僕（音屑）。這個字，也上象其頭，下象其四足。漢書中，借用牠爲堯時司徒的契。

萬

說文：『萬，蟲也。象形。从虫。』

萬，是古文萬字。現在習用的，都寫作蕙。古人稱「蕙」，便是現在的人稱「蠟」。這個字的寫法，正像蠟的形狀。上面，是蠟的雙鉗；中間，是牠的腹；下面，是牠的足。自從這字，假借爲「記數」的意義以後，本義就不知了。

萬

說文：『萬，毒蟲也。象形。』

萬，讀若產。疑牠就是「萬」的「變文」。長尾的，叫萬；短尾的，叫蠟。虫的篆法，其下有尾，蠟的毒在尾，所以作尾形。

魚

說文：『魚，水蟲也。象形。魚尾與燕尾相似。』

魚類及兔兔的嘴，都是尖銳的，所以字形的最上部，从刀，所以象牠銳的形狀；不可當爲「人」字（人的篆文，作𠤎）。魚的尾，和燕尾相像，都成枝形。所以从火以象牠的枝歧；並不是「火」字（火的篆文，作火）。

龜

說文：「龜，舊也。外骨內肉者也。从𠤎，龜頭與𠤎頭相同。……象足、

甲、尾之形。」

龜，和舊，是「以聲相訓」的。龜，古音姬，亦音鳩，聲音相近。這個字，亦當橫看；上面，像牠的頭；左邊，像足；右邊，像背甲有文。下面拖出來的，是牠的尾。

它

說文：「它，虫也。从虫而長，象冤曲垂尾形。上古艸居患它，故相問，

無它乎？」

它，音「託何」切，讀若佗。原來是古蛇字。現在分「它」作「蛇」，音「食遮切」。虫長大，便爲它，所以說「从虫而長」。并且「它」比較「虫」

，曲折得多。「無它」，猶之後人說「無恙」。現在人說「無他」，便是無它的引申義。

巴

說文：「巴，蟲也。或曰，食象蛇也。象形。」

巴，是一種大蛇，所以牠的形狀，宛曲而長。字體便像牠宛曲之狀。《山海經》：「巴蛇食象，三年而出其骨。」《楚辭》：「有蛇吞象，厥大何如？越出其骨，三年爲期。」有蛇，就是指巴蛇。

巳

說文：「巳，巳也。四月，陽氣已出，陰氣已藏，萬物見，成文章，故巳爲蛇。象形。」

巳，是說萬物之已盡。巳，沒有方法把牠象出來，所以用蛇來象牠。

黽

說文：「黽，鼃黽也。从它。黽頭，與它頭同。」

黽，就是蝦蟆。蝦蟆這樣東西，頭部尖銳，腹部闊大。所以上面象它，中間兩邊這幾筆，象牠的大腹。籀文，還把牠加上一對足。假借作「黽勉」解。

角

說文：「角，獸角也。象形。角，與刀魚相似。」

這個字的形體：上面，像牠尖銳的形狀；下面，象牠的體；中間，象牠的文理。

皮

說文：「皮，剝取獸革者，謂之皮。从又。」

許氏解釋皮字，所以說「剝取」的緣故，因為這個字的右邊从又；又，右手，是說用手來剝取的。稱「獸革」，那是因為人稱爲「膚」。獸稱爲「皮」的分別。這個字，像剛剝下來的皮，有一種柔順委隨的形狀。引申出來，凡爲所剝的皮，曰皮。再引申牠，凡物之著在外面的，亦稱爲皮。



革

說文：「革，獸皮治去其毛。革，更也。象古文革之形。」

皮已去毛的，叫做革。這個字，象革平張的形狀。古文寫作革，改爲。這是省煩爲簡的方法。「革，更也」，這是說治去牠的毛，有一種更改的意義。所以引申出來，作一切事物「更新」的意思。

毛

說文：「毛，眉髮之屬，及獸毛也。象形。」

眉，是人的目上之毛；髮，是頭上的毛。人身的毛，有各種稱謂；獸的身上，便統稱牠爲毛；這是貴人賤畜的意思。這個字：，象毛的本；，象毛的枝。

肉

說文：「肉，胾肉也。象形。」

胾，是大臠。原是鳥獸的肉，有形可象，所以說「胾肉」。但是人體上的肉，也便從牠。分開來說；人的肉，稱肌，鳥獸的肉，稱肉。這個字，象一塊肉的形狀，中間這兩筆，是肉的肌理。

豨

說文：「豨，古文番。獸足謂之番。」

這個字的全體，象獸蹄底面的形。豨，原是古文番，亦寫作豨。楚辭九歌：「豨芳椒兮成堂。」註：「豨，一作播。」這又假借「番」字，作「播」解了。

𡗗 說文：「𡗗，獸足蹂地也。象形。爾雅曰：「狐、狸、貓、貉、醜，其足顛，其迹𡗗。」

𡗗的字體，象獸足蹂地的形迹。讀若柔。篆文有寫作蹂的。从足，柔聲。那便是「形聲」字而不是「象形」字了。

正例四 植物的純形

來 說文：「來，周所受瑞麥來麩。一來二縫，象芒束之形。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來。詩曰：「貽我來麩。」」

來，是屬於麥類植物。上出的，是穗；左右這四筆，是牠的四葉。麥，受一年四時的全氣，所以出地四節，而有四葉。𡗗，象二麥；𡗗，象一芒。這個字，本爲植物的名，自從假借爲「行來」的意義後，本義就不用了。

禾 說文：「禾，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熟，得時之中，故謂之禾（禾和

同音）。禾，木也。木王而生，金王而死。从木，从収省。収，象其穗。」

穀穗當成熟的時候，頭多向下傾，所以字形從傾頭。向上揚的這一筆，是牠的枝葉。中間這一筆，是牠的本幹。向下注的，是牠的根。

尢

說文：『尢，秣之省文。稷之黏者也。象形。』

尢，音秩。現在北方人稱做高粱的便是。或又稱牠為紅粱。這種植物之有黏性的，分黃白兩種。這個字：上象牠的大穗；八，象牠的皮。皮所以和牠的莖分離，這是表牠皮的功用，因為尢的皮，可以做席。

未

說文：『未，豆也，象豆生之形。』

未，是菽的古文。剛才生出來的時候，頭是曲的，所以上面一筆，作曲的形狀，中間一橫畫，是指地的。丨在一上的，是牠的莖。丨在一下的，是牠的根。下面這兩點，就是所說的豆，生在細根的上面。

米

說文：『米，粟實也。象禾實之形。』

米的形狀，難以相象，所以寫成幾點，以像牠細碎的狀。四點，就是像聚米

之形。十，界在牠的中間，是分這四粒米的。

𦉳

說文：「𦉳，葩之總名也。𦉳之爲言，微也，微纖爲功，象形。」

𦉳，就是古麻字。種𦉳，必櫛比相次的，所以重複以象牠。麻，是𦉳的已經治理者，所以藏在广中。

韭

說文：「韭，菜名。一種而久者，故謂之韭。象形。在一之上，一，地也。」

韭菜這一種植物，生出來都是上面相平的，所以這個字的上半，就像牠上平的形狀。一，是指地的。

瓜

說文：「瓜，蔬也。艸部曰，在木曰果，在地曰蔬。瓜者，藤生布於地者也。外象蔓，內象實。」

這個字的形體，非常顯明。左右這兩筆，像瓜的蔓絲。中間，象瓜實。

艸

說文：「艸，百艸也。从二中。」

艸，現在習用的，寫作草。古時候艸、草，分成兩字；草，是阜橡的果實；艸，却是艸木的艸。艸，都是叢生的，所以从二中。

丰

說文：「丰，艸蔡也。象艸生之散亂也。讀若介。」

這個字的形體，象艸散亂的形狀。經典上面，往往借「芥」字或「介」字用的。凡是說艸芥或艸介的，都是「丰」的假借字。

竹

說文：「竹，冬生艸也。象形。下垂者，箬箬也。」

許氏說是「冬生」，這是指竹胎生於冬天，并且枝葉不凋的緣故。又說牠是「艸」，這是因爾雅竹在釋艸的緣故。這個字像兩兩並生，竹葉必定下垂，所以字作垂下的形狀。

木

說文：「木，冒也；冒地而生。東方之行。从中，下象其根。」

冒，是突出的意思。木從地中突生而出，所以說「冒也；冒地而生」。「五行」的方位，木屬東方，所以說「東方之行」。字形：中間，是牠的本幹；

上面，是牠的枝葉；下面，是牠的根。Ψ，象上出；巾，象下垂；∩，象牠的根。

𣎵

說文：『𣎵，日初出東方湯谷，所登榑桑𣎵木也。象形。』

這是「若木」之「若」的正字。篆文不甚象，應當以下一字鐘鼎文爲正。𣎵木，便是若木。楚辭：『執若木以拂日兮；』若，當作𣎵。字象枝葉蔽翳的形狀。

漆

說文：『漆，木汁可以髹物。象形。漆，如水滴而下。』

木的汁名漆，因此名其木亦叫漆。現在習用的，多是作漆，漆便廢而不見了。要知道，漆是水的名，並非是木汁。這個字，左右各三點，象汁從木中流出的情形。石鼓文寫作𣎵，小篆加兩點成漆。下面，似水而非水，所以不說「从水」，而說牠「如水」。

甲

說文：『甲，位東方之孟。陽氣萌動，从木戴孚甲之象。』

「千支」之屬，甲乙的方位，多屬東方，所以說「位東方之孟」。東方是陽氣所始生，所以說「陽氣萌動」。凡是艸木初生的時候，有些牠的種還戴在頂上；有些牠的小葉，先生出來了；所以字形象牠。這個字：下面，象木的有莖；上面，象孚甲的下覆。孚，好比卵的孚，猶俗語說殼一樣。

正例五 衣服器械屋宇的純形

糸

說文：「糸，細絲也。象束絲之形。」

糸 讀若覓。絲是蠶所吐的，牠的條子很細，所以說「細絲」。古文糸字，象束絲的形狀；小篆加了一些，便不很像了。

絲

說文：「絲，蠶所吐也。从二糸。」

糸和絲，原是一個字；猶之中和艸，虫和蟲，同爲一字一樣。因爲這兩個字的一部中，各有所从的字，所以把牠分別出來。

月

說文：「月，小兒及蠻夷頭衣也。从冂。二，其飾也。」

冂，便是古文帽字。小兒沒有行冠禮，蠻夷的人不知冠禮，所以用冂來禦寒氣的。冂，象帽的形狀；中間這兩筆，是帽上的裝飾。

巾

說文：「巾，佩巾也。从冂。丨象系也。」

冂，便是象巾的形狀，不必說牠是「从冂」。丨，象巾的系，是用來懸掛手巾的。

裘

說文：「裘，皮衣也。象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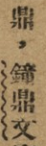

裘，是皮裘之「裘」的古文。上面這一曲筆，象衣的領口。中間這一筆，象衣的襟。兩旁這四點，象衣毛的鋒。後來加「衣」，而變為「裘」；求，便借為「干求」之用。自從借義沿用已久，本義就廢了。

鼎

說文：「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也。昔禹收九牧之金，鑄鼎荆山之

下；入山林川澤，魍魎蝮蝮，莫能逢之，以協承天休。易卦：巽木於下者

為鼎。」象析木以炊也。」

鼎，鐘鼎文寫作，像兩耳四足；又寫成，像兩耳三足。許氏說：象析木以炊鼎，『這是指字的下半，析木為兩而作鼎，上半部的目，定牠為鼎形的。其實這個字，是通體象形。目，象牠的腹。鼎的左右，上揚的，是牠的兩耳；向下的，是牠的足。』

舟

說文：『舟，船也。古者共鼓、貨狄，剡木為舟，剡木為楫，以濟不通。

象形。』

舟和船，是古今字不同。古人說舟，現在人說船。共鼓、貨狄，是黃帝、堯、舜時候的人。貨狄，疑他就是化益。化益，就是伯益。這個字，應當橫看。左邊，是舟的艙；右邊，是舟的底；上邊，是舟的尾；曲的一筆，便是放舵的地方。

方

說文：『方，併船也。象兩舟省。總頭形。』

這個字的形體：下面，像兩舟併而為一；上面，像兩個舟的頭併在一起。引

申出來，作「比方」、「方國」、「方正」、「方向」等解釋。有時又引申牠作「甫」解，甫，便是起初的意思。還有假借牠作「旁」的解釋。今文尚書中作「旁」的字，古文尚書中都是作「方」的。

車車

說文：「車，輿輪之總名也。夏后時，奚仲所造。象形。」

奚仲，是夏朝時作「車正」的官。有人稱，黃帝時佐官七人，奚仲造車。然則黃帝時候，自有一個奚仲，夏后氏時候的「車正」，恰巧和他同名罷了。這個字，應當橫看。中間方的這一部分，是車的「輿」；夾在輿兩旁的，是車的兩輪，從後面看起來，便見兩個車輪成一直條；中間貫通的這一筆，是車的軸。

鬲鬲

說文：鬲，鼎屬，實五穀。一斗二升，曰穀。一象腹交文，三足。

彌，屢也。古文，亦鬲字。象孰飪五味，气上出也。」

鬲和彌，其實是一個字。都屬鼎的一種。鬲的字形：上半部，象牠的口；X

，象鬲腹上交的紋形。下面象牠的三隻足。鬻的形體，和鬲相同，上面有氣湧出，這是所以顯著鬻的效用。鬻和彌，都讀若歷。

豆

說文：「豆，古食肉器也。从口，象形。」

豆 這樣東西，古時候用來放肉的，所以說：「食肉器也」。這個字的形體：上面這一個○，是豆容物的口；() 象豆的殼。祭統：「夫人薦豆執校。」校，便是殼的假借字。是指中間這直的東西，俗語稱牠爲柄。底下這一筆，是豆的足跡。最上這一筆，象豆容口中所置的寶物，古文把牠放在○中，小篆把牠移放在○外。

壺

說文：「壺，昆吾圜器也。象形。从大，象其蓋也。」

古代的時候，昆吾造陶器。壺，亦是昆吾所創造，其形圓，所以說「昆吾圜器也」。這個字形體：上面，象牠的蓋；中間，象牠的腹；下一畫，是牠的足。

勺之
說文：『勺，料也。所以挹取也。象形。中有實，與包同意。』


勺，是可以舀湯的東西，所以說「挹取」。這個字的形體：外面，像牠哆口而有執柄的形狀；中間這一點，像其中有什麼盛的東西。「與包同意」，這是因爲「包」字，象人的裹字，「勺」字，象器的盛酒漿。這字也當橫看。

匕
說文：『匕，所以取飯也。一名柶。』

匕，這樣東西，可以用來盛飯，所以說「取飯」。牠的效用，和勺用以挹漿差不多。勺和匕，形狀相像，但是持柄有在上在下的不同，所以分作兩種寫法以相避。匕，象牠的柄；勺，象所以舀物的。


𠂔
說文，「𠂔，酒器也。」


𠂔，是酒斗之「斗」的正字。小篆把牠列入金部，作𠂔。字形：上面，象牠的口；中間，象牠的腹；底下這一筆，象牠的足。

酉  說文：『酉，就也。八月黍成，可爲酎酒。』

酉，便是古酒字。「八月黍成，可爲酎酒」，因爲八月的時期，恰巧和「干支」中「酉」的方位相合，所以用「酎酒」以應「就也」之說。這個字，像尊壘的形狀，中間有酒在裏面。後來借用作「干支」中的「酉」字解。

主 

說文：『主，鐙中火主也。從，象形。』

主，便是「炷」的本字。字形：上面這一點，像火炷的形狀；，像鐙盞；土，象鐙盤。上面鐙盞中，可以放油膏而燃火，這一點火，便是主。牠的形雖很小，然能明照一室之內。引申，假借，作爲「臣主」、「賓主」解的。

几 

說文：『几，踞几也。象形。周禮，五几：玉几、彫几、彤几、鬋几、素几。』

几。』

這個字的形體：象牝的高，而上面平正，可以倚靠；下面有足的。

且 

說文：『且，薦也。从几，足有二橫。一，其下地也。』

且，是组的古文。象组的形狀。组上可以放置東西，所以說：「薦也」。薦便是可以放置的意思。组的制法：足間有橫穿；下面，有足跗。現在假借牠作「語辭」之用。又可以作「苟且」、「姑且」解。自從借義的用途既廣，後來就專用「组」字作「且」，而且的字形和意義，都改變了。

琴瑟

說文：「琴，禁也。神農所作。洞越練朱，五弦；周加二弦。象形。」

這個字的形體：象琴的身、頭和尾。上面圓，下面方，正是琴的形狀。「洞越練朱」，這四字，是說琴的製作。洞，同迴，是通達的意思。越，是說琴瑟底上的孔迴。練，是說琴的質。朱，是說琴的色。廣雅：「神農氏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上有五弦，曰：宮、商、角、徵、羽。文王增二弦，曰：少宮、商。」一說：「文王，武王，各加一弦，以爲少宮、少商。」

弓

說文：「弓，窮也；以近窮遠。象形。古者，揮作弓。周禮，六弓：王弓

、弧弓，以射甲革，甚質；夾弓、庾弓，以射干侯鳥獸；唐弓、大弓，以授


學射者。」

按弓字的形體，應當從鐘鼎文作久，象弓放弛的形狀。左邊垂下來的，是弓的弦。揮，是黃帝時候的臣子。

矢

說文：「矢，弓弩矢也。从𠂇，象鏑、栝、羽之形。古者，夷牟初作矢。」

𠂇

夷牟，是黃帝時候的臣子。這個字應當寫成，纔像鏑、幹、栝、羽的形狀。𠂇，是矢的鋒鏑；丨，是牠的本幹；丌，是牠的栝和羽。

刀

說文：「刀，兵也。象形。」

刀，是兵器的一種，所以說「刀，兵也」。字形：上面一筆，象刀柄；下面是刀的身。

戈

說文：「戈，平頭戟也。从弋，一橫之。象形。」

戈的形狀，旁邊出一刃；戟的形狀，旁邊出兩刃。一說：戈和戟，都是有句

的兵器，但是小枝向上的，便爲戟，小枝平的，便爲戈了，所以戈亦得冒戟名。

矛

說文：「矛，曾矛也。建于兵車，長二丈。象形。」

曾矛的會，曾，是「發聲」字。古代兵車之法：左邊的人，持弓；右邊的人，持矛；中間一個人，是御車的。這個字的形體：中間這一直筆，象矛的柄；左右這兩筆，象矛上的英；英，便是牠的裝飾。

勿

說文：「勿，州里所建之旗。象其柄，及三游之形。雜帛幅半異，所以

趣民事。故忽遽者，稱爲勿勿。」

「州縣所建之旗」，一說：是大夫、士所建者。周禮：「大夫、士建物，」

物，就是勿字。柄，是指右面一筆；三游，是說多的。雜帛，是用帛素裝飾牠的旁邊，幅半異，是說正幅半白半赤。現在都假借牠作「毋」解的。


册

說文：「册，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也。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

。』

字形，五直畫有長有短，所以說「象其札一長一短」。「二編」，是說二橫線。現在都假借牠作「書策」解的。

召

說文：「召，籀文。召，佩也。象形。小篆作，出氣詞也。从日，象氣

出形。』

召，便是現在的笏字。古時候，臣子進見他的皇帝，有什麼意見，便寫在上面，以便奉奏的，這就用着笏了，字體，象笏的形狀。上面屈曲的東西，是笏上的彫繪。

卩

說文：「卩，瑞信也。守國者，用玉卩；守都鄙者，用角卩。使山邦者，

用虎卩；土邦者，用人卩；澤邦者，用龍卩。門闕者，用符卩；貨賄，用龜卩；道路，用旌卩。象相合之形。』

這是符節之「節」的正字。象相合的形狀。一說，象半分的形狀。大概守國

的，牠的節，一半在內，一半在外的。

玉王

說文：『玉，石之美者。有五德：澤潤以溫，仁之方也；鱗理自外，可以知中，義之方也；其聲舒揚，專以遠聞，知之方也；不撓而折，勇之方也；銳廉而不忤，絜之方也。象三玉之連，一其貫也。』

古時候的君子，往往以德比玉的，所以許氏說：『玉有五德。』這個字，三畫的距離平均，用一來貫連牠，是用來表示三塊玉的。玉和王，篆文上有分別的：玉字，三畫正均；王字，上兩筆相近，下一筆離得遠些；這是兩字的不同所在。

丹

說文：

『丹，巴越之赤石也。象采丹井；，象丹形。』

巴越，是現在的四川。史記貨殖列傳：『蜀寡婦清，守丹穴，』這是丹產在四川地方的確實證據。這個字：外面像井的形狀；，是指井中的丹石。丹，是石的精，所以凡是藥石的精，亦稱牠爲「丹」。

貝 

說文：『貝，海介蟲也。居陸名彘，在水名貝。象形。古者，貨貝而寶

龜；周而有泉；至秦廢貝行錢。』

貝，是海中有殼的蟲，所以說「海介蟲」。字形：象牠的背部穹隆；而腹下分歧。古人取其甲殼，當爲貨幣，如現在用銀錢一樣。周官中，有泉府。

其箕

說文：『其，所以簸者也。象形。』

其，是箕的本字。是一種簸物的東西。字形：上面，象箕的形狀；下面，是牠的基。自經籍上通用牠作「語詞」解，後人就以箕代其了。

互

說文：『互，可以收繩也。象形。中象人手所推握也。』

這個字的形體，中間象絞物的形狀。「收繩」，應當作糾繩，糾，就是絞的意思。現在人絞繩的，還有這種器具。

斗

說文：『斗，十升也。有柄，象形。』

古時候的斗，都是有柄的。這個字；上面，象斗；下面，象牠的柄。魏晉以

後，有寫成斗，這就是古人所訛說的「人持十爲斗」的斗字。




斤

說文：「斤，斫木也。象形。」

斤，便是現在俗語所說的斧頭，原本用牠來斫木的。字形：上面橫出的，像斧的頭；直的地方，像斧的柄；底下的，像所斫下來的木片。現在人的習用，多借牠來作一種「權」名解的，本義便少用了。




网

說文：「网，庖犧氏所結繩，以田以漁也。从冂。下象网交文。」

网，就是網的本字。亦有寫作、的。，象有物罣其上；下面，象網文交錯。

率

說文：「率，捕鳥畢也。象絲网，上下其竿柄也。」

畢，是一種田网。其中很小，而僅能捕鳥的一種，就叫做率。字形：，像絲网；、，是牠的竿柄。現在凡是「將衛」的「衛」，和「逴遁」的「逴」，都不用本字，而借用這「率」字。自從借義既經通行以後，牠的本義

，便廢用了。

曲

說文：「曲，象器曲受物之形。或說：曲，蠶簿也。」

用作「蠶簿」解的「曲」，現在寫作曲。呂氏春秋註：「青徐間謂曲，受桑之器也，」這是曲作「蠶簿」解的證據。字形，象一種曲器的形狀。引申牠的意義，作凡爲「委曲」的稱謂，事之「不直」的，亦稱作曲。還有「樂章」，也名爲曲。

皿

說文：「皿，飲食之用器也。象形，與豆同意。讀若猛。」

皿，讀若「猛」，這是古音；現在讀作「敏」。皿，是一種用來盛物飲、食的東西，所以說「飲食之用器也」。這個字的形體：上面這一筆，像牠的容器之口；中間，象牠的本體；下面，象牠的底。大體和豆的形狀，略同而稍異。一說：皿，是用來盛飯的；豆，是用來盛肉的。不過豆的形狀，容口當中，有什麼所盛的東西可以看見；皿的形狀，容口當中，不作盛的東西，因

爲盛飯不得高過盃口的緣故，所以如此。

缶

說文：『缶，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譌。象形。』

缶，原爲盛放酒漿的一種瓦器。秦國人却用牠來做樂器，敲擊牠以節譌曲；
史記，藺相如請秦王擊缶，這是秦人用以節譌的證據。字形，上面，像蓋的
形狀；下面，是像牠的體。其音，讀若否。

也

說文：『也，注水酒器。一曰，沃盃器也。象形。』

也，便是古匱字。其音，讀若移。按說文也字下，原是釋牠爲女子的生殖器，但是這不足爲訓的。這個字的形體：上面，像牠的容口；中間，像牠的體；底下這一筆，像漏斗的底，用來注水酒的。所以說牠是「注水酒器」。若作「沃盃器」說，那牠底下這一筆，便像支器的足了。自從借爲「語詞」用，便加匚作「匱」，以爲區別。

广

說文：『广，因广爲屋，象對刺高屋之形。讀若儼然之儼。』

這個字，象房屋堂皇的形狀。借巖岸以造屋，所以說「因广爲屋」。「象對刺（音辣）高屋之形」，這是說對面的高屋，森聳上刺的意思。這字的最上一筆，像巖山有屋。或說，广就是「庵」字。

宀

說文：「宀，交覆深屋也。象形。」

宀，音「武延切」，讀若綿。這個字，是像四面有牆的屋。交覆，兩面下覆的意思，這是對广而說的，因爲广是堂皇，三面有牆，宀，是房室的形狀，四面有牆的。


畱 說文：「畱，穀所振入也。宗廟粢盛，倉皇稟而取之，故謂之畱。从人，象屋形中有戶牖。」

畱，便是古「廩」字。振取，猶之說收取。這個字的形體；上面，像屋的形狀；下面，像所開的戶牖。凡是屋，必定有窗牖的，但是中間的字形，把牠寫成重複的樣子，這是什麼緣故？因爲倉廩中的米，恐有蒸變，必爲添一天

窗。

窗 

說文：「窗，在牆曰牖，在戶曰窗。象形。」

窗，便是古「窗」字。凡窗，都是用木頭交錯來做的，所以中間像木頭交錯的形狀。一說，這個字的形體：外面像窗的匡；內面，象牖的櫺；上出的一筆，是寫字的起處，所以古文  字，沒有這一筆的。

門 

說文：「門，開也。从二戶，象形。」

門，解釋牠爲開，意思就是說：門外的聲音，可以開到裏面；裏面的聲音，可以開到外面去的。這個字，二戶相對立，是像門的形狀。

戶 

說文：「戶，護也。半門曰戶，象形。」

戶，所以用來保護門庭的，故曰「戶，護也」。「半門曰戶」，是對門字从二戶而說的。字書：「一扉曰戶，兩扉曰門。」引申牠的意義，是作「止」字解的。左傳宣公二十一年：「屈蕩戶之。」杜氏註：「戶，止也。」這是

是戶作「止」解之見於經傳的。

瓦

說文：「瓦，土器已燒之總名。象形。」

周書：「神農作瓦器。」抱朴子：「燒泥爲瓦。」瓦既經是瓦器的總名，所以形便不可像了。還有一層，瓦，既是瓦器，那末「屋瓦」的意義，祇怕也是引申的意義吧。

壺

說文：「壺，宮中道。从口，象宮垣道上之形。詩曰：『室家之壺。』」

壺，「苦本切」，讀若坤。現在有時候通用作「闔」。這個字的形體：□，像宮中四周的牆垣；中間，像甬道。道雖是四面通達，而牠的形狀，像周圍遮蔽，這是因爲宮闕把牠限隔起來的緣故。上面這幾筆，是从「束」字的省。所以从束，是取「內言不出於闔」的意義。詩曰：「室家之壺，」這個壺字，應當作「廣」字解的。

以上的五類，都是「純體象形」的字，可以通爲一種，定名曰「象形的」

正例「字」。以下的九類，便是『象形的「變例」字』了。

變例一 一字象兩物形的

𠃉

說文：「𠃉，𠃉也。艸木之華，未發函然。象形。」

𠃉，讀若含。這個字的形體：一像舌頭的形狀；又像花蕊的形狀。「𠃉」和

「函」，是一個字。

彡

說文：「彡，毛飾畫文也。象形。」

彡，讀若杉。這個字的形體：一是像「毛飾」的形狀；一是像「畫文」的形狀。所以本部下所從的字，像「形」字「彡」字等，都是指「毛飾」的事；

「形」字「彡」字等，都是指「畫文」的事。

回回

說文：「回，轉也。从口，象回轉形。回，古文。」

回，像回水的形狀。又像雷的形狀。這個字的中間，像回轉之形。

變例二 由象形字省之仍是象形的

𧆒

說文：「𧆒，虎文也。象形。」

𧆒，讀如虜。象虎身上文章屈曲的形狀。省虎字的「几」，這是去骨肉，而存皮之意。

𧆑

說文：「𧆑，羊角也。象形。讀若乖。」

𧆑，解釋牠作羊角的意思，這是因為羊字的上部，像這個字的樣子。字形：省羊的下半部，但存羊角的形狀。

𧆒

說文：「𧆒，鬼頭也。象形。」

𧆒，讀若物。字形，像鬼頭尖銳的形狀。省去鬼字的下半部。

艸

說文：「艸，艸木初生也。象丨出形，有枝莖也。古文，或以爲艸字。讀

若微。」

字形：丨，像艸木初生出來的形狀。「有枝莖」，是指凵而說的。這個字，省去艸的一半，見得牠的小。後人寫字，喜歡字體的茂密整齊，所以作「艸

「字。

變例三 避他字而變其形的

匚 凵 𠃉

說文：「匚，受物之器。象形。讀若方。」

凡是器皿的口，都不在旁邊的，這是因為欲避去「去魚切」的凵，和「口犯切」的匚，所以寫成這個形狀。𠃉字，也所以避去𠃉——就是「曲」字——的形狀的。這個字的字體，應當橫看。直的地方，是牠的底；橫的地方，是牠的周圍；右面，是牠的口。

以上的三類，雖不是正例，仍舊是一種純形，並不兼牠字以造成的，可以通爲一類。

變例四 物多此形因兼其用以象之的

臼 𠃉

說文：「臼，舂也。古者，掘地爲臼，其後穿木石。象形。中，米也。」

臼，是一種用以擣器的器具。字形：外面，像臼的形狀；牠的口，是舂口的

形狀，所以表示牠質的厚。中間，象米的形狀；然並不直從米字，因為：牠和「去魚切」的「𠂔」，「口犯切」的「𠂔」，相像，所以兼牠的「事」一起著象出來。

這一個字，獨成爲一類。

變例五 會意定象形字


雷露

說文：「雷，陰陽薄動，生物者也。从雨晶，象回轉形。」

這雷字的末一個字，見於楚公鐘銘，原是象形字。籀文把牠整齊起來，再加兩個回；小篆又把牠省成三個田字；牠的形狀，便不能確象，所以用雨字來定牠的意，然而雨並不是雷的本物。

雹


說文：「雹，雨冰也。露，古文雹。」

小篆雹字，不成象形。古文「雹」，其下字，本象星的形狀，現在作牠像雹的形狀。外圍相同，不過星中的，以像牠的精光；雹中的，以像牠的

中虛。

岳

說文：『岳，古文嶽。象高形。』

岳，是指大山說的。字形：下面，从山字，上面，象邱壑的形狀。凡是大山，邱壑必定多的，所以畫成的形像，不像小山的聳然孤峙，使人一覽無餘的。

石

說文：『石，山石也。在厂之下。〇，象形。』

石，一作山骨解的。物理論：『土精爲石。石，氣之核也。』氣的生石，猶之人筋絡的生爪牙。字形：上从厂，厂，便是岸字；下，象石的形狀。

京

說文：『京，人所爲絕高丘也。从高省。丨，象高形。』

京字，上从「高」字的省文，是取牠高大的意思。下面這一豎，亦是表示牠的高。爾雅釋丘：『絕高謂之京。』這種高丘，不是人工所造的。人工所造的丘，大約如左傳中所說「作京觀」的便是。引申牠的意義，可以作「大」

解。現在名國都爲京師，也取「大」的意。

由

說文：「由，堅土也。从土，一屈，象形也。」

由，便是古「塊」字。从土，指明牠是泥土。口，像土塊的形狀。

舍

說文：「舍，市居曰舍。从宀。ㄗ，象屋也；口，象桀也。」

字形：上面从宀，宀，便是集合之「集」的本字；凡客舍之地，總有人集合住居的，所以从「宀」以取意。ㄗ，像房屋高峙的形狀；口，像牠的建築。「市居曰舍」，猶之說「館」是「客舍」。又軍行三十里，亦叫做舍。引申牠的意義，都是作「止」解的。

母

說文：「母，牧也。从女，象懷子狀。一曰，象乳子也。」

牧，原是說養牛的人，用來譬喻人乳養他的兒子。這個字的形體，中間从女字，表明她是一個婦人；旁邊這兩點，像兩手抱子的形狀，所以說「象懷子形」。又說：這兩點，是像婦人的兩乳，用來乳養兒子，所以說「象人乳形」。

」。引申牠的意義，凡能生東西以引啓後來的事情的，都稱做母，例如「聲母」、「字母」便是。

兒

說文：「兒，孺子也。从匕。上象小兒頭凶未合。」

這個字的形體：上面从匕，是指頭會腦蓋；小兒初生的時候，頭蓋骨還沒有會合，所以字形像牠，——這並不是臼字。下面从匕，象牠的身體和足。

兒

說文：「兒，頌儀也。从人白。象人面形。」

兒，就是「貌」的古字。「頌儀」的「頌」，現在作「容」。凡人的威儀；容是說在內的；兒，是說在外的；合起來，總稱牠爲容貌。字形：上面从白，像人面貌的形狀；下面，是像牠的身和足。引申出來，凡是「得其形狀」的，都稱做兒。

包

說文：「包，兒生裹也。象人裹妊。已在中，象子未成形也。」

包，就是古「胞」字。這個字，像小兒初生的時候，裹在母胎的當中。勺，

象牠包裹的形狀；已，象胎兒還未成形的樣子。引申牠的意義，作「包含」、「包蘊」解的。

谷合

說文：「谷，口上阿也。从口，上象其理。」

谷，亦作啣，或作噓。音卻。口腔的上下，都有阿曲的，在上面的阿曲，便叫做谷。一說：谷是「笑貌」，和「噓」是相通的。

𠂔

說文：「𠂔，舌也。象形。舌體𠂔𠂔，从𠂔。」

這個字的形體：上面从𠂔，𠂔是說舌有莖，而如蓓蕾；下面，象舌的輪廓，和文理。𠂔，原是舌頭的形狀，現在多假借牠用「封」字解，又作「書函」解。

𦍋

說文：「𦍋，耳垂也。从耳下垂。象形。春秋傳曰：「秦公子輒者，其耳

下垂，故以爲名。」

𦍋，音輒。「从耳下垂」，是說从耳而引長牠，以像牠下垂的形狀。

蠶鬣

說文：『蠶，毛蠶也。象髮在囟上，及毛髮蠶鬣之形。』

蠶，便是古「鬣」字。字形：中間、从囟；其餘都像毛髮的形狀。

肩

說文：『肩，膊也。从肉。象形。』

字形：上面从戶，象肩的形狀；並不是門戶的「戶」，是指人的半肩。下面从肉，取其意。

又

說文：『又，手足甲也。从又，象又形。』

又，音爪。又，是右手；中間這兩點，像指甲的形狀，生在手指的頭上。又和爪，是古今字；禮經上多假借作「蚤」。

胃



說文：『胃，穀府也。从肉。𠄎，象形。』

胃，是人身中貯藏穀食的所在，所以說「穀府」。𠄎，象胃中化穀的形狀。

要


說文：『要，身中也。象人要自臼之形。从臼。』

要，是古「腰」字。後來讀成「於笑切」，變為「需要」之意，於是又加肉

旁以避牠。古文寫作，楷書便從古文變寫的。這個字的形體：上面，像人的頭部；下面，像人的兩足；中間，像人的要。必從在要旁，因為人多愛護他要部的緣故。現在人習用這個字的，都變作「要約」、「簡要」解，牠的本義反廢去了。

足

說文：「足，人之足也。在下。从止口。」

足，所以專指人的足，這是別乎鳥獸的足，稱「爪」稱「蹠」而說的。足在人身體的最下部，所以从止。——止，是古「趾」字。——許氏說：「止，下基也。」，象人的脛骨。

巫

說文：「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兩褻舞形。與工同意。古者，巫咸初作巫。」

巫，是古代主祝的人，所以說「巫，祝也」。這個字，像人兩褻相舞的形狀。人，是指這「工」字說的；兩褻，是指兩旁的這幾筆。這是象形的變體字。

刃

說文：『刃，傷也。从刀，从一。』

刃，和創字相同。凡是殺傷人的，必用刀刃，所以字形从刀，从一。一，象傷人的形狀。表示刀劍之刃，所從入的。

覓

說文：『覓，冕也。周曰覓，殷曰吁，夏曰收。从兒，象形。』

覓，弁，原是一個字，讀若佩。這個字象形的地方，是指字的上部說的。覓，像皮弁之會。——會，是中間縫紉處。——覓，下面从兒；弁、輿，下面都从卮；而上半部，都是象形。覓、吁、收，原來是同一樣的東西，不過三個朝代稱牠的名，各有不同罷了。

𠄎

說文：『𠄎，首笄也。从人匕，象簪形。』

𠄎，就是簪的古字，音針。凡是簪的東西，牠的頭上，總是分歧的，所以這個字便作九，以像分歧的形狀。右面，是像簪的叉；左面，象簪所以抵住的

形狀，以牢固弁帽的。

帶帶

說文：『帶，紳也。男子鞶革，婦女鞶絲，象繫佩之形。佩必有巾，从巾。』

。』

古代男子婦女所繫佩的東西，各不相同，所以說「男子鞶革，婦女鞶絲」。

這個字的形體：上面，像帶的有結；還有些像佩的形狀。下面从重巾，是像巾的下垂。

屨

說文：『屨，足所依也。从尸，从彳，从夂。舟，象履形。一曰，尸聲。』

」

這個字的形體：上面从尸，是借用牠來指人的；从彳，从夂，都是所以表示走路的東西。舟，用來像履的形狀；舟和履，雖是大小不同，然而這兩樣東西，中間都是空的，可以容物，那是一樣的，所以用舟來像履。這是借形以相譬況的。引申牠的意思，可以作「祿」解，詩經上面說：『福履綏之，』

是「履」作「祿」解的實據。

衰

說文：『衰，艸雨衣。秦謂之萑。从衣，象形。』

衰，讀若梭。俗體字，現在从艸作「蓑」。用艸做雨衣，必定一層一層依次編成牠的，衤，便像衰的形狀。从衣，是取牠爲衣之一種的意思。引申牠作「等衰」解。自後世改變牠的形體，改變牠的聲音，古義就茫然不知了。

爵

說文：『爵，禮器也。象爵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也。以飲器象爵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

爵，是一種祭禮所用的器皿，製作取「雀」的形狀，所有時通用作「雀」。這個字形體：上面，像雀形；中面从鬯，表示牠爲容酒之器；从又，取其用手執持的意思。三禮圖：『爵受一升，尾長六寸，博二寸，傅翼，兌下，方足，漆赤，中雲氣飾。』爵的制作，是這樣的。

番

說文：『番，獸足謂之番。从采。田，象其掌。』

番，亦作頤，和「𩺰」字相通。字形：上从采，像獸的爪；下从田，像獸的掌。

皿丞

說文：『血，祭所薦牲血也。从皿。一，象血形。』

古代祭祀，用牲血放在器皿之內以祭神，所以說「祭所薦牲血也」。這個字的形體：下面从皿，像器皿的形狀；上面這一筆，是指血的，並非「一」字。血，是牲的血，所以放在皿裏。

蜀

說文：『蜀，葵中蠹也。从虫。上皿，象蜀頭形，中，象其身蜎蜎。詩曰

：「蜎蜎者蜀。」』

蜀作「虫」解的，現在多寫成「蠋」字。蜀，本已从虫，又加了一個「虫」，便為俗字了。从虫，是說這一種的東西是虫類；上面，象蜀頭部的形狀；中間這一曲筆，象其身蜎蜎的形狀。

皂

說文：『皂，殺之馨香也。象嘉穀在裹中之形。匕，所以披之。或說，皂

，一粒也。」

皂，讀若香，又音「皮及切」。字形：白，像穀在裹中的形狀；匕，所以表示扱取的意思。

倉倉

說文：「倉，穀藏也。倉黃取而藏之，故謂之倉。从食省；口，象倉形。」

倉，是用以藏穀的地方，所以說「穀藏」。倉黃，是說匆遽的意思，因為割取稻草，是貴乎神速的。字形：上面，从「食」字的省，是取其為「食物」的意思。下从口，象倉的形狀。

果果

說文：「果，木實也。从木。田，象果形，在木之上。」

這個字的形體：下面，从木，是說樹木的意思；上面，像果子的形狀。凡生成之物圓形的：小的東西，都作。以象牠，如「金」字、「鹵」字是；大的東西，都作○以象牠，如「石」字是。惟這個字，在○的中間加一十字，是

像果熟味足，便成拆裂的形狀。引申假借出來，作為「果敢」、「果決」等用法。又可借作「必然」的意思。

束 束

說文：『束，木芒也。象形。讀若刺。』

凡草木的刺，生在艸上的叫做「芒」，生在木上的叫做「束」。這個字的形體：从木，是指樹木說的；𠄎，象刺的形狀。「束」和「束」兩個字，是不同的，「束」从木，从口，是「會意」字，中間這一筆相連的；束，中間一筆不連。今寫「束」作「刺」，刺字便廢用了。

才

說文：『才，艸木之初也。从一，上貫一，將生枝葉。一，地也。』

才，有時通用作「哉」。字形：上一畫，是指地；「將生枝葉」，是指下一筆說的。剛才有莖出地，而枝葉還沒有出，所以說「將」。艸木的初生，枝葉都已完備；人類的初生，萬善也都完備；所以人之有能的，叫做「才」，這是引申的意義。又可以作「始」解。

鹵鹵

說文：「鹵，西方鹹地也。从西省。象鹽形。安定有鹵縣，東方謂之席，西方謂之鹵。」

這個字的形體：鹵，是從「西」的籀文，取牠鹽產「西方」的意思。中間四點，像鹽形。

虞虞

說文：「虞，鐘鼓之柎也。飾爲猛獸，从虍。異，象其下足。」

柎，便是「足」的意思，這是指「虞」的近地一部分而說的。字形：上面从虍，是取猛獸的意思；下面从異，是像鐘鼓的柎。猛獸，大概是指一種有力而不能走，牠的鳴聲，又很宏大的，取牠來作鐘鼓的虞。

樂樂

說文：「樂，五聲、八音總名。象鼓鞀木虛也。」

五聲：是說宮、商、角、徵、羽。八音：是說絲竹、金石、匏土、革木。字形：下面，从木，是用木材所作的樂器，以代表一切樂器；上面，像鼓鞀木虞。——鼓鞀，木虞，都是樂器名。

業業

說文：『業，大版也。所以飾縣鐘鼓，捷業如鋸齒，以白畫之，象其鉏鋸相承也。从艸，从巾。巾，象版。』詩曰：「巨業維樅。」

這個字的形體：艸，象捷業形；——捷業，是參差不齊的意思。——巾，象版的形狀。捷業像鋸子的齒，又用白色畫上，便分明可觀了。引申出來，凡是「計功」、「積事」、「言業」的，好像版的刻，可以計數的。

豐豐

說文：『豐，行禮之器也。从豆，象形。讀與禮同。』

豐，是古代一種行禮所用的器皿。字形：上面，像這樣器皿的形狀；下从豆，是取牠爲「器皿」之意。

鬯

說文：『鬯，以秬釀鬱艸，芬芳攸服，以降神也。从凵。凵，器也。中，象米，所以扱也。』易曰：「不喪匕鬯。」

秬釀，是一種黑黍所製的酒。稱牠爲「鬯」，是說這種酒的氣味，芬芳條鬯得很。詩傳：「秬、黑黍、鬯、香苴，築糝合而鬱之曰鬯。」然鬱是艸的名

稱，宜以和鬯，不是幽鬱之意。字形：口，是像器皿；中間，像米的形狀；把×字轉正，便成「米」字，因為既經成酒，不再見米形了。下面从匕，是取牠能扱用的意思。

盾

說文：「盾，蔽也。所以扞身、蔽目。象形。」

盾，是古代的一種兵器，俗稱爲藤牌。字形：上面从斤，像盾的形狀；下面从目字，取其能蔽目的意思。字，讀「食閏切」，音遁。

弦

說文：「弦，弓弦也。从弓，象絲軫之形。」

軫，是「軫」字的假借。軫，是轉的意思。絲軫，猶之說轉戾其絲，以造成弦的。弦，用絲做成，用來張在弓上，因之張在琴瑟上面，亦稱軫爲弦。軫，是說繫弦的地方，因之琴瑟繫弦的，也稱爲軫。𠄎，象絲弦軫戾的形狀，並不是字。左面从弓，因為弦是繫在弓上的緣故。

磬

說文：「磬，樂石也。从石。磬，象縣虛之形。攴，擊之也。古者毋句氏

作磬。』

樂石，是說這種石頭可以作樂器用的。這個字的形體：上面左邊从聲，像磬縣虛的形狀；右邊从殳，表示可以搗擊的意思；下面从石，是說這種樂器，用石頭做成的。毋句的毋，現在有作「母」的，依風俗通、山海經，應當作「毋」。

巨

說文：『巨，規巨也。从工，象手持之。巨，或作𠄎，从木、矢。矢者，其中正也。』

巨，現在多寫作「矩」。巨，便是「矩」的古字，亦作「槩」。周髀經曰：『句，廣三；股，修四；徑，隅五。』這就是說巨的形象的。論語上面說：『不踰矩；』大學上面說：『絜矩；』這都是說巨的效用的。字形：左邊从工，是取牠有規矩的意思；右面這一曲筆，是像手所執持的形狀。小篆變爲整齊之形，便不像了。現在借用作「大」解。

學。說文：『罍，玉爵也。夏曰醴，殷曰罍，周曰爵。罍，象形。卣，與爵同

意。或說，罍受六斗。』

罍，讀若賈。是古代一種用玉做成的酒器。字形：罍，是像這器皿的形狀。

「與爵同意」，是說：爵字，从鬯，从又，而罍，爲象形；罍字，从斗，而門，爲象形；所以說牠是同意的。又罍的下面从斗，是表示牠爲一種酒器。

升。說文：『升，十合也。从斗，亦象形。』

漢書律歷志：『合侖爲合，十合爲升。』合侖，便是兩侖的意思。說苑却又說：『千二百黍。爲一侖，十侖爲一合，十合爲一升。』字形：从斗，所以表示牠是「量」的名稱；右面一筆，以象升旁的耳形。引申牠的意義，凡物之「上行」的，都稱牠爲「升」。

爲。說文：『爲，母猴也。其爲禽，好爪。爪，母猴象也。下腹，爲母猴形。

王育曰，爪，象形。』

猴這樣動物，性喜歡爪取東西，所以字的上部从爪，像牠爪的形狀。「下腹」，是指字的下半部而言。「爲母猴形」，是說字的下半部，像有頭、有身、有四足，並有一根短的尾巴，宛若像隻猴的形狀。假借牠爲「作爲」之用。又凡有什麼「變化」，亦曰「爲」。自從借義通行以後，本義就廢而不用了。

右面許多字，因爲牠的意義不能十分顯白，因此加了一個同類的字，以定牠的形象，這就叫做『以會意定象形』。

變例六 以會意定象形而別加一形的

弋 說文：『弋，𣪠也。象析木表銳著形。从丿，象物掛之也。』

這個字的形體：上面這一筆，象𣪠的形狀；𣪠，必定附著於物的，丿，便是所著之物的形狀；丿，是𣪠上所掛的東西。「象析木表銳著形」，這是說析木的末端，使牠十分尖銳，而表著於牆上的。「弋射」的「弋」，本當作「

雉」，論語，周禮作「弋」，都是省借字。

巢

說文：「巢，鳥在木上曰巢，在穴曰窠。从木，象形。」

這個字的形體：上面這三筆，像鳥的形狀；中間，像窠的形狀；从木，像牠架高的形。

眉

說文：「眉，目上毛也。从目，象眉之形。上，象頷理也。」

這個字的形體：𠃉，象眉毛的形狀；厶，像人頷上的紋理，在目的上面；頷的底下，便是眉了。

蝨

說文：「蝨，虫食苗根者也。从虫，象其形。」

蝨，讀若矛。這是食苗的小虫，所以从虫。這個字的形體：丨，像苗根；𠃉，象蟲形。

右面這幾個字，先用會意來定象形，還嫌不能明瞭，便另外再加上一個形體上去，以表明牠的意思，這就叫做「以會意定象形，而別加一形的」。

變例七 兼聲意的象形

齒齒

說文：「齒，口斷骨也。象口齒之形。止聲。」

口斷骨，是說斷中所生的骨。——斷，音銀，是齒根的肉。——众，像牙齒的形狀；中間這一筆，是指上下齒中間的一條虛縫。⌋，象張口的形狀；因為口張開來，牙齒便多看見了。从止，是取牠讀成「止」的聲音。古文寫成

⑤ 是純乎表示牠像齒的樣子。

舜舜

說文：「舜，艸也。楚謂之蓄，秦謂之蔓。蔓地連華 象形。从舛，舛亦聲。」

舜，一種東西，而有三種名稱。這是草的一類，在地上蔓延的生出來，而花又成連華的形狀。字形：很像牠的蔓地連華。从舛，取其聲音近「舛」。又因牠蔓延，所以取舛來作譬况。——舛，是錯亂的意思。——假借牠作「大」字解；有虞氏取牠爲諡。

金

說文：『金，五色金也，黃爲之長。久蘊不生衣，百鍊不輕，從革不違。

西方之行。生於土，从土。左右注，象金在土中形。今，聲也。』

「五色金」，是統括青金、赤金、白金等而說的。「久蘊不生衣」，這是說黃金久埋地中，不會腐朽的。「百鍊不輕」，是說金性堅剛，百鍊而不消損牠質體。「五行」的方位，金屬西方，所以說「金在西方」。西方，是陰氣的始起，萬物都爲牠禁止，金的取義，也有一種「禁」的意思。中間這兩點，是像金沙的形狀。上从今，取牠音同「今」。

龍

說文：『龍，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

秋分而潛淵。从肉。𠃉，象飛之行。童，省聲。』

龍，是古時候相傳的一種神物，很能變化，「能幽能明……」，這就是說牠變化的奇怪。這個字右邊从𠃉，象牠能飛行的形狀。左面，下从肉，是取其意。上，从「童」字省，取其聲。

禽禽

說文：『禽，走獸總名也。頭，象形。从𠂔，今聲。禽，离，兕，頭相似。』

爾雅釋鳥說：『二足而羽謂之禽。』許氏所說，和爾雅不同，這是因爲本字从「𠂔」的緣故。造字的本意，原來是指四足而走的；現在已名毛屬的爲羽屬，乃稱謂上的轉注假借的，爾雅所說的，從牠轉變的意義而言；許氏，是指牠的本義而說的。禽的形狀，和离、兕，差不多，所以从「离」。上面从「今」，取牠的聲音近「今」。

右面這幾個字，單獨不能象牠的形，先加一字，以定牠的意；再加一字，以定牠的聲；而這個字的全體，才能明白；這就叫做：『兼聲意的象形』。

變例八 似會意的象形

衣衾 說文：『衣，依也。上曰衣，下曰裳。象覆二人之形。』

依，是說人沒有羽毛鱗介，而以衣爲牠所「倚賴」的意思。上面，像「入」字；下面，像「兩人」字；取牠「衣被衆人」之意。或說，「二人」應當作「𠤎」，是古文「肱」字。

右面這一個字，名雖是說「象形」，其實是像「會意」的，所以說：『似會意的象形』。

變例九 全無形而以意聲爲形的

身

說文：『身，躬也。象人之身。从人，从亾省聲。』

這個字的構成：一部分从「人」，是取牠的意；因爲牠是人的身體，所以从「人」。一部分从「申」的省聲，是取牠的聲。合聲合意，這個字全體的形象，都具備了。

能

說文：『能，熊屬，足似鹿。从肉，吕聲。能獸堅中，故稱賢能而彊壯，

稱能傑也。』

能是熊屬，所以字的上部，和「熊」字相像。堅中，是說牠骨節的結實；彊壯，是說牠的多力；因此人之堅中的，便稱牠爲賢能；有絕人之才的，便稱牠爲「能傑」、「賢能」。自從假借爲「能傑」之用以後，本義却早已廢棄了。字形 左部下面，从肉，就用來像牠的胸；右面从比，就用來像牠的足；左部上面，从呂聲，就用來像牠的頭。合聲合意，這個字的全部情形，都顯明了。

右面這兩個字，自身本來沒有形的；既借別一字，以定牠的意；復借別字的聲，以定牠的聲；於是全無形的字，借用旁的聲意，便有形了；這就叫做，「全無形而以聲意爲形的」象形字。

以上象形字，正例五，變例九。

第三章 指事字

按許氏對於「指事」字的定義，是說：「視而可識，察而見意。」大概天地間一切，凡是有形的東西叫做「物」，無形的東西，便爲「事」。物有形，所以能把牠圖象出來；事無形，那便聖人創意來指示牠。不過既是創意，那又不是近於「會意」嗎？這却不然。因爲「會意」字的構成，是合幾個字以成一個字的意義的；「指事」字的構成，或是兩體，或是三體，都不成字的；就使其中有成字的，然仍有不成字的，夾在裏面，做本字的主體；這便是「指事」字。

說文中解釋「指事」字的定義：第一句說，「視而可識」，好像是近乎「象形」字；第二句說，「察而見意」，好像是近乎「會意」字。然吾人把這兩句連合起來，仔細地研究一下，就可以知道牠的分別了。因爲「指事」字中，的確含有一部分「象形」的意思，然牠的實際所在，却又不是「象形」字。此外，「指事」字，是合兩體，或三體，以成一個字的，粗看起來，和「會意」相像，然而牠却「表事」不「表意」的。因此許氏下這「指事」字的定義，介乎「形」「意」

兩者之間，是很有意義的。

「指事」字中，也分「正例」、「變例」，兩種，現在把牠的條目，分列於下。

(甲)指事字的「正例」一：

(1)純體指事。

(乙)指事字的「變例」八：

- (1)以會意定指事的。
- (2)卽意卽事的。
- (3)兼意兼聲兼形的。
- (4)卽所從之意而少增之，以指事的。
- (5)省象形字以指事的。
- (6)形不可象，變而爲指事的。
- (7)借象形爲指事的。
- (8)亦借象形爲指事，而兼意的。

正例一 純體指事

一一 說文：「一，惟初太極，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

「惟初太極……」，以下這四句話，是發明「立一爲端」的意義。這一種字

，不合別個字而成的，所以稱爲「指事」。一，用來記「數」的，「數」，便是所指的事。

二二 𠄎

說文：「二，地之數也。从偶。」

易經上面說：「天一，地二。」這是因爲天下之道立於一，有一而後而二。元氣初分的時候，輕清而屬於陽的爲天，重濁而屬於陰的爲耦。从耦「數」，是對天从「奇數」而說的。

三三 𠄎

說文：「三，天地人之道也。从三數。」

老子說：「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子華子曰：「出於一，立於兩，成於三。」照文字上面看，一耦二爲「三」。凡記數的字，从一至三，牠的體是相同的，至「四」字，體就變了。所以「三」是一種「成數」。

五 𠄎

說文：「五，五行也。从二，陰陽在天地間交午也。」

五，居記數字的中部，所以象「交午」的形狀。又取四通八達的意思。「五

行」：便是金、木、水、火、土，從前的聖人，知有五行，而後造這個字。一說：五行互相生尅，故稱「交午」。

八)(

說文：「八，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

這個字的兩筆，像左右互相分背的形狀，所以說「別也」。現在江浙兩省的俗語，以物給人，叫做八（音讀若不），因為物給了人，便分別了。自從用爲數目字後，本義却廢了。

九)(

說文：「九，陽之變也。象其屈曲究盡之形。」

九，是奇數，所以屬陽。記數的字，从一至九，遇九而變。稱「究盡」。漢律歷志：「九者，所以究極中和，爲萬物元也。」列子、春秋繁露、白虎通，廣雅，皆說：「九，究也。」

上上二上

說文：「上，高也。上，古文上。指事也。」

周官，射鳥氏：「矢在侯高，」這是呼「上」爲「高」的證據。凡小物在大

物的上面，稱爲「上」。這一種物若是高而小的，使用「丨」來像牠；若是卑而廣的，使用「一」來像牠。所以無論牠爲上，爲二，都是合乎「上」的意思的。小篆把這兩種寫法，合而爲一，又曲筆以作恣態，隸書便沿用牠了。

下 下

說文：「下，底也。指事。」

下字，作「底」解；「底」字下說，「下」也；這兩個字，是可以互相轉注的。凡小物在大物的下面，稱爲「下」。牠所以表示形狀的廣大，和高狹，是和「上」字同意的。

中

說文：「中，和也。从口。丨，上下通。」

口，用來像四方的形狀。丨，用來界牠的中央，這就是「中」的意思了。丨，通上下，在中心。

爪 爪

說文：「爪，爪也。覆手曰爪。象形。」

這是「爪取」之「爪」的正字。現在俗體字，都寫成「抓」。經典上多借牠爲「指爪」的「爪」，其實指爪的爪，應當作又。「𠂔」，是手所持取的意思。手、右等字，手指都在上面；爪却臂在上而手指在下，所以說「覆手曰爪」。現在人把牠作「又甲」字，那是不對的。

𠂔

說文：「𠂔，持也。象手有所𠂔據也。」

𠂔，讀若戟。外象人握拳的形狀。凡人有所𠂔據，便作握拳之狀，所以字形如此。

行

說文：「行，人之步趨也。从彳，从亍。」

字形：上兩筆，像人的兩股；次兩筆，像人的兩脛；下兩筆，是人的兩足；三樣東西都動了，便是行步的現象。這字是指行步的事而說的，並不以从彳，从亍，作「會意」解。

夂

說文：「夂，從後至也。象人兩脛，後有致之者。讀若蒹（陟侈切）。」

字形：「象人兩脛」，是指左面這兩筆；「後有人致之」，是指右面這一筆。這是「指事」字，所以不說「从人，从」，而渾說地像什麼。「後有人致之」，就是說後面有人追及牠的。

攸

說文：「攸，行遲曳攸攸，象人兩脛有所躡也。」

攸 讀「楚危切」，音綏。也便是「綏」的本字。詩經上面說：「雄狐綏綏」，「玉篇改「綏綏」作「攸攸」，這是「綏」「攸」原爲一字的證據。攸，像人的兩脛，\，像有所躡；——躡，是說履不着跟，行步遲緩，像有什麼拖曳的樣子。

克

說文：「克，肩也。象屋下刻木之形。」

任事用肩，肩含有勝任的意思；所以勝任稱「肩」，亦稱爲「克」。引申牠的意義，可以作「能」字解，穀梁傳鄭伯克段於鄆篇：「克者何？能也。」這便是證據。字形：下面，像屋下刻木的形狀；上面，像亭屋的樣子。

子 𠄎 說文：「子，推予也。象相予之形。」

字形：兩△相對，交互而成組合的形狀，所以說「象相予之形」。假借爲「予我」的「予」。

鬥 𠄎

說文：「鬥，兩士相對，兵仗在後，象鬥之形。」

鬥，是「戰鬥」之「鬪」的本字。「兩士」，是指「𠄎」而說的；「兵仗」，是指兩邊這兩筆。這是說戰鬥時的形狀如此，所以屬於「指事」字。一說，像兩人握拳相對之形。

乃 𠄎

說文：「乃，曳詞之難也。象气之出難。」

曳，有矯拂的意義。曳言而轉之，牠的聲音，是內而深的，便是乃字。字形，像气出的難。气出來的時候，勢不能直，便成這個形象了。

卜 卜 卜

說文：「卜，灼剝龜也。象灸龜之形。一曰，象龜兆之縱橫也。」

「灼剝龜也」，這是說灸火以灼龜，使龜破裂的意思。直的一筆，像龜背之

脊；橫的一筆，像所坼裂之紋。古人占卜的時候，觀裂紋的怎樣，以定牠的吉凶。

爻

說文：『爻，交也。象易六爻頭交也。』

八卦運用的方法，全看幾根爻上的變化。爻因變化，便可以占牠的休咎。當牠變的時候，却用交叉來像牠，所以字形作交叉的形象。

文

說文『文，錯畫也。象交文。』

「錯畫」，是說，交錯的畫文；畫文交錯，像文彩的形狀，因謂之文。考工記說：『青與赤，謂之文。』此指以色相配而成文的。史頡最初造書契的時候，依類象形，所以稱牠文，文原來是有跡象可指的。這個字的形體。像兩文交互的形狀。

𠄎

說文：『姦，姦也。韓非曰：「蒼頡作字，自營爲𠄎。」』

𠄎，是「私」的正字。按「姦」字下說，「姦，𠄎也。」姦𠄎兩字，原是可

以互相轉注的。現在姦下再加一衺字，是說凡爲姦事，沒有不衺的。引申牠的意義，作「不公」「不正」的解釋。現在通俗寫成「私」字，「厶」便不用了。其實「私」是一種禾名，並不作「姦衺」解的。字形作環曲的形狀，以像姦衺的人心思迴曲，令人不可捉摸的樣子。

凶凶

說文：「凶，𠂔也。象地穿交陷其中也。」

凶，是吉的相反。字形，像地有穿穴，人陷其中的形狀。凵，像地穿；X，像交陷其中。

入人

說文：「入，內也。象從上俱下也。」

入和內，兩字是互相通用的。「從上俱下」，是指字形的上半部相連，下則分歧，有從上俱下的形象。釋名上面說：「入，納也，」和說文同。納，便是「內」的借字。

出出

說文：「出，進也。象艸木益滋，上出達也。」

這個字的意義，本來是指人說的，因為人的「出」，無法可像，所以借用草木的「出」來像牠。字形，從下向上，像上出的形狀。引申牠作「生長」解，又爲「入」的反面。

乙乙

說文：「乙，像春艸木冤曲而出，陰氣尙彊，其出乙乙也。與一同意。乙承甲，象人頸。」

這是「甲乙」的「乙」。月令：「其日甲乙。」注：「乙之言，軋也。」春天的時候，天地間一切萬物，都脫去牠的孚甲，自己抽軋而出，所以說「軋也」。字形：像地氣由下而上出，爲陰氣所阻礙，所以冤曲而向左。乙乙，是說牠不能上升的意思。

乇乇

說文：「乇，艸葉也。从垂穗，上貫一，下有根，象形。」

乇，音「陟格切」，讀若宅。字形：上面一曲筆，像垂下的穗；直的，是牠的莖；橫的一筆，是指地；在一之下的，是牠的根。這個字是指艸葉下垂之

事 並非像艸葉下垂之形，所以把牠放在「指事」字裏面。

𦵑

說文：「艸木華葉𦵑，象形。」

這是「下垂」之「垂」的正字。垂，古作「邊陲」之「陲」解的；下垂，應當作𦵑。字形：中間這一筆，像艸木之莖；不過凡是下𦵑的東西，莖必定曲的，所以由其畫來像牠。左右的四曲筆，是指牠的華和葉。現在俗寫的下𦵑事，都作「垂」了。

𦵑

說文：「艸木實垂𦵑𦵑然。象形。」

𦵑，讀若調。莊子齊物論中說：「之調調，之刁刁，」「調調」，便是「𦵑」的借字，像果實風吹而動的形狀。字形：上半部，像果實的蒂形；凡果實之長蒂的，其勢必向下垂，所以像果實在下。下半部，像果實之形。

齊

說文：「齊，禾麥吐穗上平也。象形。」

植物當中，生長最整齊的，要算禾麥，所以說「象禾麥吐穗上平也」。齊的

篆文，有兩種寫法：𠂔，像牠齊的形狀；又寫作𠂕，从二，像地有高下，禾麥也隨地的高下爲高下，粗看不齊，其實是齊的。引申牠的意義，作「齊等」解釋。

耑

說文：「耑，物初生之題也。上象生形，下象其根也。」

耑，音「多官切」，讀端。也便是「起端」的「端」的本字。題，是作「額」解的，人身體上，額在最高的部分；物的初見，就是牠的額，所以說「物初生之題也」。字形：上面傾頭的，像牠生出來的形狀，凡瓜、瓠、桃、李，初生的時候，多是如此。下面，像牠的根。中間這一橫筆，是指地。山字不正，和「卡」的上半曲頭，是一個意思的。

弱

說文：「弱，撓也。上象撓曲，彡象毛釐。撓，弱也。弱物并，故从二弱。」

撓，是一種曲木。凡是天下的東西，直的多強，曲的多弱，所以用「曲木」

來解釋「弱」字的意思。又，曲的東西，多是像弓，所以用「弓」來像牠。弱的東西，大都是像毛氈，所以又用彡來像牠。引申牠作凡「曲」的解釋；「強弱」的意義，也从「曲」引申的。

麗 𠂔

說文：「麗，古文麗。禮，「麗皮納聘，」蓋鹿皮也。」

𠂔，便是古「麗」字，有時也寫作「儷」。字形：像兩鹿皮相並儷的形狀，所以屬「指事」。

飛 𠂔

說文：「飛，鳥翥也。象形。」

這個字，像直刺上飛的形狀。鳥頸上的翁毛開張，兩隻翹翼，亦作奮揚之狀。上面旁邊的飞，像頭頸上的長毛。𠂔，像兩翼的飛翔。

西 𠂔 𠂔

說文：「西，鳥在巢上，象形。日在西方而鳥棲，故因以爲東西之西

1。

西，就是古「栖」字。字形：像鳥宿生巢上。𠂔，像鳥的形狀；𠂔，像鳥的

巢。這是指鳥的栖宿而說的，所以屬「指事」字。此字是終古的假借字，而沒有制過正字的。借用既經長久了，本義遂給借義所奪。現在通俗寫「鳥西」的「西」，都是作「栖」字的。

菁菁

說文：「菁，交積材也。象對交之形。」

這是「結構」之「構」的正字。「交積材」，是說用材木互相乘架起來的樣子。「象對交之形」，是指𠄎和𠄎，兩兩相對；「交」，是說用丨以連𠄎和𠄎的。這個字，像橫木互架的形狀，但是還沒有棟樑在內。四橫筆，是指屋前後的四根直椽；中間這一直筆，以見屋前後相連的形狀，牠的數目，並不祇是一根的。

△△

說文：「△，三合也。从入一，象三合之形。」

△，是「△合」之「△」的正字，現在通俗多寫作「集」。「集」，是作「鳥在木上」解的，三面三筆，像三方△合的形狀。所以不作「四方」的緣故

，因和口（音圍）字相避。

□〇 說文：『□，回也。象回市之形。』

這是「圍繞」、「周圍」，之「圍」的正字。字形，像四面回市的形狀。圍字行，口便不用了。

口阡

說文：『阡，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阡。象遠界也。』

阡，便是古「阡」字，亦寫作「回」。讀若肩。凡一國的界限，必具四界，現在祇畫三面，所以和「口」字相避。「回」字，便从口，用牠來像一國的形狀，外面另外加一界畫。「象遠界也」，界，是說界畫；阡，像距離的遠；中間聯亘的這一筆，像各分的界畫。

囧

說文：『囧，窗牖麗廡闔明。象形。讀若獷。賈侍中說，讀與明同。』

字形，像窗牖玲瓏的形狀。麗廡。讀如離婁，是說交疏玲瓏的意思。讀「俱

永切」。

象

說文：『象，刻木象象也。象形。』

象，音「盧谷切」，讀若錄。象象，猶之說歷歷。像刻木之後，木質歷歷稀疏的形狀。這個字，原是「指事」字，而稱牠爲「象形」，因爲刻木之後，自有牠的形狀的。

毋

說文：『毋，穿物持之也。从一橫貫，象寶貨之形。』

毋，是「貫穿」之「貫」的原文。字形：⊞，像寶貨的形狀；——所以稱寶貨者，因舉牠以包括其餘。——，像貫穿的形狀，表示牠可以穿而持之。

現在「貫」行而「毋」不用了。

开

說文：『开，平也。象二干對構，上平也。』

开，「古賢切」，讀若堅。干，是「竿」的省寫。像兩竿相對構，而上面平齊的樣子。

永

說文：『永，長也。象水至理之長。詩曰：「江之永矣。」』

至，是水的脈；理，是水的文。水脈和人文，都是蜿蜒而長的，所以說「象水至理之長」。引申牠的意義，凡是長的東西，都稱為「永」。

彳

說文：『彳，綴聯也。象形。』

彳，音「陟劣切」，讀若輯。字形：像互相牽連的形狀，意義和「綴」有些相通。

午

說文：『午，悟也。五月，陰氣悟逆，陽冒地而出。』

悟，是抵悟的意思。五月節令，恰當天地陰陽之交，所以陰氣悟逆，陽冒地而出。字形：人，是指陽氣；一，是指地；丨，是指陰氣貫地。引申牠的意義，作「橫直交午」解的。

以上都是『純體指事』字，而許君說解往往稱牠為『象形』。但是細細地考牠的字義，是「事」而非「物」，因此就知道牠決不是『象形』字了。

變例一 以會意定指事的

霽

說文：「霽，雨零也。从雨。𠂔，象零形。詩曰：『雨霽其濛。』」

霽，「郎丁切」。讀若零。从雨，是取牠意思；下从𠂔，像雨零的形狀。現在經典上多借「零」作「霽」，於是「零」字通行，而「霽」字便不用了。

旁薄

說文：「旁，溥也。从二，闕。」

「旁，溥也」。按「旁溥」原是連語，亦寫作「旁薄」。旁薄，是四方旁達的意思。字形：上面从二：——二，古「上」字。下面从方。𠂔，用來像牠旁薄的形狀。𠂔，本爲「指事」，但是獨體不足以顯明牠的意義，所以加「上」。「方」二字來定牠，見得牠自上而下以及四方，沒有什麼不到的。這些字，便稱牠爲「以會意定指事」。後來專用牠作「旁側」解，本義却不用了。

畫

說文：「畫，界也。象田四界。聿，所以畫之。」



田，各有牠的界畫，用聿來分畫牠。田，像所分畫的界限；聿，便是筆，用牠來分畫田界的。引申牠的意義，又作「繪畫」之「畫」解的。

畺

說文：『畺，界也。从畺（音薑）。三，其界畫也。』

畺，便是「疆」的古字。字形：上下從兩田，田各有牠的界畫；上中下三橫筆，像分畫之界。

孕

說文：『孕，褻子也。从子，从几。』

孕，就是婦人的懷妊。字形：上從几，包在子的外面，像褻子的樣子。

采

說文：『采，古文保。養也。』

采，便是「保姆」之「保」的古字，有時也寫作「葆」。字形：上，从子；下，从八，像抱子的形狀。

曰

說文：『曰，詞也。从口，乙聲。亦象口气出也。』

詞，是說意在內而言在外。有這個意思，而又有說話的，稱牠為「曰」，也

稱牠爲「云」。字形：下半部从口字；上曲的這一筆，像口气上出的形狀。

又

說文：「又，手指相錯也。从又，象又之形。」

又，音「初牙切」，讀若差。「手指相錯」，是說手指和他物相交錯的樣子。凡散布指頭，錯在物間而取之，都曰又。因之凡有歧頭的，也都曰又。此外「首筭」稱又，這是引申之義。

只

說文：「只，語已詞也。从口。象气下引之形。」

「語已詞」，是說語言停止時的一種詞氣。語言停止，則氣便下引，所以象「下引之形」。假借牠作「是」字解。詩，小雅：「樂只君子。」箋：「只之言，是也。」現在人又用牠和「祇」字通。

欠

說文：「欠，張口气悟也。象气從人上出之形。」

這是「欠伸」之「欠」的正字。字形：上半部，像气字而反寫，因爲人的欠气，不依照常軌的，所以从反欠。又气在人的上面，因爲人欠氣，大都是昂

其首的。引申牠作「欠伸」解。

乎𠄎

說文：「乎，語之餘也。从兮。丿，象聲上越揚之形。」

凡人意有所不能盡，所以用「乎」來延長牠的語氣。「兮」，是像牠的聲，丿，像聲音向上越揚的形狀。後世引「之乎」二字並作「兮」，這是「雙聲假借」[●]字。

附釋 ● 「雙聲假借」，凡是用兩字的切音，和別一字聲音相通，而可以互相假借的，這便叫做「雙聲假借」字

兮𠄎

說文：「兮，語所稽也。从丂八，象氣越于也。」

「語所稽也」，這是說言語於此少駐的意思。「越于」，都是指氣的上揚。按「兮」字八在丂上，我人試說兮字，便覺聲向上出。和只字八在口下，聲向下引，剛巧相反。

習


說文：「習，出氣詞也。从曰，象氣出形。」

字形：上像气出的形狀；下从曰，所以表气的所从出。現在經典多借用作「忽」。

甘 𠂔 說文：「甘，美也。从口含一。一，道也。」

甘，是五味的一種，而五味之可口的，都稱爲甘。「从口含一」，一，不定牠是什麼東西，所以用「一」來指牠。「一，道也」，這是說食物不一，而道是一的樣；所謂，「味，道之腴也」。

尹 𠂔 說文：「尹，治也。从又。丿，握事者也。」

字形：从又，所以指握的東西。从丿，所以指事物的。然丿又二字，都沒有事意的，這是像手有所料理的形狀。古文作，从兩手相交，有所治理之狀。

决 𠂔 說文：「决，分决也。从又中，象决形。」

易象傳曰：「决，决也。剛决柔也。」字形：下从手，用以表手有所執持的。

。上从丌，是指物；丨，所以示「決事物」的。

示 示 說文：「示，天垂象，見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二（古上字）。三垂，日月星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示，神事也。」

示，是表示的意思。从二，二，古文上字。下面這三筆，是指日月星而說的。大概是天上懸星象，著光明以示人，聖人使用牠來作「神道設教」的。

富會

說文：「富，獻也。从高省。曰，象進熟物形。孝經曰：「祭則鬼富之。」

「」

富，現在俗寫作「享」，又通作「饗」。其實享、享、烹，三字，也都是這個字。「獻」，是以下進上的詞氣。「从高省」，這是說獻東西的時候，必須高奉的。曰，像熟物的形狀。

豐豐

說文：「豆之豐滿者也。从豆。象形。一曰，鄉飲酒有豐侯者。」

字形：上面从曲，像「豆」碩大的形狀；一說，但像豐滿之形。下从豆，表

明牝是一種器具。引申牝的意義，凡物之「大而多」的，都稱爲「豐」。豐侯，周成王時人，因酒亡國的。

𩇛

說文：「𩇛，滿也。从高省。象高厚之形。」

𩇛，音「房六切」，讀若伏；又音「芳逼切」，讀若筆。說文上沒有「𩇛」字，這便是「𩇛」的正字，「逼」，又是「𩇛」的俗體字。現在「逼」字通行，「𩇛」便廢了。字形：上从高省，像「高厚」的形狀。下从「田」，像一種器具。方言：「腹滿曰𩇛。」釋言「𩇛，迫也。」從知「逼仄」「逼迫」字，都應作「𩇛」。

干

說文：「干，犯也。从倒入，从一。」

字形：从倒入，从一。「一」，並不是一個字，祇是有這樣東西罷了。因牝不順理而入之，所以从倒入。事既不順理而做，便有「上犯」之意，所以說「干，犯也」。詩經上面有「干旄」，「干旌」，却又假借牝作「竿」字解。

的。

𠄎

說文：『𠄎，不順也。从干下𠄎，𠄎之也。』

𠄎，音「魚戟切」，讀若逆；也便是「逆」的正字。字形：上从干，「干」是作事不順理的意思；作事不順理，受之者心便不甘，所以要𠄎牠。「𠄎」並不是一個字，祇是像互相牴逆的形狀罷了。這是「順逆」之「逆」的正字，自從「逆」字行，「𠄎」字便廢止不用。

𦉳

說文：『𦉳，斷絲也。絕，古文作𦉳。象不連體，絕二絲。』

字：形像把絲絕成兩斷的形狀。現在通俗，都寫作絕。自從「絕」字行，「𦉳」字便廢了。

𠄎

說文：『𠄎，覆也。从冂，上下覆之。讀若亞。』

𠄎，音「呼訝切」，讀若亞。字形：冂，是正面的覆，從上面覆到下面；凵，是倒覆，從下面覆到上面去的。這個字，是指反覆包裹的樣子；上面加這

一筆，因為包東西必有終了的時候，所以用「一」來表示牠終了之意。

衤

說文：『衤，敗衣也。从巾，象衣敗之形。』

這是「破敝」之「敝」的正字。字形：从巾，是表明指衣物的。上下這四筆，像衣物破敗的形狀。廣雅說：『衤，敗也。』現在「敝」字行，而「衤」字便不用了。

牟

說文：『牟，牛鳴也。从牛。象其聲气从口出。』

牛，是指所鳴的這樣牲畜。音「莫浮切」，讀若矛。像牛鳴的聲音。字形：上面這一曲筆，以示气从口出的樣子。引申牠的意義，作「取」，作「奪」，作「過」，解的。又借作「甦」解。

𦍋

說文：『𦍋，羊鳴也。从羊，象聲气上出，與牟同意。』

𦍋，音「緜婢切」，讀若弭。這個字：下从羊，上面這一曲筆，像羊鳴的時候，气從口出的樣子。

豕豕

說文：「豕，絆足行豕豕。从豕繫二足。」

豕，音「丑六切」，讀若琢。豕豕，像艱行鬼。字形：从豕，中間這一筆，像繫其足，難行的形狀。孟子：「又從而招之。」豕，古音近招。「招之」，便是「豕之」的意思。

馬駟

說文「駟，馬一歲也。从馬。一，絆其足。讀若弦。一曰，讀若環。」

駟，讀「弦」「環」兩個聲音。馬生一歲的時候，應當調習牠，所以加上了羈絆。中間這一筆，便像牠羈絆的形狀。和「豕」字中間這一筆，意思相同。

駟駟

說文：「駟，絆馬也。从馬，○其足。」

駟，是古「繫」字。字形：馬下从○，像絆往牠足的形狀。○，就是音圍之○，不應當作「中」。

秀豸

說文：「秀，禾實也。有實之象，下垂也。」

按說文「秀」字下，稱「上諱」，不著牠的「聲義」，現在用徐諧注，把牠補起來。字形：上面，从禾，下乃，像禾穗的下垂。或說「秀」和「朶」，意義相同，不過木頭是高的，所以从尺在上；禾稻在低的，所以从尺在下，形體上稍爲有些變更罷了。引申作「俊秀」、「秀傑」解。

朶

說文：「朶，樹木垂朶朶也。與秀同意。」

凡是樹木上枝葉華實之下垂的，都是說朶朶。現在人但說一花爲一朶。引申牠的意義，易經上有「朶頤」。朶頤，是指頤動下垂的形狀。

四

說文：「四，陰數也。象四分之形。」

凡記數的字，始於一，成於三，至四便變了；變便分別，所以字形的中間，从八。八就是分別的意思。既八而有包牠的，包了又併八爲四。□，□，都 不是字，所以爲「指事」字。字形：□，像四方的形狀；八，像分別之形。

說苑說：「發於一，成於二，備於三，周於四。」

七七 說文：「七，陽之正也。从一，微陰从中表出也。」

凡筮法，陽不變的，當爲七。字形：中間這一筆，是指陽，陽中又有微陰表出，所以七爲少陽。

未 說文：「未，味也。六月滋味也。五行，木老於未，象木重枝葉也。」

「六月滋味」，這是說六月時候，萬物都長成，很有滋味的意思。字形：像枝葉重疊。

兆 說文：「兆，灼龜坼也。从卜兆。象形。」

這個字：「小篆」寫法，右面从卜，是取占卜的意思。左面像灼龜的形狀。「古文」的寫法，祇是像灼龜之形。八，是指灼後的裂紋，所以稱爲「指事」。凡是灼龜取兆的方法，先用火灸牠，龜甲便漸漸地坼裂，坼裂而明晰的，便逢吉事，因爲事有先見了。

以上都是「以會意定指事」的字，我現在不把牠列入「會意兼指事」的款

目中，這是什麼道理？因為『會意』字中這『會意兼指事』的一項，是以「意」爲主，而以「事」成之。這『以會意定指事』的一條，是以「事」爲主，而以「意」成之的。

變例二 即意卽事的

𠂔也 說文：『𠂔，多言也。从品相連。春秋傳：「次于𠂔北。」讀與聶同。』
𠂔，和从山的「聶」不同。品从三口，便有多言的意思；現在又從而連牠起來，那更紛紜糾結得，不得了。所謂，「謀夫孔多，發言盈庭」的便是。和言部「讒」，音義都同。

變例三 兼意兼聲兼形的

牽 說文：『牽，引前也。从牛。𠂔，象引牛之縻也。元聲。』

這個字的形體：从牛，是像牠的形。𠂔，是从「𠂔」的古文，意而兼聲的。𠂔，像引牛的縻。引申牠的意義，輓牛的器具曰牽；又牲，生曰牽；連貫之

詞，亦稱爲牽。

變例四 卽所從之意而少增之以指事的

禾 禾

說文：『禾，木之曲頭，止不能上也。』

這個字的音義，和「稽」字相同。而字形，和「禾」字有別，禾字篆文，上一筆左傾；禾字篆文，上一筆右傾；所以楷書寫作「禾」，「禾」，來分別牠。字形从木曲頭。上面，是說牠的形狀，下面是說牠的字義。

夭 夭

說文：『夭，屈也。从大，象形。』

字形：从大，而頭偏於右，象屈的形狀。引申牠的意義，「短折」曰「夭」，「用人不次第」，亦曰「夭」。

交 交

說文：『交，交脛也。从大，象交形。』

字形：上从大，下象兩脛相交的形狀。交州記：『南定縣人，足骨無節，臥者更相扶，始得起。』這是說，人因足骨無節，睡的時多，成交足之狀。山

海經說：「交脛人國，腳脛曲戾相交，故謂交趾。」這是指交脛人國的特殊形態的。引申牠的意義，凡「兩相合」的，都稱牠爲交。

以上這幾個字，列入於「指事」中，而不入「增文會意」，這因爲「指事」字是「意盡於形」，而「會意」字却「意餘於形」的。牠的分別，就在於此。

變例五 省象形字以指事的

口 說文：「口，張口也。象形。」

口，音「口犯切」，讀若坎。字形：像人張口的形狀。人的張口，下唇特別侈，省上唇，所以表其意。上面這一個字，把牠列入「指事」而不列入「省文會意」，這是什麼道理？因爲「指事」字的形體，可以一望而知；「會意」字的形體，須得委曲地來說明牠。

變例六 形不可象變而爲指事的

刃 刃 說文：「刃，刀堅也。象刀有刃之形。」

刀，是以刃爲用的，刃又不能離刀以爲體。刀字，已經有柄、有脊、有刃了，所以刃字又用點以指其所，意思就是說刃却在這裏。、，不是「象形」，所以爲「指事」。

本 本 說文：「本，木下曰本。从木，一在其下。」

木的下部：叫做「本」。木，是有形可象的，而本便無形可象，所以用「一」來記其處。


末 末 說文：「末，木上曰末。从木，一在其上。」

末，便是木的杪，所以从「一」在木上。和本同意。引申作「末殺」、「末滅」、「略末」解。

朱 朱 說文：「朱，赤心木，松柏屬。从木，一在其中。」

朱，是赤心之木，赤心不可象，所以用「一」來記牠。引申假借，又作「純」

赤」解的。

面  說文：『面，顏前也。从百。象人面形。』

「顏前」，謂自額角以下，在頭的前部，統稱牠爲「面」。□，像人面的形狀。从百，百和首相同。百，是全部之形；面，是前半之形。爲什麼百的外面，還要加□，所以區分牠前半部是屬於面的。字義，和「背」字相反。引申牠又作「相向」解的。

尺 

說文：『尺，十寸也。人手卻十分動脈，爲寸口。十寸爲尺，尺所以指尺規槩事也。从尸，从乙。乙，所識也。周制寸、尺、咫、尋、常、仞、諸度量，皆以人之體爲法。』

「指尺」，猶指斥，這是說凡量物用規槩的，必定用尺來指斥牠。从尸，从乙。乙，是用來記識的。凡人從肘到腕，稱爲「尺脈」，腕下一寸，稱爲「寸脈」。尺寸二脈，相去很近，所以「寸」字向「左」，「尺」字向「右」

。一，和乙，都用來記的，法也相同。尸，是用以指人的。

寸

說文：『寸，十分也。人手卻一寸動脈，謂之寸口。从又，从一。』

腕下一寸，爲寸口，所以用「一」來指牠。按計量的方法，十髮爲程，十程爲分，十分爲寸。从又，从一。又，是指手的；一，是用來指寸口所在之地

亦

說文：『亦，人之臂亦也。从大，象兩亦之形。』

亦，便是古「掖」字。掖在人的臂下，所以用「大」字來當牠作人的形狀，用兩點來記在牠兩臂之下，表明是「亦」的所在之地。現在俗用作「語詞」解。引申牠作「重疊」之詞。

卒

說文：『卒，隸人給事者，爲卒。卒，衣有題識者。』

古時候用染色的衣，以表題識。隸人給事所穿的衣服，顏色是黑的，所以从衣；廾，用來記這衣的顏色。按廾不成爲題識，祇用牠來記罷了。

變例七 借象形爲指事的

采米

說文：「采，辨別也。象獸指爪分別也。讀若辨。」

這個字的音義，和「辨」字相同。從前倉頡造字，「見鳥獸蹏迹之迹，知文理之可相別異也，遂告書契。」「采」字的形體，便取獸指爪分別的形狀。

大大

說文：「大，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

大的本義，原是作「大小」解的；不過大小的形狀，很難像牠，所以說「天大、地大、人亦大」，因借人形以指牠的大。𠂇字，是臂和脛相連，牠的形小。大，便兩臂恢張，看起來好像大了。大戴記說：「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人爲大矣。」

久久

說文：「久，从後灸之。象人兩脛，後有距也。周禮曰：「久諸牆，以觀

其橈。」

按「从後灸之」的灸，是說「牽住」的意思，並非作鍼灸之灸解的。字形：

上面，像人的兩脛；下面這一筆，像後面有所距，使人不得前進。因此假借牠爲「遲久」的「久」用。

勺

說文：『勺，裹也。象人曲形，有所包裹。』

勺，音「包布切」，讀若包，也便是包的本字。勺字曲之而成𠂇，所以說「象人曲也」。「有所包裹」，這是指字形的中間空無所有而說的。現在「包」字行，而「勺」字廢了。

亞

說文：『亞，醜也。象人局背之形。賈侍中說：「以爲次第也。」』

「醜」，是一種事，但是沒有方法把牠表顯出來，所以借局背之形來表牠。


賈侍中說牠：『以爲次第也，』經典上便多作此義，而牠的意遂不能於字形中得之。釋言說：『亞，次也，』這是「亞」的別義。又「亞」和「惡」音

義相同，禮記上，「惡池」作「亞池」，這便是證。

不


說文：『不，鳥飛上翔不下來也。从一。一，猶天也。象形。』

字形：上面這一筆，所以像天的形狀。𠂔，像鳥飛去，而但見牠翹尾的形狀。鳥上飛而遇到一，所以說「鳥飛上翔不下來也」。現在引申假借，都作「不然」解的。

至  說文：「至，鳥飛从高下至地也。从一。一，猶地也。象形。不，上去，而至，下來也。」

這個字的意義，大約和「不」字相彷彿。不字上一筆指天，至字下一筆指地。不，像上升的鳥，首是向上的。至，像下集的鳥，是以首向下的。引申牠作「來至」、「懇至」、「極止」解。

變例八 借象形爲指事而兼意的

高  說文：「高，崇也。象臺觀高之形。从口。與倉舍同意。」

凡物的高，不可以指示的，因借臺觀崇高之形來指牠。厶，象高的形狀。冂，古坳字，是作「界限」解釋的。凡物之高的，其址必大，所以有坳界。口

，像房屋的築。

以上指事字，正例一，變例八。

第四章 會意字上

按許氏對於「會意」字的定義，是說：「比類合誼，以見指撝。」誼，有「合宜」的意思包含在內，現在人又寫牠作「義」。指撝，便是說「指向」。由是知道比合「人言」兩字的意義，可以見牠必定是「信」字。比合「止戈」兩字的意義，可以見牠必定是「武」字。都是合字以成義的。

「象形」、「指事」，都獨體以成文的，所以後人都稱牠爲「文」；「會意」，是合數字以成義的，所以後人都稱牠爲「字」；這便是「象形」「指事」兩者，和「會意」字的分別。一形一聲，合而爲「形聲」字；二義相合，而成「會意」字；這是「形聲」和「會意」的分別。

凡是「會意」字：有些會兩個「象形」字以爲意的，有些會兩個「指事」字以爲意的。有些會一形一事以爲意的，有些會一象形一會意的，有些會一指事一會意的。也有會形聲字以爲意的，然都統稱牠爲「會意」字。

「會意」字中，合幾個字以成一字，牠的意思自相附屬，而於「形」、「事」、「聲」，都沒有什麼兼義的，這都是會意的「正例」；其餘都屬於「變例」。現在把牠「正」「變」二例，條列於下。

(甲)會意字的「正例」九：

- (1) 順遞爲意的。
- (2) 並峙爲意的。
- (3) 卽字之部位以見意的。
- (4) 疊二成字的。
- (5) 同上例，而疑其卽是一字的。
- (6) 疊三成字的。
- (7) 疊四成字的。
- (8) 會意兼指事的。
- (9) 會意兼象形的。

(乙)會意的「變例」十一：

- (1) 於會意外加一形的。
- (2) 從其字，而變其字之形的。
- (3) 就本字而少增之

，卽足會意的。(4)省文會意的。(5)及文會意的。(6)倒文會意的。(7)意不在字中，而轉在空白之所的。(8)所從之字不成意，轉從所從之字之所從，與以所從之字者以得意。(9)會意兼聲而聲卽在意中者。(10)於會意外，別加聲者。(11)字無聲，不得不謂之會意，實則是各自爲意，不可以會的。

(丙)闕疑一

正例一 順遞爲意的

天天說文：「天，顛也。至高無上，从一大。」

「顛」，是人的頂，因此用牠作「高」解的；天爲物最高，所以解釋牠爲「顛」。字義「从一大」，最取「順遞」爲意的。不可說「从大一」，也不可說「从一从大」，以下本目中所例的字，都仿牠。又，物莫大於天，故字義取「一大」以會牠的意。「一大」，是說牠一件最大之物的。

祭祭

說文：「祭，祭祀也。从示。以手持肉。」

又，是說人的手。示，古祇字。這個字的意義，是取牠用手持肉以享神祇的。月，是肉字。

社社社

說文：「社，地主也。从示土。春秋傳曰：「共工之子句龍，爲社神。」

周禮：「二十五家爲社，各樹其土所宜之木。」社，古文社。」

土地廣博，不可徧敬，封五土以爲社。字義「从土示」，土示，便是祀土神。凡神，在天的曰神，在地的曰示。古文「从木社」，是明周禮大司徒中「各樹其土所宜之木」也，這一句的意思。

崇崇

說文：「崇，神禍也。从示出。」

「神禍」，是說鬼神作災禍的意思。字義「从示出」，示出擾人，便成爲崇了。讀若粹。

皇皇

說文：「皇，大也。从自，自，始也。始皇者，三皇大君也。自，讀若鼻

。今俗以始生子爲鼻子。」

詩傳，以皇字作「大」的解釋，釋詁，以「皇」字作「君」的解釋；其實牠的意義是差不多的。「以始生子爲鼻子」，這大概是漢時一種俗語。「从自王」，自，作「始」解；而王者以三皇爲始。

熏熏

說文：『熏，火煙上出也。从中黑。中黑，熏之象也。』

這個字的意義，从中黑。中本是不黑的，現在的成爲黑，因爲牠被熏後所成的。又說：中，像烟的上出，其下繼之以黑，這是表明煙所到之處，都成黑色之象的。

苗

說文：『苗，艸生於田者。从艸田。』

苗的故訓，是作「禾」字解的，初生時曰苗，結實時曰秀。因借爲凡艸木初生之名。从艸田，是說初生之艸在田中的意思。一作，从田艸聲，那便當牠「形聲」字了。

公公

說文：『公，平分也。从八厶。八，猶背也。韓非曰：「背厶爲公。」』
厶，是「公私」之「私」的本字。八，猶「背」字。韓非子五蠹篇：『倉頡之作字也，自環者謂之厶，背厶者謂之公。』自環爲厶，這是六書的「指事」，背厶爲公，便成六書的「會意」了。

半半

說文：『半，物中分也。从八牛。牛爲物大，可以分也。』
牛，爲牲畜中的大者。字義，从八牛。八，所以分；這是表明牛爲大物，可以分的。

吉吉

說文：『吉，善也。从士口。』
吉，是凶的反，所以和說文凶字下說：『凶，惡也，』相應。士人的見識，高於常人，所以他口中所說的，也善多而惡少，這便成爲吉字之意了。

周周

說文：『周，密也。从用口。古文周字。从古文及。』
善於用其口的。那便作事沒有不密；人作事的不密，都由於不善用其口。因

此「忠信」亦爲「周」，這是說忠信之人，沒有不周密的。

各各

說文：「各，異辭也。从口夂。夂者，有行而止之，不相聽也。」

「異辭」，是「各爲其辭」的意思。那必定是指兩人，而後言各。从口夂。夂，讀若指，「像人兩脛，從後致之」。因此以口夂的意思，也有各人言語不能自由之意。說之而聽的，則從而不相異；各，則此行而彼止之，便有不相聽從之意了。

吠吠

說文：「吠，犬鳴也。从口犬。」

吠，像犬鳴的聲音，聲不可象，故「从口犬」以會意。「口犬」，是表明牠動口的犬。

走𠂔

說文：「走，趨也。从天止。天止者，屈也。」

釋名說：「徐行曰步，疾行曰趨，疾趨曰走。」字義，从天止。「天」，是指屈的形狀；「止」，是指人的足。所以从「天止」的道理，因爲安步時足

腿較直，趨時便多屈曲了。一說「天」當作「犬」，這是因犬善於行走的緣故。周子白盤，董武鐘，走字都从犬。

前

說文：『前，不行而進，謂之前。从止在舟上。』

辨，是「前進」之「前」的正字。字義，从止在舟上，便有不行而進的意思。前，是「齊斷」之前，篆文作前，現在俗字寫作剪。剪字，从兩刀重複，於六書意義不合。自從後人用「齊斷」之「前」爲「前後」字，又以「羽生」之「翦」爲「前齊」字，「前」字便不大通用了。

是

說文：『是，直也。从日正。』

十日燭隱，便稱牠爲「直」，以日爲正，便稱牠爲「是」。是字所以从日正，因爲天下的東西，沒有比「日」還正的。

尠

說文：『尠，是少也。尠俱存也。从是少。』

尠，是「鮮少」之「鮮」的本字。許氏解釋這個字，說：『尠，是少也，』

這是用字形來解釋字義的。「是」，包有正直的意思；正直者少，而後稱牠爲尠。和「反正」爲「乏」同意。

後發

說文：『後，遲也。以彳么久者，後也。』

彳，讀若赤，作「小步」解的。么，讀若邀，作「小」解的。久，讀若綬，是作「行遲曳久久」解的。這個字的意義，从彳么久，却是說小步而又行遲，那末「在人之後」可知了。

扁扁

說文：『扁，署也。从戶册。戶册者，署門戶之文也。』

扁，現在俗體字寫作匾。「署門戶之文」，便是說文敍中所說的『秦書八體，六曰「署書」』。後漢百官志：『孝子順孫，烈女義婦，及學士爲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門。』

士士

說文：『士，事也。數始於一，終於十。从一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爲

士。」』

士，善能於其事，所以說「士，事也」。孔子說：「推十合一爲士，」這是因爲數目字始於一，終於十，現在推十以合一，那便有學者「由博返約」的意思。引申，爲能事其事者曰士。

古

說文：『古，故也。从十口，識前言者也。』

字義「从十口」，十口所傳，這便非現在之言，是從前之言了。口，原所以識前言的，至於十人相傳，那就展轉因襲，成爲「古昔」的意義。

丈

說文：『丈，十尺也。从又，持十。』

按周制：八寸爲尺，十尺爲丈。因此人長八尺，便稱爲丈夫。伸臂及於一尋（八尺曰尋），便是周時的一丈，所以「从又持十」以會牠的意。

音

說文：『音，快也。从言中。』

音，音「於力切」，讀若億。這個字的意義，「从言中」，便是說「得其道」之意，言而能「得其道」，所以「快」了。一說，「音」「億」是一個字

。左傳：『不可億。』論語：『億則屢中，』都作「早知」解。

信 信

說文：『信，誠也。从人言。會意。𠄎，古文信。从言省。』

信，从人言，見得人的言語，當出至誠，然後爲信。穀梁傳：『言而不信，何以爲言，』這便有解釋信的意義在內。古書中又多用牠作「屈伸」之「伸」解的。

魯 魯

說文：『魯，徒歌也。从言肉。』

魯，是「歌謠」之「謠」的古字。「从言肉」的意思，這是說歌謠唱時，沒有絲竹的。世說：『絲不如竹，竹不如肉。』毛傳：『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謠」和「魯」，古今字。

音 音

說文：『音，聲也。生於心，有節於外，謂之音。宮、商、角、徵、羽，

聲；絲、竹、金、石、匏、土、革、木，聲也。从言含一。』

這個字的意義，从言含一。是說音之所發，從言語中來的。所以从言中含一

字。

章重

說文：「章，樂竟爲一章。从音十。十，數之終也。」

十，是記數之終，章字从音十，所以表明樂節終了之意。古代一樂節終，稱爲一章。

辛辛

說文：「辛，皐也。从干二。二，古文上字。讀若愆。」

辛，讀若愆，也便是「愆」的本字。字義，从干二。二，古文上字。干上，便是犯上的意思。人而犯上，便有皐了，所以許氏解釋這個字，說：「辛，皐也。」

妾妾

說文：「妾，有皐女子，給事之得接於君者。从女辛。春秋傳云：「女爲

人妾，妾不聘也。」

字義，从女辛。是說女子之有皐。古代，女子有皐，便爲人妾，所以「从女辛」，以表牠的意。

弄

說文：『弄，玩也。从廿持玉。』

字義：上从王，王，便是「玉」字；廿，古「拱」字。兩手持玉而玩，便是「弄」字的意義。

戒

說文：『戒，警也。从廿持戈，以戒不虞。』

字義：上从戈，戈，是一種兵器；下从古「拱」字。兩手持戈，所以備不虞，便有「警戒」之意。

兵

說文：『兵，械也。从廿持斤，并力之貌。』

械，是兵器。字義，從兩手執斤，却有使用兵器之意。器械曰兵，所以使用兵器的，亦曰兵。

共

說文：『共，同也。从廿廿。』

廿，是二十相并的意思。二十人都是竦手而動，便成爲「共」，所以字義从廿廿。

孚 說文：『孚，卵孚也。从瓜子。一曰，信也。』

凡物之卵化的，稱爲孚。字義，从瓜子，這是說用爪反覆牠的卵子。鳥的孚子，常用爪反覆其卵；所以要反覆，恐怕煦嫗牠不能平均的緣故。一說「信也」。那又因爲雞卵的必爲雞，鴨卵的必爲鴨，好比人言之信，也如是的。

這是孚的引申義。

𠂔 說文：『𠂔，拭也。从又持巾，在尸下。』

𠂔，和「刷」字通用，字義，从又持巾在尸下。尸，作「屋」字解；一說，尸，是指人的。玉藻：『浴用二巾。』注：『刷去垢也。』這是生人用刷巾的事。士喪禮：『浴用巾。』注：『用拭之也。』這是死人用刷巾的事。本字說「在尸下」，那是據字形而講的。

取 說文：『取，捕取也。从又耳。周禮：『獲者取左耳。』司馬法曰：『載

獻職。』職者，耳也。』

「捕取」，是說執捕有鼻的人。許氏引周禮、司馬法，兩書，用來解釋這會意字。的引申牠的意義，作凡「取與」之稱。又，「克敵不用師徒」，也稱爲取。

彗

說文：「彗，掃竹也。从又持𠄎。或从竹，作箒。」

彗，音「祥歲切」，讀若粹。字義：上从𠄎，𠄎，古丰字。彗的制作，是縛許多細竹做成的。下从又，又是手，用手持𠄎，𠄎，像生並立之貌，取其有排比之意。現在假借牠作「彗星」之「彗」。

史

說文：「史，記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

君上有什麼舉動，史官必書；良史書法，不事隱避；所以字義取「從手持中」。

敗

說文：「敗，毀也。从支貝。敗、賊，皆从貝，會意。」

字義：左面从貝，貝，是一種器物；右面从支（音撲），是小擊的意思。用

物擊貝，便破敗了。

𠂔

說文：「𠂔，平田也。从支田。周書曰：「𠂔爾田。」」

𠂔，讀若田。假借牠作「佃」，又借牠作「甸」。字義，从支田，取「用支治田」的意義。

牧

說文：「牧，養牛人也。从支牛。詩曰：「牧人乃夢。」」

牧字的專指「養牛」而言，因牠字形从「牛」。左傳：「馬有圉，牛有牧。」

「這是牧作養牛人解的證據。然而周禮地官：「牧人掌牧，」那又普六畜而言的。引申牠的意義，又作「牧民」之「牧」解的。字義，从支牛，這是表明牧牛之法，用支擊牛纜成的。」

𠂔

說文：「𠂔，卜以問疑也。从口卜。讀與稽同。書云：「𠂔疑。」」

𠂔，音稽。俗字，寫作「𠂔」，又借用作稽。字義，从口卜，是說用口以問卜的意思。這個字，和「占」同體。占从卜口，那是說先得其兆，然後問來

占的人，所爲的是什麼事？

占占

說文：「占，視兆問也。从卜口。」

「視兆問也」，這是說卜者先得其兆，然後問來占者所爲何事？所以字義上从卜口，以明卜者先口問的意思。廣雅：「占，諭也。言諭問也。」

用用

說文：「用，可施行也。从卜中。」

字義，从卜中。是取卜之而中，那便可以用了。故用「卜中」來會意。

覓覓

說文：「覓，營求也。从曼人在穴上。商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覓

求，得之傅巖。」巖，穴也。」

覓，讀若絢。「營求」，是說圍巾起來求取的意思。「从曼（許劣切）」，

人在穴上，是說「舉目使人」的人，親到巖穴之意。商書所引這幾句，是用來解釋「从穴」的意義。又「營求東西，乃竟圍匝起來以求牠，那便遠近無遺了；所以又引申牠作「遠」解。

窅。說文：「窅，深目也。从穴中目。」

窅，音「烏皎切」，讀若杳。字義，从穴中目。目在穴的當中，其深可知，所以說「深目」。

看

說文：「看，睇也。从手下目。」

字義，从手下目。牠的意思，是說人欲看時，都有「用手障目」的情狀。

𦉳

說文：「𦉳，揜目也。从叉目。」

𦉳，音「烏括切」，讀若挖。通俗用的，有借作「抉」，也有借作「挖」。

字義，从叉目，叉，是「爪取」的意思；用叉爪目，便是𦉳目了。吳語，吳

世家：「子胥以手抉目。」「抉」，就是「取」。

鼻

說文：「鼻，所以引氣自界也。从自畀。」

鼻的用處，重在呼吸。呼吸的時候，引氣無窮，而都出之於自己，所以「从自畀」。

雙

說文：「雙，鳥一枚也。从又持隹。持一隹曰隻，二隹曰雙。」

「从又持隹」，這是說人手中僅持一鳥的意思，因用爲「單隻」的「隻」。

雀

說文：「雀，依人小鳥也。从小隹。讀若爵。」

雀，便是現在俗稱爲麻雀。麻雀，是鳥中最小的一種，所以从小隹來會意。

雀，和爵通。

翟

說文：「翟，覆鳥令不飛走也。从网隹。讀若到。」

翟，讀若到。其實便是「籠罩」之「罩」。不過翟，並非是一種网罟的東西；凡有家禽，以及生獲的禽，恐怕牠飛走，暫時用牠翟上一翟的。現在「罩」字行，「翟」字便廢了。

奪

說文：「奪，手持隹，失之也。从又奞。」

「奪」，是「脫失」的「脫」的正字。「攬奪」的「奪」的正字。「脫」在「肉」字部中，是作「消肉耀」解的。字義：上从奞，奞，讀若

雖，是「鳥張毛羽自奮奮」之意。下从又，又，是手。人手持隹，而奮稍縱即逝，便是「脫」的意思。引申牠，作凡「失去」之稱。現在習俗所用的字，都用「脫」來代「奪」，而用「奪」作「爭敵」字解的。

奮奮

說文：「奮，翬也。从奮在田上。詩曰：『不能奮飛。』」

翬，是大飛的意思。字義，从奮在田上，田，是說在荒野之間；鳥在田中，張毛羽自奮奮，便有「奮興」的意思包含在內。詩曰：『不能奮飛，』見詩經邶風文。

乖兪

說文：「乖，戾也。从卩而兆，兆，古文別。」

乖，音「古懷切」，讀若關。戾，是曲的意思。曲，便不能直伸，所以成乖離之象。字義：上半从卩，卩，是羊角，像分歧的形狀；下半从兆，兆，是古文別，有分背的意義。既取「分歧」的形象，又取「分背」的意義，便成「乖」字了。

美羔

說文：「美，甘也。从羊大。羊在六畜，主給膳也。美與善同意。」

甘，是五味中之一，而五味之美的，都稱爲甘。字義：从羊大，羊大則肥，味便美了。引申牠的意義，凡好的東西，都稱爲美。

羌羴

說文：「羌，西戎牧羊人也。从羊儿。與南方蠻閩从虫，北方狄从犬，東

方貉从豸，同意。」

羌，本是西方卑賤的人，以牧羊爲主的。所以从字義，从羊儿，儿，古人字，這是說牧羊的人。

羴羴

說文：「羴，羊相廁也。从彘在尸下。尸，屋也。一曰，相出前也。」

羴，音「初限切」，讀若鏟。字義：从三羊在尸下，便有雜廁的意思。「一曰，相出前也」。是說羊的習性，每喜突出居前的。

𦍋𦍋

說文：「𦍋，佳欲逸走，以又持之，𦍋𦍋也。一曰，視遽貌。」

𦍋，音「九縛切」，讀若攬。字義：从手持欲逸走的佳，而佳成𦍋𦍋的形狀。

雙

說文：「雙，隹二枚也。从又持二隹。」

這個字的意義，和「隻」字相彷彿。不過「隻」从又持一隹，「雙」从又持二隹，這是牠的不同之處。

集

說文：「集，羣鳥在木上也。从彙木。」

字義，从羣鳥在木上，便是集的意思。引申牠作凡「聚集」之稱。

鳴

說文：「鳴，鳥聲也。从鳥口。」

鳴，是鳥的聲音，所以从鳥口以會其意。引申牠的意義，作凡「鳴」之稱，如鳴鼓等是。

糞

說文：「糞，棄除也。从艹推芚，棄采也。」

字義：上从采，似米而非米，應是「齒」字。——齒，音矢，人的排洩物。

——下半，从以艹推芚。艹，是古「拱」字；芚，音卑，用以推棄穢物的箕屬。今合其義，用兩手持了推棄穢的東西，以除采，那便是「糞除」的意義。

。糞本是「動」字，古書中很多有用作「靜」字的。例如孟子：「百畝之糞；」老子：「卻走馬以糞；」都是。今人亦多作靜字用。

惠惠

說文：「惠，仁也。从心叀。」

仁，是仁愛親厚的意思。字義：从心叀，是取爲惠的人，必定很專心謹慎的。叀，有「專小而謹」之意。經傳上有時假借牠作「慧」字解的。

敖敖

說文：「敖，出游也。从出放。」

敖，便是「遨遊」之「遨」的本字，現在作「遨遊」解的，都寫作「遨」。字義，从出放。出，是外出；放，有放浪的意思；出外而有放浪之意，便是「敖」字的意義了。經傳假借作「倨傲」解。

骨骨

說文：「骨，肉之覈也。从冎有肉。」

「肉之覈也」，覈，一作核，這是說骨在肉中而堅實，像核在果中一樣。廣雅：「覈，骨也。」是骨字解釋的反證。字義，从冎有肉，意思是說去肉爲

骨，在肉中的爲骨。

初

說文：「初，始也。从刀衣，裁衣之始也。」

字義，从刀衣，這是表明裁縫的開始，先用刀裁衣的意思。引申牠，作凡「始」之稱。

刪

說文：「刪，剗也。从刀册。册，書也。」

字義，从刀册，是說削定書册的文字。後漢孔奮傳：「刪史記；」司馬相如傳：「刪取其要；」都是指刪定書中之義而說的。凡物之草創不定而改削牠，稱爲刪；因之凡刊落東西而不用牠，也都稱爲刪。

罰

說文：「罰，鼻之小者。从刀罫。未以刀有所賊，但持刀罵罫則應罰。」

罰，是犯法的小者；刑，是罰鼻的重者。字義，从刀罫；這是表明人民如果持刀而罵罫他人，便侵犯了人的名譽，那是應當罰的。

取

說文：「取，斷耳也。从刀耳。」

聊，音「仍吏切」，讀若餌。這是古代的一種肉刑。字義，从刀耳，是說斷去人的兩耳。

劓

說文：「劓，刑鼻也。从刀鼻。」

劓，音「魚器切」，讀若義。這也是古代的一種肉刑。字義，从刀鼻，是說割去人的鼻子。

耒

說文：「耒，手耕曲木也。从木推丰。古者，垂作耒耜以振民也。」

這是「耒耜」的耒，音「盧對切」，讀若來。按考工記：「車人為耒，庇，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自其庇，緣其外，以至於首，以弦其內，六尺有六寸，」這是耒的制度。又按耒的用處，推其本以發掘泥土的。不過上古開荒，不重發土，而重推丰，所以「从木推丰」。

解

說文：「解，判也。从刀判牛角。一曰，解廌，獸也。」

字義：从刀判牛角，這是用利刀來分判牛角，便有解的意思。一曰解廌，是

解的別義。

典

說文：『典，五帝之書也。从册在丌上，尊閣之也。』

典是古代帝王的書籍。左傳：『三墳，五典，』都是說古書。這種書，現在雖不可見，我們却認牠爲古代的典籍。字義，从册在丌。册，是指書籍；丌，音基，是一種可以閣置書籍的東西。書籍而把牠尊閣起來，這部書的名貴可知，那便是「典書」了。

𦉳

說文：『𦉳，美也。从舌甘，舌知甘者。』

𦉳，現在俗字寫作「甜」。是五味的一種。字義，从舌甘，這是說舌能知甘的。

𦉳

能文：『𦉳，飽也；足也。从甘𦉳。』

𦉳，便是古「饜」字。字義，从甘𦉳。甘，是味的美者；𦉳，是犬肉，——犬肉，是肉類的美者。既从甘，又从美的犬肉，那便食之飽足了。食既飽足

，人對牠便有厭倦之意。因此引申牠作「厭倦」、「厭憎」解。厭和厭，是古今字；厭和厭，是正俗字。

甚

說文：「甚，尤安樂也。从甘匹。匹，耦也。」

「尤安樂」，是說十分安樂的意思。人情上以為十分安樂的，必定是牠的所愛。因此引申牠的意義，凡是殊尤的東西，都稱為甚。从甘匹，是說甘美少有比耦的。

椹

說文：「椹，木豆謂之椹。从木豆。」

豆，是豆器的總名，用木做的豆器叫做椹。爾雅釋器：「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瓦豆謂之登。」這大概是上古時候，沒有知道範金和土的方法，所以先有木豆。等到有竹豆、瓦豆，便於木豆字加木為椹，以為區別。字義，从木豆，是說用木所做的豆。

虐

說文：「虐，殘也。从虍爪人，虎足反爪人也。」

虐，是殘忍的意思，所以說「殘也」。字義：从虍爪人。爪，是作「覆手」解的。虎而反牠的爪，向人攫取，這便是虐。因此用作凡「殘虐」的稱，如「虐政」、「虐民」等，都是。

彪

說文：「彪，虎文也。从虎彡。彡，象其文也。」

字義，从虎彡。彡，音衫，是一種毛飾畫文。虎身上的文象牠，所以从彡以取象。

盥

說文：「盥，仁也。从皿以食囚也。」

盥，音「烏渾切」，讀若溫。也便是「溫暖」、「溫和」之「溫」的正字。字義，从皿以食囚。囚，是犯人，現在用皿盛食來給他，却有「仁厚」之意，所以說「仁也」。現在「溫」字行，「盥」便廢了。

青

說文：「青，東方色也。木生火，从生丹。丹青之信，言必然。」

青，是五色的一種，古人以為屬東方之色。東方於「五行」中屬木，木能生

火，火紅色，像丹一樣，所以字義，从生丹。俗語說：『信若丹青。』這是因爲丹青二物，相生之理，有必然的。

飩

說文：『飩，糧也。从人食。』

飩，便是古「飼」字。字義。从人食，這是說以食供設，給與人的，那就「飩」字的意義了。

飧

說文：『飧，舖也。从夕食。』

飧，音「思魂切」，讀若孫。字義，从夕食，表明牠在旁晚時所食，便是現在通俗所謂「晚餐」。周禮宰夫注：『飧，夕食也。』詩經、小雅魏風傳，都說：『熟食曰飧。』這是引申之義。

合

說文：『合，△口也。从△口。』

字義：从△口。△，音集，是作「三合」解的。三口集合相同，便有「合」義。引申作凡「會合」之稱。

糴

說文：「糴，市穀也。从入糴。」

糴，音「徒歷切」，讀若翟。字義，从入糴。糴，是米穀，現在把牠買進來，便有「糴」意。

羴

說文：「羴，孰也。从羴羊。一曰，羴也。」

羴，音「常倫切」，讀若醕，也便是「純熟」之「純」的本字。字義，从羴羊。羴，是有「象進孰物形」之意；羊亦孰物；因此作「純熟」解。現在「純」字行，「羴」字便廢了。

啍

說文：「啍，嗇也。从口啍。啍，受也。」

啍，是「鄙吝」之「鄙」的正字。字義，从口啍。口，猶之說聚集的意思；啍，是用以受穀的東西。啍聚而受牠，便有「吝嗇」之意。凡「鄙吝」字，應當從這個字，現在鄙行而啍廢了。

嗇

說文：「嗇，愛嗇也。從來啍。來者啍而藏之，故田夫謂之嗇夫。」

字義，從來面。這是說凡有來者，都面而藏之，便有「蓄」意。吝蓄的人，喜歡多入而少出，好比田夫的專喜蓋藏一樣，所以田夫亦稱他爲蓄夫。

凌

說文：「凌，越也。从夂，𠂔。𠂔，高也。一曰，凌，倅。」

凌，音「力膺切」，讀若陵。也便是「陵躡」之「陵」的正字。經書寫作「陵」，現在習用多作「凌」。字義：从夂，𠂔。夂，音綏，作「行遲曳夂夂」解的；𠂔，音陸，作「高」解的。緩步登高，所以凌字有「踰越」的意義；又因他行遲，所以一作「陵遲」解。引申作「犯」，作「侮」，作「侵」之用。按「凌越」「凌倅」，其詞一順一逆。由下而上，叫做「凌越」；由上而下來，叫做「凌倅」。

鬻

說文：「鬻，周人謂兄曰鬻。从弟，冫。」

鬻，是「昆弟」之「昆」的正字。字義，从弟，冫。冫，音沓，作「目相及也」解的。弟和兄相及，這是表明從兄的意思。爾雅改「鬻」作鬻，這是譌字。

。現在「昆」字通用後，「罌」字便廢了。

乘

說文：「乘，覆也。从入桀。桀，黠也。軍法曰乘。」

凡物之加於其上的，稱爲乘，例如「乘車」、「乘馬」都是。字義，从入从桀。桀，作「黠」解；黠，又作「聰慧伶俐」解。人之慧黠的必強，「入桀」兩字合起來，便是說「籠罩桀黠」的意思。漢志：「入桀曰乘，」入桀，却是以弱勝強。書序：「周人乘黎；」左傳：「車馳卒奔，乘晉軍；」都是

采

說文：「采，捋取也。从爪木。」

這是「文采」之「采」的本字。現在俗體字，凡「手採」作「採」，「文彩」作「彩」，都是不對的。字義，从爪木。這是表明木已成文，人便可以取用的意思。爾雅釋詁：「采，事也。」是假借義。

休

說文：「休，息止也。从人依木。」

休，亦寫作「麻」。字義，从人依木。人逢勞瘁的時候，偶然依着樹木，這便有休息的意思。

桑

說文：『桑，蠶所食葉木。从叕木。』

字義，从叕木。叕，音若，是一種樹，葉和桑一樣，而樹却大極了。不从木而从叕，所以示其尊貴。

皦

說文：『皦，草木白華也。从皦白。』

皦，音「筠輒切」，讀若鱸。草木的白華，所以字義从華白。

刺

說文：『刺，戾也。从束刀。束刀者，刺之也。』

刺，音「郎達切」，讀若辣。字義，从束刀。這是說，既經把東西束縛起來，那便應當藏置或拋棄；現在又用刀來毀牠，便成「乖刺」了。凡說「乖刺」，「刺謬」的應如此。

因

說文：『因，就也。从口大。』

字義，从口大。口，音圍，回繞的意思。凡物之能大的，衆皆圍就牠。孟子說：「爲高必因丘陵，爲大必就基趾。」从口大，是說就牠的區域而擴充的。

貨

說文：「貨，貝聲也。从小貝。」

貨，音「穌果切」，讀若瑣。現在俗體「瑣屑」的「瑣」，應當從這個字。字義，从小貝。這是說聚集許多小貝在一起，那聲音便多了。因此引申牠，作凡「細碎」之稱。

負

說文：「負，恃也。从人守貝，有所恃也。一曰，受貸不償。」

負，音「房九切」。字義从人守貝。人能守牠的貝物，那便有所恃而無恐了。所以能以背任物的都稱負。引申牠的意義，凡「背德忘恩」的亦稱爲負。

贄

說文：「贄，以物質錢也。从敖貝。敖貝，猶放貝，當復取之。」

字義，从敖貝。敖，是作「放」解的；貝，是一種幣貨。貝放在外，應當把

牠重新取回來。大概像現在的當東西一樣。引申牠作「系綴」之稱，「屬著」之稱。又作「辭煩」一解。

買賈

說文：「買，市也。从网貝。孟子曰：『登壘斷而网市利。』」

「買，市也」。市，是買物的地方，因之買物亦叫做市。字義，从网貝。网，便是網，有「網羅一切」的意思。貝，是指貨物。網羅貨物，原是用來作買賣的，所以「買」字从「网貝」。

郵

說文：「郵，竟上行書舍。从邑垂。垂，邊也。」

字義，从邑垂。這是表明凡國邑邊境之地，應當置一個「行書舍」。「行書舍」，便是後世的「驛站」。又爾雅釋言：「郵，過也。」所以「經過」稱爲郵。引申牠，「過失」亦稱爲郵。

昏

說文：「昏，日冥也。从日，从氏省。氏者，下也。一曰，民聲。」

字義，从日，从氏省。氏，便是古「低」字。日影漸漸地低了，那就成「昏

」。昏，有時亦寫作「昏」。从日，民聲，變爲形聲字。引申牠的意義，作「爲人蒙昧」之稱。

𣎵

說文：「𣎵，衆微秒也。从日中視絲。古文以爲顯字。」

𣎵，古「顯」字。字義，从日中視絲，這是表示牠能明察及乎微秒之物。便有顯的意義。

暴

說文：「暴，晞也。从日出𠂔米。」

暴，古「曝」字。字義，从日出𠂔米。𠂔，古「拱」字，作「竦手」解的。日出的時候，竦手舉米來曬牠，這便有「暴」的意思。考工記：「晝暴諸日；」孟子：「一日暴之；」都是。引申作「表暴」、「暴露」解的。

朏

說文：「朏，月未盛之明。从月出。周書曰：「丙午，朏。」」

朏，音「芳尾切」，讀若斐。字義，从月出。這是說月初出的時候，其光還沒有盛明的意思。

外外

說文：「外，遠也。从卜夕。卜尙平旦，今夕卜，於事外矣。」

外，是說事之出於例外的。字義，从卜夕。因爲卜常在平旦的時候，現在不卜於平旦，而卜於夕上，便出於事外了。曲禮：「旬之外」；霍光傳：「盡外我家」；都是「外」的正意。

貫貫

說文：「貫，錢貝之貫。从卣貝。」

字義，从卣貝。卣，音冠，作「穿物持之」解的。古代貨幣，多有孔可貫穿，所以从卣貝以取意。漢書：「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這是說貫錢的貫。引申牠的意義，作「貫穿」、「貫通」之義解的。有時還假借牠作「習慣」之「慣」解。

采采

說文：「采，禾成秀也。人所以收，从爪禾。」

采，「徐醉切」，音穗。也便是「穗」的古字。字義，从爪禾。是說禾已成秀，可以爪取了。

𠂔 說文：「𠂔，扌白也。从爪白。詩曰：「或春或𠂔。」」

𠂔，音「以沼切」。字義，从爪白。這是說既在白中舂了，然後於白中搨出的意思。現在的人，凡用作「酌彼注此」的，都稱做𠂔，那便是引申之義。

兇 說文：「兇，擾恐也。从人在凶下。春秋傳曰：「曹人兇懼。」」

字義，从人在凶下，便含有恐懼的意思。按春秋傳：「曹人兇懼」下，杜注：「兇，恐懼聲。」許氏解釋這個字，說「恐擾也，」擾，是表牠的形狀；恐，是表牠的意態；再加上一個凶字的聲音，那便「兇」字的聲音情態，格外完備了。

安 說文：「安，靜也；止也。从女在宀下。」

字義，从女在宀下。宀，音縣，作「交覆深屋」解的。女子身居交覆深屋之下，便成「安」意。

宀 說文：「宀，敝也。从人在宀下，無田事也。周書曰：「宮中之宀食。」」

宀，音「而隴切」，讀戎上聲。字義，从人在宀下。這是說人在宀下，閑散無事的意思。

宗

說文：『宗，尊祖廟也。从宀示。』

天神地祇，供奉牠，設壇而不用屋的。祖宗，那便是屋中的祇。所以字義从宀示，表明牠在屋中供奉的神祇，也含有尊崇祖宗的意思。

寤

說文：『寤，臥驚也。一曰，小兒號寤寤。一曰，河內相評也。从寤省，

从言。』

寤，音「火滑切」，讀若豁。現在江蘇人的俗語，稱睡一覺，曰一寤，這是正字。不過通俗多寫作「聰」，聰是譌字。字義，从寤省，从言。夢醒而能言，便有「臥驚」的意義在內。「小兒號寤寤」，和「河內相評也」，這兩個解釋，是寤的別義。

兩

說文：『兩，二十四銖，爲一兩，从一兩平分。』

兩，是一種「權」的名稱。漢律歷志：「一禽重十二銖，兩之爲兩。」字義，从一兩。兩，是平分的意思。自其中平分之，牠的形狀，相當相對。又一兩平分，各爲一禽，牠的數量，亦相當相對。因此引申牠的意義，凡是相對的東西，也都稱牠爲兩。

罷

說文：「罷，遣有罪也。从网能。言有賢能而入网，卽貫遣之。周禮曰：『議能之辟。』」

許氏解釋此字，說：「遣有罪也，」遣，有「縱舍」的意思。有罪而能縱舍他，那必定是賢能之人，才有此，所以字義，从网能。這是說有賢能之人，不幸入法網，理當寬恕而縱放他。周禮：「議能之辟，」注：「若今之廉吏，有罪先請也。」這個字，又可以讀作疲，便可「疲乏」的解釋，如周禮「罷民」是。引申牠的意義，作「止」，作「休」解的。

𦉳

說文：「𦉳，罵也。从网言。网鼻人。」

字義，从网言，是說人網羅其罪以言，便有「罾」的意義。罾和罵，是古今語不同。按，罾字見詩書，是周朝的語辭；罵字見史記，是漢朝的語辭。

帚

說文：『帚，所以糞也。从又持巾，掃尸內。古者少康初作箕帚洒。

——少康，杜康也。葬長垣。』

字義，从又持巾，掃尸內。尸，音坳，作「分界」解的。凡是掃除東西，以界內清潔爲最要；所以持巾的緣故，因爲掃的事情，是創始於拂拭的。爲了巾可以拭物，於是又想出用黍稷做帚來掃地。

仰

說文：『仰，舉也。从人卬。』

這個字，和「卬」音同義近，古時候「卬」「仰」兩字多互用的。从人卬，表明人卬首之意。

佩

說文：『佩，大帶佩也。从人凡巾。佩必有巾，巾謂之飾。』

「大帶佩也」，這是說，凡佩必定系於大帶上的。佩必定有巾的，所以从巾

。从人，這是表明佩的東西，是人所利用的。从凡，却是說大眾的人，沒有不佩的。

位𠂔

說文：「位，列中廷之左右，謂之位。从人立。」

位，是說羣臣的列位。從前的時候：「朝士，掌外朝之位；司士，掌治朝之位；太僕，正治朝燕朝之位，」宮中是沒有位的。字義，从人立。這是因為古時朝會，君亦不坐的。

付𠂔

說文：「付，予也。从寸，持物以予人。」

予，是「推予」的意思。字義，从寸持物以予人。寸，是作「手」解的。付，却有用手與物之意。

伍𠂔

說文：「伍，相參伍也。从人五。」

字義，从人五。五，有「交午」之意。凡是說參伍的，都是指錯綜交互而講的。

什什 說文：「什，相什保也。从人十。」

字義，从人十。按古代的制度：「五人爲伍，十人爲聯，使之相保相受。」保，便是「任」的意思。「什保」，是說什人互相保任。雅頌中的詩，常以「十篇」爲「一什」；後人又說「什物」；都是引申義。

佰佰

說文：「佰，相什佰也。从人百。」

字義，从人百。按古代的制度：「十人之長爲什，百人之長爲佰。」佰，是百夫之長。食貨志：「無農夫之苦，有仟佰之得。」注：「仟，千錢也；佰，百錢也。」這是佰的引申義。

侵隱

說文：「侵，漸進也。从人又持帚，若掃之進。又，手也。」

字義，从人又持帚。人持帚掃地的時候，必須漸漸而進，所以侵字作「漸進」解的。史記武帝紀：「侵尋於泰山，」侵，亦作「漸進」之意。引申他，又作「漸逼」解，左傳：「無鐘鼓曰侵，」是其證。又「五穀不升」，稱爲

「大侵」，是侵的義別。

伐旅

說文：『伐，擊也。从人持戈。一曰，敗也。』

伐，有攻擊人的意思，所以說「擊也」。字義，从人持戈。戈，是一種兵器，人手中持了兵器，便有伐人之意了。引申牠的意義，作「征伐」的解釋，伐人，乃是有功的事，所以自稱他的功，也叫做伐。又斬樹木，壞宮室，亦稱伐；凡師有鐘鼓亦稱伐；這都是別義。

咎斲

說文：『咎，災也。从人各。人各者，相違也。』

字義，从人各。這是說人各相違，便多過失，因此成「咎」了。釋詁，和小

雅傳，引申作「過」解。

弔弔

說文：『弔，問終也。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从人持弓，會毆禽。』

凡喪事，弔生人曰唁，弔死者曰弔。字義，从人持弓。這因為古時候人民樸質，人死了以後，便用白茅裹尸，投在野外；孝子不忍見他的父母為禽獸所

食，因此就作彈來守他；同時弔問的人，也持了弓來會，幫助孝子去彈射。所以字義，从人持弓以會意。

臥

說文：『臥，伏也。从人臣，取其伏也。』

臥和寢，牠的狀態不同。寢，是睡在牀上的；論語上所說的：『寢不尸，』便是。臥，是臥於几上的，孟子上所說的：『隱几而臥，』便是。因為臥是臥於几，便成伏的樣子，和寢的樣子完全不同的。字義，从人臣。臣字本有「屈服」之意，於是取來作「伏」的形狀用。

製

說文：『製，裁也。从制衣。』

「製，裁也」，裁，便是裁製衣服意思。字義，从制衣。是說制作衣服之意。一說，从衣，制聲。

老

說文：『老，考也。七十曰老。从人毛匕，言須髮變白也。』

字義，从人毛匕。匕，音「呼跨切」，作「變」解的。人毛匕，這是說人毛

白，便成老了。

孝 說文：『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

字義，从老省，从子。這是說老年的人，兒子應承當侍他，便成孝道了。

居居

說文：『居，蹲也。从尸古，居从古。』

字義，从尸古。尸，是作「人」解的。上古的時候，沒有制禮，人民每喜踞，所以說，「蹲也」。按居，是「蹲踞」之「踞」的古字。「居處」的「居」古作「尻」。「居从古」，這是說居的方法，應當以古爲法的。現在通俗習用，「踞」字行，而「居」的本義廢，便以「居」爲「尻處」字了。

尻尻

說文：『尻，髀也。从尸下丌居几。』

尻，音「徒魂切」，讀若臀，也便是「臀」的古字。字義，从尸下丌居几。丌，是作「下基」解的；几，是可以作坐止之用的器物。會合牠的意義，是說人的下部，可以安坐几上的，便是尻。

屋屋

說文：「屋，居也。从尸。尸，所主也。一曰，尸，象屋形。从至。至，

所止也。屋，室，皆从至。」

字義，从尸至，是說人之所至的。按凡用「尸」字的，都可以作「主」的解釋。从尸，因人爲屋主的緣故。一說，「象屋形」。這指字形，上像屋頂的覆蓋，旁邊像屋的壁。从至，是表明屋是人所至止的地方。引申，凡物之覆於其上的，都稱屋；所以天子的車，有黃屋。

須須

說文：「須，面毛也。从頁彡。」

須，便是「鬚眉」之「鬚」的正字。是人頤下的毛。字義，从頁彡。頁，指人的首；彡，是說毛飾之文。因爲人的須和髭，每成三縷的形狀，所以取彡形來像牠。現在通俗習用，借爲「需」解。

縣縣

說文：「縣，繫也。从系持縣。」

縣，原是「懸挂」之「懸」的正字。字義，从系持縣。系，是作「繫」解的

。縣，是說倒挂的頭。用繫倒挂人頭。便有「縣」意。引申牠，作凡「所系」的解釋。釋名：『縣，縣也。縣係於郡也。』自從通俗用「縣」作「州縣」字解，於是別製「懸」字來代「縣」。縣，現在分平去二音，古時不分。

令

說文：『令，發號也。从人卩。』

字義，从人卩。人，便是「集合」的意思；卩，是指符節。集許多人在一起，而以節來制牠，那就有「令」的意義。引申牠作「律令」、「時令」解；又可以引申牠作「善」的解釋。

勑

說文：『勑，在手曰勑。从勑米。』

字義，从勑米。這是因爲米這樣東西最散，所以用手把牠兜起來。現在寫作「掬」。

勻

說文：『勻，少也。从勑二。』

字義，从勑二。二，已是小得很，現在再把牠勻起來，那便格外少了。廣韻

，作「徧」、「齊」解。

旬①

說文：「旬，徧也。十日，曰旬。从勺日。」

十日爲一旬，所以字義，从勺日。按「天干」推算的方法。日之數十，從甲到癸，恰巧成「一徧」。

勺②

說文：「勺，覆也。以勺覆。」

勺，音「薄皓切」，讀若抱。當是「抱子」「抱孫」之「抱」的正字。字義，从勺覆人，是抱人之意。

彪彪

說文：「彪，老物精也。从鬼彡。彡，鬼毛。」

彪，音「密祕切」，讀若魅；也便是「魅」的古字。字義，从鬼彡。彡，像鬼的毛。鬼身上多毛，所以說他是「老物精」。按春秋左氏傳注：「魅，怪物，人面獸身而四足，好惑人，山林異氣所生。」

岳

說文：「岳，山巖也。从山品。」

𡵓，音「五咸切」，讀若吟。字義，从山品。品，像巖穴的形狀，又从山以會其意。

仄仄

說文：「仄，側傾也。从人在厂下。」

仄，音「阻力切」，讀若側。字義，从人在厂下。厂，音岸，是作「山石之厓巖」解的。人在厓巖的下面，恐有意外的危險，須得側傾其身而走，方才妥當，所以仄作「側傾」解。假借作「昃」。

危厓

說文：「危，在高而懼也。从厃，人在厓上，厃自止之。」

字義，从厃，人在厓上，自厃止之。厃，音「魚毀切」，像人在厓上的形狀。人在厓上，恐他墜下所厃來止牠，這是表明危險之意。引伸牠，作凡「可懼」的解釋。假借牠又作「棟上」解。

金金

說文：「金，刑也。从厃正。」

金，是古「法」字。字義，从厃正。厃，作「集合」解。凡事而能合於正的

，便成「法則」了。

麀

說文：『麀，鹿之牝者。从鹿，牝省。』

麀，音「於虬切」，讀若攸。字義，从鹿，牝省。牝省，是指匕字，省牝的左邊。牝，作「動物之雌者」解的，所以麀字作「鹿之牝者」解。詩經小雅傳：『鹿牝曰麀。』引申牝作「凡牝」解。

塵

說文：『塵，鹿羣行，土飛揚也。从麤土。』

字義，从麤土。麤，是表示「羣鹿」的意思。鹿行走的時候很快，沙土也爲之飛揚。現在羣鹿行走，沙土飛揚，格外來得利害。因此引申牝，作凡「揚土」的解釋。

逸

說文：『逸，失也。从兔辵。兔諛善逃也。』

逸，是作「逃失」解釋的。字義，从兔辵。辵，音灼，作「行走」解。兔走最快，一下便不見了，因此作「逃失」解。又兔性最狡猾，有時假作不動，

乘間逃去，人很易爲牠所欺，所以說「謾訑善逃也」——。謾訑，都作「欺騙」解的。——這個字，「亡逸」是牠的本義。引申作「暇逸」解。

冤屈

說文：「冤，屈也。从宀兔。兔在宀下，不得走，益屈折也。」

字義，从「兔」。宀，音覓，作「以巾覆物」解的。兔本活潑喜走，現在給「覆」了，便有「冤屈」意。

虬

說文：「虬，犬之多毛者。从犬彡。詩曰：『無使虬也吠。』」

虬，音「莫江切」，讀若龐。字義，从犬彡。彡，是表明這種犬的毛很多。引申牠作「雜亂」之稱。

戾

說文：「戾，曲也。从犬出戶下。戾者，身曲戾也。」

字義，从犬出戶下。這是說犬的身體很靈便，當牠出入戶下的時候，必定屈曲牠的身體。又當戶合的時候，犬擠出去，亦必偏曲其身。所以「戾」作「曲」解的意義，便取於此。引申牠作「了戾」、「乖戾」、「很戾」解。又

引申牠爲「罪」，爲「至」，爲「止」，爲「待」解的。

票與

說文：『票，火飛也。从火，幽。』

字義，从火，幽。幽，音「七然切」，作「升高」解的。火飛的時候，也向上升高，所以「从火，幽」，以取其意。這個字，音義皆和「燹」字相同。現在習俗借牠「信券」解，本義便廢了。

灰炱

說文：『灰，死火餘燼也。从火，又。又，手也。火既滅，可以執持。』

字義，从火，又。火，原是不可用手去執持的；現在火可用手去執，那火却已變爲「灰」了。

尉

說文：『尉，从上，案下也。从廾，又持火，所以熨申繒也。』

字義，从廾，又持火。廾，是古「夷」字，作「平」解的。按「尉」，便是俗「熨」字。凡熨東西，必用火放在熨斗裏面，再用手持了斗，去熨平牠，所以「从廾，又持火」。現在引申牠，作「官名」解。漢志，百官公卿表，「太

尉」下注解，「自上安下，曰尉。」便取義於此。

灾

說文：「灾，天火曰灾。从火。」

灾，或寫作「裁」。字義，从火。這是表明牠火起於下，漸漸地燒到屋上去，便成「灾」了。

赤

說文：「赤，南方色也。从火。」

字義，从大火。五行的方位，火屬南方之行，所以赤爲南方之色。从大，這是說火光「大明」的意思。易經注：「朱，深於赤，赤色至明。」引申牠，凡洞然昭著的都稱赤，如「赤體」「赤地」是。

黑

說文：「黑，北方色也。火所熏之色也。从炎上出困。困，古窗字。」

五行的方位，黑屬北方之色。字義，从炎上出困。困，原是古「窗」字；此音聰，應當作煙困——困，現在俗體字寫成「囪」。——作竈突解。炎从煙，困中出，便成爲「黑」色了。

熒熒

說文：『熒，屋下燈燭之光。从焱口。』

燈，是用「膏」助燃燒的；燭，是用麻蒸發燃燒的；這兩種火光，都成熒熒的樣子，放在屋的底下，所以這個字从「口」，「口」像屋覆蓋的形狀。焱，音「以冉切」是作「火華」解的。

燦燦

說文：『燦，盛貌。从焱在木上。讀若莘。一曰，役也。』

字義，从焱在木上。焱，是作「火華」解，火華在木上，牠的光很盛大，所以說「盛貌」。

吳吳

說文：『吳，姓也；亦郡也。一曰，吳，大言也。从矢口。』

字義，从矢口。矢，音側，作「傾頭」解的。「大言」，是不合正理，所以从矢口以會意。引申，作凡「大」之稱。

幸幸

說文：『幸，吉而免凶也。从竝，从天。天，死之事，故死謂之不幸。』

字義，从竝天。竝，便是「逆」的本字；天，是作「死」解的。竝天兩字，

連合起來的意義，便可以作「不死」解。人「死」，是「不幸」的事情，所以「不死」却是「幸」事了。

暴

說文：「暴，疾有所趨也。从日出本𠂔之。」

暴，是「疾暴」之「暴」的本字。字義，从日出本𠂔之。𠂔，便是古「拱」字，作「竦手」解的。「本𠂔之」，是趨而承牠的意思。當日出的時候，人便用手趨而承物出去，却有「疾暴」的意思在內。引申牠，作凡「迅疾」的解釋，如「暴病」、「暴卒」等都是。

皋

說文：「皋，气皋白之進也。从白本。禮：「祝曰皋，登譌曰奏，」故皋

奏皆从本。」

字義，从白本。白，是說音之長的，便見牠白气滄然而出。本，音滔，——並非「本」字，是作「進趨」解的。聲音進趨很長，所以見牠的白气呼出，因此从白本來會意。士喪禮：「皋某復，」是其證。

患患

說文：「患，憂也。从心上貫叩。叩，亦聲。」

字義，从心上貫叩。叩，音謹，作「驚呼」解。心中不適，上貫而驚呼，便是「患」的意思。一說，應當作从心上貫。不過心是不能上貫的，還是用叩來表意爲妥當。又按春秋繁露說：「心止於一中者，謂之忠；二中者，謂之患。」患的意義，是指憂慮人的中心不能專一而說的，所以「从二中」。古文作患。白心，就是俗所說「捧心」、「捧膽」。小篆省之，便爲「患」。

汙汙

說文：「汙，浮行水上也。从水子。」

汙，音「似由切」，讀若泗。也便是「泗泳」之「泗」的古字。字義，从水子。子，猶之說「小」的意思。物浮在水的上面，望過去像很小的樣子，所以「从水子」來取其意的。

砮砮

說文：「砮，履石渡水也。从水石。詩曰：『深則砮。』」

砮，音「力制切」。讀若厲。現在俗用，正寫作「厲」亦，通作「瀦」。字

義，从水石，是說水在石的上面，可以履之而渡的。詩曰：『深則砥，』砥，現在各本多作「厲」，這是借用的字。

休

說文：『休，沒也。从水人。』

休，音「奴歷切」，讀若溺。這是「陷溺」之「溺」的正字。溺，是作「弱水」之「弱」解的。字義，从水人。却是表明牠人在水中，便溺死了。自從「溺」字通用以後，「休」字就不大用了。

沙

說文：『沙，水散石也。从水少。』

字義，从水少。這是表明水少的時候，沙便見了。按石散碎的叫稱沙，所以許氏解釋這個字，說『水散石也。』引申牠，作凡「生澀」的解釋，如內則中：『烏沙鳴，』便是。

流

說文：『流，水行也。从水充。充，突忽也。澌，一作澌，从水。』

字義，从水充。充，音突，作「突忽」解的。所以「水充」，便是說水流有

所衝突的意思。因流字作「水流有所衝突」解，於是引申牠「流別」、「流派」之用。古文流，从𣶒。

涉𣶒

說文：「涉，徒行厲水也。从步水。𣶒，一作𣶒，从𣶒。」

字義，从步水。這是表明徒步可以渡水的意思。所謂「徒行」，那是別乎用船而說的。

𣶒

說文：「𣶒，水小流也。从田川。」

𣶒，音「姑汝切」，讀若畎。便是「畎畝」之「畎」的古字。字義，从田川，表明牠是田中的溝。

邕

說文：「邕，邑四方有水，自邕成池者。从川从邑。」

邕，音「於容切」，讀若擁。字義，从水从邑，意思是說邑城四方的水。按池沼等物，多由人工所造成，惟有邑城的四方，有水來，自己擁抱旋繞成池的，這便稱爲「邕」。

冰

說文：「冰，水堅也。从水夂。」

冰，音「魚陵切」，讀若凝。也便是「凝結」之「凝」的正字。現在多讀「筆陵切」，音兵，用作「冰凍」之「冰」解。字義，从水夂。夂，音兵，是作「凍」解的。水凍了起來，便成爲冰。然按之古人造字，「夂」，是「冰凍」的本字；「冰」，是「凝結」的本字；自從後世以冰代夂，於是另外造一凝字來代冰字。經典中所用的「凝」字，都由「冰」字改變而來的。

拜

說文：「拜，首至手也。从兩手併下。」

字義，从兩手併下。這是說人當相拜的時候，必兩手合併，俯身而下，才成拜的樣子。

婦

說文：「服也。从女持帚灑掃也。」

婦人的職務，大都是服役家事的，所以說「服也」。又婦女長於灑掃庭戶，所以字義，从「女持帚」以取意。曲禮：「納女於大夫，曰備灑掃。」這是

婦女服事灑掃之證。

嫋嫋

說文：「嫋，妍也。从女弱。」

嫋，音「奴烏切」，讀若鼻。字義，从女弱。因為婦女之身，柔弱而成嫋娜之態，故从「女弱」以取意。

亾

說文：「亡，逃也。从入。」

亾的本義，原來是作「逃」解的。現在的人，但說亾作「死」解，這是不對的。字義从入。亾，是古「隱」字。人而入於曲折隱蔽之處，便成「逃亾」的意義。引申牠，凡指「失去」的東西，也稱爲亡。有時亦假借牠作「有無」之「無」解的。

匄

說文：「匄，气也。亾人爲匄。」

匄，音「古代切」，讀若蓋。現在俗字，又寫作丐。許氏解釋此字，說「气也，」這是借「雲气」之气，作「气求」解，以明「匄」字的意義。現在「

省作「乞」。人有凶失，便行求乞，故字从「凶人」。

武

說文：「武，楚莊王曰：『夫武，定功戢兵，故止戈爲武。』」

按釋名：「武，舞也。征伐動行，如物鼓舞也。」許氏解釋這個字，用春秋傳中楚莊王語，來發明牠的意義。意思就是說，「定功而後戢兵，戢兵便是止戈」。又按古人所以取「止戈」爲「武」的道理，這大因概爲古時的用武，是以自己之干戈，而止人的暴亂爲本的。

孫

說文：「孫，子之子曰孫。从子从系。系，續也。」

字義，从子从系。系，音繫，是作「繼續」解的。孫是繼續子而生的，所以「从子从系」以取意。

素

說文：「素，白繒也。从系，取其澤也。」

字義，从系，取其澤也。澤，有「光澤」的意思，光澤便下派，所以「从系」以會意。「白繒」，是指繒的白而細者說的，因此引申牠作凡「白」

之稱。又引申爲「空」，如「素食」、「素王」是。

蠹

說文：「蠹，木中蟲。从虫在木中。」

蠹，音「當故切」，讀若妒。和「蠹」字同。字義，从虫在木中。虫，音昆，是蟲的總名。蠹在木中，這說食木的蟲。現在俗稱爲蛀蟲。左傳：「公聚朽蠹。」

蠱

說文：「蠱，腹中蟲也。春秋傳曰：「皿蟲爲蠱，晦淫之所生也。梟磔死

之鬼，亦爲蠱。从皿蟲。皿，物之用也。」

蠱，音「公戶切」，讀若古。字義，从皿蟲，這是說器受蟲害的爲蠱。梟磔死之鬼，爲蠱，這是別義。

埽

說文：「埽，埽也。从土帚。」

埽，現在俗字寫作「掃」，這是譌字。字義，从土帚，是說用帚埽土的意思。埽，音崩。俗作「畚」。

畜畜

說文：「畜，田畜也。淮南子曰：「元田爲畜。」」

許氏解釋這個字。作「田畜」解。田畜，是說農夫力田所得的蓄積，也是漢朝的一種習用語。淮南子說：「元田爲畜。」元字，應當作「玄」。玄，古「夷」字，音專，作「謹小」解的。這是表明謹小而繫之田中，恐牠放逸的意思。古時借牠作「好」解，如孟子：「畜君何尤。」俗用作「六畜」解。

男用

說文：「男，丈夫也。从田力，言男子用力於田也。」

按周制：「八寸爲尺，十尺爲丈；」所以人長一丈，便稱爲丈夫。男子體格，比較女子爲高大，因此舉以爲男子的稱呼。字義，从田力，是說男子力耕於田畝的意思。

劣蒞

說文：「劣，弱也。从力少。」

字義，从力少。這是說人的氣力短少，便成爲劣了。引申牠的意義，作凡「不良」之稱。

叶叶

說文：「叶，衆之同和也。从十口。」

叶，音「胡頰切」，讀若協。與協同。字義，从十口。十口所同，便有「協和」之意。

与与

說文：「与，賜予也。一勺爲与，此與予同意。」

字義，从一勺。勺，是作「酌」解的，以表明酌其「應當与」，或「不當与」的意思。這是「取與」之「與」的正字。「與」，是作「黨與」之「與」解的。現在通俗所用，以「與」代与，於是「與」行而「与」廢了。

凭凭

說文：「依几也。从任几。周書：「凭玉几。」讀若憑。」

凭，音「皮冰切」，讀若憑。經典上借用牠作「馮」，俗字又作「憑」。字義，从任几，是說任倚在几上。

尻尻

說文：「尻，處也。从尸得几而止。孝經曰：「仲尼尻。」尻，謂閒居如

此。」

屍，音居。這是「居處」之「居」的正字。字義，从尸几。尸，是指人而說的。「从尸得几而坐」，是說人遇勞倦的時候，得几而坐，可以休息的意思。現在用「蹲居」之「居」代「屍」，別製「踞」代「居」。

斷齏

說文：『斷，截也。从斤𠂔。𠂔，古絕字。』

字義，从斤𠂔。𠂔，是「斷絕」之「絕」的古字。用斤來絕牠，便是「斷」的意義。引申，作「決斷」解。

料

說文：『料，量也。从斗，米在其中。讀若遼。』

料，音遼。凡權衡東西，稱牠的「輕重」，叫做「量」；稱牠的「多少」，叫做「料」。字義，从米在斗中。米在斗中，並不是說滿斗都是米；所以用來視牠的深淺，而可意料這米的多少。因此引申牠的意義，凡所「量度豫備的東西」，都稱牠爲料。

軍

說文：『軍，圍圍也。四千人，爲軍。从車，从包省。車，兵車也。』

軍，就是現在所謂營壘。字義，从勺車。表明牠，包有兵和車同在其中的意思。許氏作「四千人」爲一軍，疑有差誤。按周禮，應當作「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才是。

陟

說文：『陟，登也。从步阜。』

字義，从步阜。阜，是大陸高地有層次可上的。从步阜，表明牠緣阜上去，有層次可尋的意思。這便有「升登」之意義在內。音「竹力切」，讀若側。

登

說文：『登，謹身有所承也。从己丞。』

登，音「居隱切」，讀若緊。字義，从己丞。丞，便是「承」字，有承奉的意思。這個字，是說謹飭自己，以奉承禮節的。禮記，借牠作「合登」之「登」解。「合登」之「登」，應當寫作「蓋」。

綴

說文：『綴，合箸也。从彣糸。』

綴，音「陟衛切」，讀若贅。和「彣」同意。字義，从彣糸。彣，有「綴聯

」之意。而綴聯必用絲，所以从糸。

辭

說文：「辭，不受也。从受辛。受辛，宜辭之也。」

辭，是「辭謝」之「辭」的正字。字義，从受辛。辛，是作「辛痛」解的。

蓋人受物而覺辛痛，還是不受爲妙，而「辭謝」之意便在此。經典上所用的

「辭謝」字，大都借「辭」來代「辭」。

辭

說文：「辭，說也。从爵辛。爵辛，猶理辜也。」

辭，是「言辭」之「辭」的正字。字義，从爵辛。爵辛，猶之說「治理辜罪

」的意思。人當治理辜罪的時候，必須用言辭來聲辯，這便是辭的造意了。

一說，辭，應當作「訟」解。

辱

說文：「辱，進也。从弄在尸下。一曰，呻吟也。」

辱，音「士連切」。許氏解釋此字，說：「進也。」進，便是現在的「窄」

字。字義，从弄在尸下。弄，音翦，是作「謹小」解的。人既謹小，而又局

促住在屋下，——尸，可以作「屋」解——便在「孱弱」之意。

以上都是「順遞爲意」的會意字。內中亦有兼聲的字，因牠以「義」爲重，所以說文不以牠从「聲」。

正例二 並峙爲意的

祝祿

說文：『祝，祭主贊詞者。从示，从人口。一曰，从兌省。易曰：「兌，爲口，爲巫。」』

祝，是宗廟社稷中祭主所用的贊詞。周禮春官大祝：『掌六祝之辭。』這是古代重視祝告的證據，和祝法的衆多了。字義，从示，从人口，是取「並峙爲意」的，和「順遞爲意」之取其兩義一貫而下者不同。以下本目中所例的字，都仿牠。示，是作「神祇」解的，从人口，是說由人口中所贊的辭。用人口中所贊的辭，以祠神，這便是「祝」的意義。

蓀

說文：『蓀，瓜也。在木曰果，在艸曰蓀。从艸，从瓜。』

藟，音「郎果切」，讀若裸。字義，从艸，从𠂔。𠂔，音庚，是作「本不勝末微弱」解的。所以凡是艸木所結的果子，如瓜瓞之下垂的，統稱之爲藟。

蒐

說文：『蒐，茅蒐茹藟，人血所生，可以染絳。从艸，从鬼。』

蒐，音「所鳩切」，讀若搜。是一種草名，因牠爲人血所生，所以「从艸从鬼」以會意。經傳多作「春獵」解。

芟

說文：『芟，刈艸也。从艸，从殳。』

芟，音「所銜切」。讀若刪。字義，从艸，从殳。殳，音殊，有「殺」的意思。所以「从艸从殳」，以明「斬除」之意。

若

說文：『若，擇菜也。从艸，从右。右，手也。一曰，杜若，香艸。』

若，牠的「正訓」，應當作「擇」；作「擇菜」解的，還是「引申」之義。字義，从艸，从右。右，是作「手」解，表示牠用手選擇艸菜的。現在假借作「如」、作「然」、作「乃」、作「汝」、又「兼及」等用法。

龠

說文：『龠，樂之竹管，三孔，以和衆聲也。从品，从侖。侖，理也。』

龠，音「以灼切」。讀若樂。這是一種三孔竹管的樂器。字義，从品，从侖。「侖」，是作「理」解的。這是說牠有倫理的意思。品，像三孔；又作「品弄」解，如「品簫」、「品笛」是。因此龠有「品樂得倫理」之意。

囂

說文：『囂，聲也。氣出頭上。从囂，从頁。頁，首也。』

囂，音「許嬌切」，讀若枵。字義，从囂，从頁。頁，是指人的頭。囂，音戔，又音叟，作「衆口」解，此處用來表示衆人口中所呼之氣。人聲出而氣隨之，所以「从囂頁」以會「囂」字的意思。

分

說文：『分，別也。从八，从刀。刀以分別物也。』

字義，从八，从刀。八，是作「別」解的。刀，可以分割東西。用刀來割別，便是分字的意義。

案

說文：『案，悉也；知案諦也。从宀，从采。』

案，是「詳審」之「審」的古字。字義，从宀，从采。宀，音縣，作「屋」解，取牠的意思，又作「覆物」解。采，是「辨」的古字。這是說包覆蓋的東西，而能辨別得出，便成「詳案」的意義。

悉

說文：『悉，詳盡也。从心，从采。』

字義，从心，从采。心，是人身的主宰，能判決一切。采，作「辨別」解。人心辨別事物，便能「詳悉」。

告

說文：『告，牛觸人，角箬橫木，所以告人也。从口，从牛。易曰：「僮牛之告。」』

字義，从口从牛。這是表明牛觸角，用以告人的意思。引申牠，作「語」、作「報」解。又廣韻：『告上曰告。』

名

說文：『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見，故以口自名。』

字義，从口从夕。這是取人和人晚上相見，黑暗不能辨別，因此自名其名的意思。按左傳：『命之曰同，』那是「父所命」的，曰名。又按祭統：『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周禮士喪禮：『故書作銘。』現在「銘」字，都作「名」，蓋死者的銘，濶三寸，書其名於末端，曰「某氏某的柩」這正是所謂「自名」。有時作器刻銘，也指稱揚其先祖之德的。

命

說文：『命，使也。从口从令。』

字義，从口从令。令，有「發號」的意思，本來是君王的事；但是非君，而用口使人的，也稱爲「令」。

后

說文：『后，開也。从戶从口。』

后，是「啓明」之「啓」的正字。字義，从戶从口。戶內開一洞口，便有「后明」之意。現在「啓字」用而「后」廢了。

咸

說文：『咸，皆也；悉也。从口从戌。戌，悉也。』

字義，从口从戊。戊，可以假借作「悉」解。人的口中，能詳悉一切，這便是表明「咸」字之意。

發

說文：『發，以足蹋夷艸。从艸，从父。春秋傳曰：「發夷蕞崇之。」』

發，音「普活切」，讀若潑。字義，从艸，从父。父，音撥，用爲「以足蹋平東西」解。父，是作「殺伐」解的。這是說用足踐蹋，以去艸芥，便成「發」的意義。左傳所用的發，現在作「芟」。

此

說文：『此，止也。从止，从匕。匕，相比次也。』

字義，从止从匕。這是說相比次的東西，從而止住牠，便成「此」字之意。這個字，於物事上，是指所止的地方；因此於文章中，是用作「所止」的詞。

正

說文：『正，是也。从一，从止。』

字義，从一，从止。這是表示人的處事，从一而止，無有兩端，便合乎「正

道」了。

辵

說文：「辵，乍行乍止也。从辵从止。讀若春秋公羊傳曰：「辵階而走。」

「」

辵，音「丑略切」，讀若綽。字義，从辵，从止。辵，音超，作「小步」解。人走的時候，用小步，而又時時停止，所以「辵」的意義，作「乍行乍止」解。春秋公羊傳曰：「辵階而走。」辵，現在都作「蹠」。

連

說文：「連，負車也。从辵，从車。」

「負車」，是說人挽車而走，車在後面，好像負物一樣。字義，从辵，从車，表明人緩步以挽車。人和車，兩相連屬而不斷絕；因此引申輶，作凡「連屬」字解釋。

道

說文：「道，所行道也。从辵，从首。一達，謂之道。」

字義，从辵，从首。辵，是指「行步」；首，是指「方向」，人若行路必先

明方向，這才不致於失道。引申牠作「道理」解，亦用爲「引道」之「道」。「引道」之「道」，現在又寫作「導」。

送

說文：『送，遣也。从辵，从倂省。』

字義，从辵，从倂省。倂，音因，現在寫作「媵」，是作「贈予」解。走而贈予於人，便有「送」意。

退

說文：『退，卻也。一曰，行遲也。从彳，从日，从攴。』

字義，从彳，从日，从攴。彳，音赤，是作「小步」解的；攴，音綏，是作「行遲曳攴攴」解的。人的走路，步伐很小，而又日日行遲攴攴然，那便不進而成「退」的情狀了。

齟齬

說文：『齟，毀齒也。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齟，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齟。

从齒，从七。』

齟，音「初董切」，讀若襯。「毀齒」，是說毀去故齒，而生新齒的意思。

字義，从齒，从匕。匕，音化，是作「變化」解的，齒而起變化，便有毀故更新的意義。

器器

說文：『器，皿也。象器之口。犬，所以守之。』

凡器有所盛的，叫做器；無所盛的，叫做械。器，象器的口；器之種類多，所以从四口。犬，是善於守物的家畜，因此用牠來守器皿。

計計

說文：『計，會也；筭也。从言，从十。』

字義，从言，从十。十，是記數字的已具備者。人言而出之詳備，便成爲「計」了。引申，作「謀畫」解。

設設

說文：『設，施陳也。从言，从殳。殳，使人也。』

字義，从言，从殳。殳，音殊，是可以運轉之物。从「言殳」，是說以言使人的意思。凡有所設施，必使用人的。

討討

說文：『討，治也。从言，从寸。』

字義，从言，从寸。寸，是說有法度的意思。凡事之發其糾紛而治理牠，都稱爲討。因此吾人所說的「討論」、「探討」等，都是表明理不齊而使牠齊的意義。

善義

說文：「善，吉也。从誥，从羊。一作，从言，从羊。」

字義，从言，从羊。羊的意義，往往作「吉祥」解的。像「善」、「美」、「義」、「美」等从羊的字，都含有「吉祥」之意。善字从「羊」，取義和「美」、「義」、「美」等相同。

競

說文：「競，彊語也。一曰，逐也。从誥，从二人。」

競，有相爭的意思，所以說「彊語」。人若互相彊語，便有不能相下而相爭之勢。从二人，二言，都是表明兩不合作，而有互競短長的意義，這就是「競」字造字之意。

竟

說文：「竟，樂曲盡爲竟。从音，从人。」

字義，从音，从人。和「章」字从「音十」的意義相彷彿。音節終爲一「章」，音節由人止之，便爲「竟」。引申牠，凡「事之所止」稱爲竟；又「土地之所止」亦稱爲竟。「竟界」的竟，現在俗用作「境」。

對對對 **說文**：「對，應無方也。从𠂔，从口，从寸。或从士。漢文帝以爲責對而面言，多非誠對，故去其口以从士也。」

字義，从𠂔，从口，从寸。𠂔，音泥，是「叢雜」的意思；口，是指「人的口」而言的；寸，是說有「法度」的。衆口叢雜，而一歸於法度，便有「對」的意義。口，或从士。士，是作「事」解的；取其「有事實」之意。

丞 **說文**：「丞，翊也。从𠂔，从卩，从山。山高奉承之意。」

字義，从𠂔，从卩，从山。𠂔，音掬，作「棘手」解的；卩，音節，有「信節」的意思；山，是取牠的高。大概凡高的東西在上，必須棘手以承牠，好像受「信節」一般，這便是「丞」的意義了。

具 貝 說文：「具，共置也。从升，从貝省。古以貝爲貨。」

字義，从升，从貝省。升，是作「竦手」解的，目，爲「貝」之省，作「貨物」解。竦手以供貨物，便有「具」意。

異 異

說文：「異，分也。从升，从畀。畀，予也。」

字義，从升，从畀。升，作「竦手」解；畀，音比，作「以物予人」解。竦手而以物予人，便「離異」了。

與 與

說文：「與，黨與也。从舛，从与。」

字義，从舛，从与。舛，音余，是作「共舉」解的。与，有「賜予」之意。共舉而与他人，便有「黨與」的意義。

興 興

說文：「興，起也。从舛，从同。同，同力也。」

字義，从舛，从同。舛，作「共舉」解。同，是表示「同力」的意思。同力而共舉之，便有能「興起」之意。



羹 羹 說文：「羹，五味和美也。从羔，从美。」

字義，从羔，从美。羔，「小羊」，其味很美。下，又从美。這是以羔味的美來該括五味的美。

執 藝

說文：「執，種也。从壘，从夙。夙持亟種之。」

執，音「育祭切」，讀若義。和「蕪」、「菽」、「藝」同。字義，从壘，从夙。壘，音六，是「土塊壘壘」的形狀。夙，音戟，作「持」解，是說「持而種之」的東西。土塊壘壘的地方，是可以種植的；持物去種，便是「執」的意義。古「六藝」字，也當作「執」。蓋儒者之於六藝，猶之乎農夫的樹執一樣。

閱 闕

說文：「閱，恆訟也。詩云：「兄弟閱於牆，」从門，从兒。兒，善訟者也。」

閱，音「計激切」，讀若吸。字義，从門，从兒。小兒喜歡淘氣，與他兒門

，所以从「鬥兒」以取意。

及

說文：『及，逮也。从又，从人。』

字義，从又，从人。又，是指人的手。用手接觸前面的人，便有「及之」的意思。

筆

說文：『筆，秦謂之筆。从聿，从竹。』

筆，這是寫字所用的東西。从聿，从竹。竹，是指筆的本體。聿，音鬱，表明是「所以書」的。

緊

說文：『緊，纏絲急也。从𠂔，从糸。』

字義，从𠂔，从糸。𠂔，音鏗，是作「堅」解的。纏絲而堅，便有「緊急」的意義。音「糾忍切」。

堅

說文：『堅，剛也。从𠂔，从土。』

字義，从𠂔，从土。土這樣東西，最易凝結，又从𠂔，格外見得「堅硬」了。

。引申作凡「堅固」之稱。

役

說文：「役，戍邊也。从攴，从彳。」

字義，从攴，从彳。攴，是一種兵器，負之，可以作防守的用處。彳，音赤，本作「小步」解的，現在取牠作「巡行」之意解。大概防守的人，有負攴巡行之責。引申牠，凡「事勞」，都稱役。

攴

說文：「攴，行水也。从攴，从人，从水省。」

字義，从攴，从人，从水省。攴，音撲，是取其有引導之意。人，是說引導的。人的行水能順水的性，那便安流攴攴，而入於海了。因為水的安行爲「攴」，所以引申凡「可安」的都稱「攴」。

寇

說文：「寇，暴也。从攴，从完。」

字義，从攴，从完。攴，本作「小擊」解的。完固的東西，現在擊而破之，便成爲「寇」了。按子華子說：「古之制字者，能固其元，爲完固之完。殘

其所固，爲寇賊之寇。』是其證。

教

說文：『教，上所施，下所效也。从攴，从孝。』

字義，从攴从孝。按上所施，所以从攴，攴，是擊之以儆的。下所效，所以从孝，孝，是順孝以從的。

貞

說文：『貞，卜問也。从卜，貝以爲贄的。一曰，鼎，省聲。』

字義，从卜，貝以爲贄。卜，是說問卜的人。貝以爲贄，是表明問卜的人，須用貝爲進見之禮的。

省眉

說文：『省，視也。从眉省，从中。省，古文省。从少，从囙。』

字義，从眉省，从中。以眉的意思，是說沒有見之於目的；从中的意思，是說察之於微妙之中的。凡省察的，必及於微細之處，所以引申爲「減省」字。古文从「囙」，也有「明察」意。

皆

說文：『皆，俱詞也。从比，从白。』

字義，从比，从白。比，有「互相比次」的意思。白，便是「自」字。人人都比次使如自己一樣，便成「皆」意。

智

說文：「智，識詞也。从白，从亏，从知。」

智，現在都寫作「智」。字義，从白，从亏，从知。白，作「自」解；亏，作「气」解；自己出聲气以求知，便成爲「智」。古文智，作「𠄎」。匪，便是「口」；𠄎，便是「知」；省去「白」字。

翟

說文：「翟，山雉尾長者。从羽，从隹。」

字義，从羽，从隹。羽，是作「鳥長毛」解的。隹，是「鳥的總名」。从隹而又說長毛，便是「翟」了。

瞽

說文：「瞽，目不明也。从苜。从旬。旬，目數搖也。」

字義，从苜，从旬。苜，音末，作「目不正」解的。旬，音縣，作「目數搖」解的。苜和旬，都是說「目的不明」，瞽字从此二字，所以便作「目不明」。

「解。小爾雅：『曹，慙也，』這是引申義。

霍霍

說文：『霍，飛聲也。雨而雙飛者，其聲霍然。』

字義，從雨，從雥。雥，音儻。作「雙鳥」解。這是說雨中有雙鳥飛來，其聲霍然可聽。引申牠的意義，作「揮霍」、「霍靡」解的。音「呼郭切」。

畢畢

說文：『畢，田网也。從田，從苜，象畢形微也。』

「田网」，是說田獵時所用的网。字義，從田，從苜。田，是說「田獵」的意思。苜，音卑，箕之一種，象「畢」形之微。大概田獵所用的「畢」，和「苜」的形狀相像。現在假「畢」作「終數」解，本義便廢了。

棄棄

說文：『棄，捐也。從升，推苜棄之也。從去。去，逆子也。』

字義，從升。升，音掬，作「棘手」解。從苜，音卑，作「推棄」解的。從去，音突，作「逆子」解的。逆子，是人之所共棄的，因此棘手推苜，把他棄去，這便是「棄」的意義了。

幼 88

說文：『幼，少也。从幺，从力。』

字義，从幺，从力。幺，音夭，是作「小」解的。力，是說人的氣力。凡氣力小的人，必定是「幼」年的。

幾 89

說文：『幾，微也；殆也。从兹，从戍。戍，兵守也。兹而兵守者，危也。』

字義，从兹，从戍。兹，音攸，作「微」解。戍，是作「兵守」解的。事微而猶須兵守，那此事的危殆可知了，所以幾字作「殆也」解。按「微」，是靜詞；「殆」，是動詞；兩言之，以明「幾」字之義。

爨 90

說文：『爨，物落上下相付也。从爪，从又。』

爨，音「平小切」，讀若標。字義，从爪，从又。這是說上面有爪采牠，下面用又——即「手」字。——來承牠；便有「物落上下相付」的意義包含在內。詩經：『標有梅』之「標」，正應當寫作「爨」。

爰

說文：「爰，引也。从爰，从于。」

爰，和「援」字意義相同。一說，作「引詞」解。釋詁：「粵，子，爰，」曰也。」這是「爰」作「引詞」解的證據，都是「引起其語之詞」。字義，从爰，从亏，爰作「相引」解，取「相引」之意，亏，亦是「引詞」。

𨾏

說文：「𨾏，治也。女子相亂，爰治之也。讀若亂同。一曰，理也。」

𨾏，音「郎段切」，讀若亂。字義，从爰，从口。爰，是說女子；「即「小子」。——爰作「相治」解；口，音坳，作「界限」解。合其義，是表明女子分界以相爭，必須爰治之，便爲「𨾏」了。

爭

說文：「爭，引也。从爰，从厂。」

字義，从爰，从厂。厂，音拙，是作「曳」解的。——曳，就是拖的意思。——爰从二手，一是這個人的手；還有一個，是旁人的手；兩個人的相曳，便是「爭」的現象。許氏解釋此字，說：「引也，」這是表明凡相爭的都由

於欲引物使歸於自己而起的。一說，彼此競引物，便成爭。

𡗗

說文：「𡗗，所依據也。从受，从工。」

𡗗，音「於謹切」，讀若隱。字義，从受，从工。這是說物所落的地方，巧得其宜，便是「𡗗」的意義。現在「隱」字行，而「𡗗」字廢了。又凡「安隱」字，也當作𡗗。如今却寫作「穩」字。

𡗗

說文：「𡗗，殘穿也。从又，从𠂔。讀若殘。」

𡗗，和「殘」，兩字相同。「殘穿」，便是「殘賊而穿之」的意思。字義，从又，从𠂔。𠂔，音藥，作「列骨之殘」解。又，作「手」解，所以殘穿東西的。殘穿之後，去掉牠的穢雜，這便是「𡗗」的意義。

𡗗

說文：「𡗗，溝也。从奴，从谷。讀若郝。」

𡗗，和「壑」，兩手相同。字義，从奴，从谷。奴，作「殘穿」解，所以「奴谷」，便有穿地而通谷的意思。

叡 說文：「叡，深明也。从収，从目，从谷省。睿，古文叡。𦉰，籀文叡。」

叡，音「以芮切」，讀若銳。字義，从収，从目，从谷省。谷，所以形象牠的深，因此叡字作「深明」解。

媮

說文：「媮，禽獸所食餘也。从夕，从肉。」

媮，音殘。是「殘餘」之「殘」的正字。字義，从夕，从肉。夕，作「列骨之殘」解，因此「夕肉」是說「殘餘之肉」。

死

說文：「死，澌也；人所離也。从夕，从人。」

「澌」，本作「水盡」解的，因借以爲「人命之盡」。「人所離也」，是說人的形體和魂魄相離，便爲「死」了。字義，从夕，从人。夕，有「殘餘」的意思；人死氣血離散，所以从「夕人」來會意。

別

說文：「別，分解也。从卩，从刀。」

字義，从冎，从刀。冎，音「古瓦切」，像分解的形狀，刀，所以分割東西的。用刀分解，便成「別」意。

肘

說文：「肘，臂節也。从肉，从寸。寸，手寸口也。」

肱和臂的節，稱爲肘。字義，从肉，从寸。肉，是指物說的。寸，是手的寸口。這是說，从寸口至此爲一節。

胛

說文：「胛，骨間肉胛胛箸也。从肉，从冎省。一曰，骨無肉也。」

胛，俗字寫作「背」，或作「肯」。「胛胛」，像肉附箸的形狀。胛胛相附箸，正在等候人的割剝，所以字義，从冎省。「肉」，是指物而說的。莊子說：「技經胛繁之未嘗，」注：「胛，猶結處也。」又胛的意思，含有「可」意。所以心之所願的，叫做「胛」；得其竅卻的，叫稱「中胛」，都是引申假借義。

會

說文：「會，合也。从人，从曾省。曾，益也。」

字義，从人，从曾省。人，音集，作「三合」解。曾，音增，有「曾益」的意思。三合而曾益之，便成爲「會」。

𠂔

說文：『𠂔，傾覆也。从寸白覆之。寸，人手也。白，从巢省。』

𠂔，音「方斂切」，讀若貶。字義，从寸，从白。寸，是指「人的手」。白，从巢省，便指「鳥巢」。用手施之於鳥巢，却有「傾覆」牠的意思。杜林說，這是「貶損」之「貶」的本字。這大概是因爲鳥的巢在樹上，現在把牠覆而下之，那便和「貶損」之義相通。

則

說文：『則，等畫物也。从刀，从貝。貝，古之物貨也。』

「等畫物也」，這就是說定牠的差等，而各爲介畫的意思。因有各爲介畫的意思，所以字義上，从刀，从貝。刀，是用來畫物的；貝，是古時的貨物；物事有貴賤的相差，因此欲用刀來把牠介畫。引申牠，作凡「法則」之稱。假借牠，作「語詞」之用。

釗劬

說文：『釗，剗也。从刀，从金。周康王名。』

釗，音「止遙切」，讀若昭。字義，从刀，从金。金有芒角，用刀摩弄牠，便成「釗」的意義。引申牠，作「勉」，作「見」解。又假借牠作「昭」。

周康王名釗，便取其有「昭」之意。

制斲

說文：『制，裁也。从刀，从未。未，物成有滋味，可裁斷。一曰，止也。』

制，是作「裁解」的。詩經上面說：『制彼衣裳，』這是制的本義。字義，从刀，从未。未，便是「滋味」的「味」。物當成熟，有滋味，可以把牠裁斷下來，供人的食。制的取義，却在此。一說，「止也」；因此引申牠，作凡「斷制」的通名。又假借牠，作「折」。呂刑：『制以刑，』墨子引牠作「折」。

等箴

說文：『等，齊簡也。从竹，从寺。寺，官曹之等平也。』

「齊簡」，是說像現在的人，整齊書籍的意思。字義从竹，从寺。竹，是指物。寺有法度，官曹於此稽考，辨牠的等第，以得其平。引申牠，作凡「齊」解。齊，便高下歷歷可見，所以又曰「等級」。

筮

說文：『筮，易卦用著也。从竹，从彘。彘，古文巫字。』

字義，从竹，从巫。著和算一樣，算是用竹做的，所以从竹。巫，因筮這樣事情，和巫相近，故从巫。

簋

說文：『簋，黍稷方器也。从竹，从皿，从自。』

簋，音「居洧切」。讀若軌。字義，从竹，从皿，从自。自，音香，作「穀之馨香」解。這個字，是說一種可以盛黍稷的竹器。周禮注：「方曰簋，圓曰簠，盛黍稷稻粱也。」

筭

說文：『筭，長六寸，所以計厯數者。从竹，从弄；言常弄乃不誤也。』

筭，音「蘇貫切」，讀若歲。是一種計數的器具。字義，从竹，从弄。竹，

是此器的體。計數之法，欲常常練習的，不練習，便不純熟，所以从弄。弄，作「玩」解，這是說常常玩弄，乃能不誤。

算筭

說文：「算，數也。从竹，从昇。讀若筭。」

算和筭，聲音是相同的。字義，从竹，从具。从竹，是說必用算以計的。从具，是具數的意思。

𨾏

說文：「𨾏，巽也。从丌，从顛。此易𨾏卦，爲長女，爲風者。」

𨾏，音「蘇困切」，讀若巽。易經，卦名。這是「巽」字最初的古文。巽，是指卦之德而說的。現在同聲借用，一概作「巽」。字義，从丌，从顛。丌，音基，作「下基」解的。顛，音撰，作「選具」解的。選而把牠供置在「下基」之上，那便是「𨾏」字的取義了。

奠

說文：「奠，置祭也。从會。會，酒也。下，其基也。禮：「有奠祭者」

「置祭」，是說置了祭的食品，而後祭的。字義，从會，从丌。會，便是「酒」字。丌，本作「下基」解，這是指所置祭物的「質」而說的。引申牠作凡「置」之稱。又引申牠，作「定」解，如「奠高山」是。

差

說文：「差，貳也。左不相值也。从左，从叒。」

「貳」，疑是「賁」字的誤。貳，「恣」之借字；恣，同貳，作「失當」解的。「左不相值」，這是表明牠相左而不相值，便成「差」了。字義，从左，从叒。左，是指「物之不順」說的；叒可作「乖」解。差，却有「不順而乖」之意。

塞

說文：「塞，窞也。从𠄎，从升窞𠄎中。𠄎，猶齊也。」

塞，音「蘇則切」，讀若塞。便是「杜塞」之「塞」的本字。字義，从𠄎，从升窞𠄎中。𠄎，音展，作「齊滿」解。升，音拱，作「竦手」解。這個字，是說竦手舉物，填置屋中使齊滿，便成「塞」的意義。

覲

說文：『覲，能齋肅事神明也。在男曰覲，在女曰巫。从巫，从見。』

覲，音「胡狄切」，讀若檄。是一種男巫。巫的本領，是以「專一敬事神明」爲他唯一職業的，所以說，「能齋肅事神明也」。字義，从巫，从見。這是表明巫能召見鬼神，因取「巫見」以會其意。

沓

說文：『沓，語多沓沓也。从水，从曰，遼東有沓縣。』

沓，音「徒合切」，讀若達。字義，从水，从曰。是說言語滔滔如流水之意。詩經上面說：『巧言如流，』便是這個意思。从水，是取爲譬況之詞。引申牠，作凡「重沓」字解。假借作「達」解。

奇

說文：『奇，異也。一曰，不耦。从大，从可。』

奇，音「渠羈切」，讀若其。實則應當音「居宜切」，讀若「箕」。才合「奇偶」之「奇」的意義。「異也」，是說「不羣」的意思，不羣便「無雙」而成「奇」了。「不偶」，也有「奇」意。字義，从大，从可。有「大而不可

可比」之意。

于

說文：「于，於也。象气之舒于。从丂，从一。一者，其气平之也。」

於，古文「烏」字。取其象气舒時聲音。字義，从丂，从一。丂，音考，作「氣欲舒出，勺上礙於一」解。一，是表示牠「气出的平」。現在借其意多作「語助詞」用。古詩書用「于」字，論語却用「於」字。

粵

說文：「粵，于也。審慎之詞也。从于，从宀。周書曰：「粵三日，丁亥。」

粵，是作「審慎之詞」解的，所以字義，从于，从宀。于，象「气的舒」；宀，便含有「審慎而言」的意了。

平

說文：「平，語平舒也。从于，从八。八，分也。」

字義，从于，从八。于，是說「气之舒」。八，作「分」解。分之而得其勻適，便平舒了。引申，作凡「平舒」之稱。

喜喜

說文：「喜，樂也。从壹，从口。」

字義，从壹，从口。壹，音駐，像「陳樂立而上見」的形狀。从口，是說開樂的人，笑口常開的意思。

壹壹

說文：「壹，陳樂立而上見也。从中，从豆。」

壹，音「中句切」，讀若駐。「陳樂立而上見」，是說凡樂器之有虞的，把牠豎起來，牠的頂上出，可以望見的。字義，从豆，从中。豆，是有跂而直立的，所以「豎」、「壹」都从豆。中，音徹，上見的形狀。中，本指艸木的初生；而艸木初生的時候，却先見牠的頂；因此取以爲意。

對對

說文：「對，立也。从壹，从寸。寸，持之也。」

對，音「常句切」，讀若住。這是「樹立」之「樹」的正字。字義，从壹，从寸。壹，作「陳立樂器」解。寸，通用作「手」解。陳立樂器而更用手持牠，便立得穩固了。現在通用作「樹」，「對」便廢而不用。

𩚑

說文：「𩚑，爵之次弟也。从豐，从弟。虞書曰：「平𩚑東作。」」

𩚑，音「直質切」，讀若秩。便是虞書「平秩」之「秩」的正字。字義，从豐，从弟。豐，讀若禮，是一種「行禮的酒器」。弟，是作「次弟」解的。行禮之器，陳列有次第，所以𩚑作「爵之次弟」解。

盈盃

說文：「盈，滿器也。从皿及。」

「滿器」，是說人貯滿東西的器皿。字義，从皿及。及，音「古乎切」，讀若沾，是作「益多之義」解的。皿中置物益多，便有「盈滿」的意義。古時候以買物多得爲及；引申牠，作凡「滿」之稱。

盍盍

說文：「盍，覆也。从大，从血。」

字義，从大，从血。這是說器皿中有血，而上面須用物覆蓋牠，覆蓋的東西，必取其大於下面的，所以从大。現在「盍」字通用，盍字便廢置了。

徵

說文：「徵，召也。从壬，从微省。行于微而聞達者，卽徵之也。」

字義，从壬，从微省。壬，是作「善」解。微，有「未顯」的意思。合其義，是說人在微時，已有善行聞達於世上，那便有可以「徵召」的資格。一說，徵，作「召」、作「證」、作「驗」解。蓋有「證驗」而後有「感召」，有「感召」而後事可以成。人若行於隱微，而聞達挺箸於外，那便有「感召」之意。

彤彤

說文：『彤，丹飾也。从丹，从彡。彡，其畫也。』

「丹飾」，是說用丹拂拭而塗上去的意思。字義，从丹，从彡。丹，是指飾物的色。彡，是說其畫。

荆荆

說文：『荆，罰皐也。从井，从刀。易曰：「井者，法也。」』

荆，是「荆法」之「荆」的正字。現在俗用寫作「刑」。刑，是作「殺」解的，从刀，开聲；和「荆」字不同。字義，从刀，从井。井，作「法」解。刀，所以儆人的。因以爲「荆法」之意。春秋元命苞說：『荆，刀守井也。』

飲水之人，入井爭水，陷於泉，刀守之，割其情也。」此可以作「荆」字的別解。假借作「典型」解。

鬱鬯

說文：「鬱，芳艸也。十葉爲貫，百廿貫築以煮之，爲鬱。从白缶，鬯，其飾也。一曰，鬱鬯，百艸之華，遠方鬱人所貢芳艸，合釀之以降神。鬱，今鬱林郡也。」

鬱，音「迂勿切」。這是「鬱鬯」之「鬱」的專字。字義，从白缶，鬯，从彡。這是說人又手築之令臙，然後盛之於缶，而覆蓋起來，再封固而幽閉起來，那便香氣可以暢達。這種東西，是用於祭祀的，所以必須裝飾牠的器皿。鬯，是指藏香的器皿。彡，是指器上的飾物。

僉

說文：「僉，皆也。从亼，从卬，从从。虞書曰：「僉曰伯夷。」

字義，从亼，从卬，从从。亼，音集，有「集合」的意義。卬，音謹。作「驚噓」解。从，音從，作「相聽」解。集合多人的意見，大衆都驚噓而表示

贊同，互相聽從以取決，這便是「僉」字的取義了。

命僉

說文：『命，思也。理也。从亼，从冊。』

命，音「力屯切」，讀若倫。字義，从亼，从冊。這是說聚集簡策，必須依牠的次第，求牠的文理的。又人的思想，必依其理，所以「倫」字、「論」字，都从命字以會意。

今

說文：『今，是時也。从亼，从丁。丁，古文及。』

今，是對古而說的。古，不一其時，今，亦不一其時。「是時」，猶之說「目前」的意思。字義，从亼，从丁，亼，有「集合」之意。丁，古文及，作「及時」解。集合大眾的意思，都以為及時的，便成「今」意。

全

說文：『全，完也。从入，从工。篆文从玉作全。』

字義，从入，从工。入，作「从上俱下」解。工，作「技巧」解。這個字，是說如巧者的製造，必从上俱下，使牠十分完好的意思。自小篆从玉作「全

「，而用「仝」字作「同」字解。

𦏧

說文：「𦏧，弓弩發於身，而中於遠也。从矢，从身。」

𦏧，音「食夜切」。這便是「矢射」之「射」的古字。字義，从矢，从身。因爲射箭的方法，從身旁發出，而及於遠方的，所以从「身矢」以取意。小篆，从寸。寸，作「法度」解，亦作「手」解。又因爲射箭之道，是有「法度」的；而且射的時候，總用兩手，所以从「寸」。

侯

說文：「侯，春饗所射侯也。从人，从厂。象張布矢在其中。古文侯，

省人。」

「饗」，是說鄉人的飲酒。「春饗所射侯」，是說天子諸侯養老，先行大射禮之侯。凡爲人父子君臣的，各以爲父子君臣的鵠，所以从「人」。又說侯的制度，上面闊，下面狹，這是取象於人張臂八尺，張足六尺的形狀。从厂，象其張布；矢陳列在其下。

知𠄎

說文：『知，詞也。从口，从矢。』

「詞也」，應當作「識詞也」。人知識敏捷的，那便出於口的，疾快如矢一樣，所以从口从矢以取意。

就𠄎

說文：『就，就高也。从京，从尤。尤，異於凡也。』

字義，从京，从尤。京，作「絕高丘」解。尤，是「異於凡」的意思。高便異於凡了。引申作「成」、作「迎」解。

厚𠄎

說文：『厚，山陵之厚也。从𠄎，从厂。』

字義，从𠄎，从厂。𠄎，作「厚」解。厂，音岸，作「山陵之崖岸」解。因「厚」字是說「山陵之厚」，所以這個字从「厂」以會意。現在借爲「厚薄」之「厚」解。厚薄之厚，應當作「𠄎」。

稟𠄎

說文：『稟，賜穀也。从畝，从禾。』

稟，音「筆賜切」。字義，从畝，从禾。畝，便是「倉廩」的「廩」。禾，

便是「穀」。穀在倉廩的當中，這是賜與人民之穀無疑了。所以从「尙禾」以取意。「賜穀」稱爲「稟」，因此「受賜」亦稱爲「稟」。現在通用作「廩」解。引申牠的意義，凡是上所賜，下所受的，都稱爲「稟」。

麥

說文：『麥，芒穀。秋種，厚糞，故謂之麥。從來，有穗者，从攴。』

芒穀，是說「有芒的穀」，和禾爲「無芒的穀」不同，字義，從來，从攴。來，便是「麥」。攴，音綏，有「遲曳」的意思。麥這樣東西，種於上年九月，到次年四月而成熟，生長遲曳，所以用「攴」。

致

說文：『送詣也。从攴，从至。』

「送詣」，是說送而必至其處的意思。字義，从攴，从至。攴，作「行遲」解，猶之說「送」。至，是作「到」解的。送之而到其他，便是「送詣」之意。引申牠的意義，爲「召致」的「致」，又爲「精致」的「致」。

夏

說文：『夏，中國之人也。从攴，从頁，从白。白，兩手；攴，兩足。』

「中國之人」，便是玉篇所說：『三千五里爲華夏』的意思。字義，从夂，从頁，从白。頁，是指人的頭；白，是指人的兩手；夂，是指人的兩足。合其義，是說凡爲中國之人，都有首，有兩手，和兩足的。引申牠的意義，作凡「大」之稱。又引申牠，作「時令」解，便是春夏秋冬之「夏」。

𠄎

說文：『𠄎，秦人謂市買多得爲𠄎。从丁，从夂。』

𠄎，便是「沽買」的「沽」。字義，从丁，从夂。丁，是古文及字。夂，是作「至」解的。這是說人買物既得便宜，就常常想去的意思。論語：『求善價而及諸，』𠄎，現在多假借作「沽」。

析

說文：『析，破木也。一曰，折也。从木，从斤。』

字義，从木，从斤。斤，是一種可以斫伐東西的利器。用牠來斫伐樹木，便成「析」的意義。

臬

說文：『臬，射準的也。从木，从自。』

臬，音「五結切」，讀若齧。字義，从木，从自。木，是用以表明「準的」所用的質。自，便是古「鼻」字。這是說人的發矢，以鼻爲準，然後中於鵠的之上。引申牠，作凡「標準」之稱。又借作「隄」作「法度」解。

枚結

說文：『枚，榦也，可爲杖。从木，从攴。』

字義，从木，从攴。木，是指杖的質。攴，音撲，作「小擊」解。杖可以擊人，所以取「攴」來會意。引申牠的意義，作「銜枚」之「枚」解。又引申牠，作「枚數」之「枚」解的。

無𣎵

說文：『無，豐也。从林爽。或說規模字，从大卝。卝，數之積也。林

者，木之多也。𣎵，與庶同意。商書曰：「庶草繁無。」』

𣎵，音「文甫切」，讀若撫。𣎵，音「武扶切」，讀若和。𣎵，作「規模」字解。字義，从大，从卝，从林。大，用來表牠的狀。卝，是說「數之積」。林，是說「木之多」。物之大而多的，都可以表示作規模之用，所以𣎵字

有規模之意。現在多假借作「撫」。森，作「有無」字解。从亼，森聲，屬形聲字。現在通俗習用，森，變隸爲「無」，便爲「有無」之無。而「蕃無」字，却借「蕪」或「廡」字來代。

師師

說文：『師，二千五百人，爲師。从巾，从自。自，四巾，衆意也。』

字義，从巾，从自。巾，音匪，有「周致」的意思。自，音堆，有「堆積」的意思。既四面周致，而又堆積起來，便有「衆多」之意。一師，有二千五百人，可以算得「衆多」了。因此人口衆多之地，而又有主持的，成爲「京師」。又人衆多，推有道者教之以道，便稱爲「教師」。「京師」、「教師」，都是引申之義。

賣嘗

說文：『賣，出貨物也。从出，从買。』

字義，从出，从買。買，作「市物」解。現在把貨物出而與人買之，便成「出賣」之意了。

索

說文：「索，艸有莖葉，可作繩索。从糸，从糸。」

索，便是通俗所稱「繩索」。字義，从糸，从糸。糸，音「普活切」，讀若輩，作「艸木莖」解的。从中从糸的意義，是說用艸的莖葉，把牠糾纏如絲的樣子，所以艸繩叫做索。引申牠作「盡」、作「取」解。

華

說文：「榮也。从艸，从華。」

字義，从艸，从華。華，是指「木的華」。艸的華，叫做「榮」，所以「从艸」以會意；表明牠別乎木的華而說的。榮而結實的，稱爲「秀」；榮而不結實的，稱爲「英」。引申牠爲「光華」、「華夏」字。

圖

說文：「圖，計畫難也。从口，从囗。囗，難意也。」

字義，从口，从囗。囗，音「方美切」，作「吝嗇」解。吝嗇，便含有一種「慎難」的意思，所以从囗。口，音圍，象「回匝」的形狀，便含有一種「規畫」的意義，所以从口。既慎難，而又有規畫，便成「圖」意。引申作「

繪畫「解」。

贊

說文：『贊，見也。从貝，从𠄎。』

「贊」作「見」解，這是說彼此相見的時候，必須用着「贊」的意思。字義，从貝，从𠄎。𠄎，音銳，是作「進」解的。貝，是古代的一種禮物。這個字的意義，是說進見的時候，用貝來作禮的。

邑

說文：『邑，國也。从口，从卩。先王之制，尊卑有大小。』

邑，是古時國邑的通稱。據左傳上面說：『凡邑，有先君之廟曰都，無曰邑。』字義，从口，从卩。口，音圍，是指都邑的「封域」說的。卩，音節，這是說封邑的大小，都是出於「天王所命」的。

晉

說文：『晉，進也。日出而萬物進。从日，从辵。易曰：「明出地上，晉。」』

字義，从日，从辵。辵，音入，作「到」解。這是表明「日到地上」，便爲

「晉」字。易曰：『明出地上，晉。』「明」，用以證晉字的「从日」；「出地上」，用以證晉字的「从雍」；這句話，解釋「晉」字最清楚了。

昌

說文：『昌，美言也。从日，从曰。一曰，日光也。詩曰：『東方昌矣。』』

字義，从日，从曰。是說口中所言的，有日月不刊之意。書：『禹拜昌言，』昌言，便是美言。引申牠的意義，作凡爲「光明」之稱，如「昌盛」、「昌明」、「昌皇」都是。

普

說文：『普，日無色也。从日，从並。』

字義，从日，从並。並，有「同併」之意。按許氏解釋此字，說『日無色也』，『日之無色，遠近並同，那便成爲「普遍」之意了。現在人的習用，很多借牠作「溥大」的意思解。

昆

說文：『昆，同也。从日，从比。』

字義，从日，从比。日，取牠有「光明」的意思。比，取牠有「比次相同」的意思。不過有「衆」才有「同」；而同的當中，也有先有後。因此「昆」字的意義，有些以牠爲先的，如「昆弟」是；有些以牠爲後的，如「昆命元龜」，昆作「後」解的便是。

旋煇

說文：『旋，周旋，旌旗之指麾也。从𠂔，从疋。疋，足也。』

字義，从𠂔，从疋。𠂔，音偃，像「旌旗之游偃蹇」的形狀。疋，是作「足」解的。人當招展旌旗的時候，旗有所向，必須運轉其杠，這便叫做「周旋」。旗周旋，足也隨之周旋，所以从「疋」。引申牠的意義，作凡「轉運」之稱，如「凱旋」、「旋踵」都是。

旅

說文：『旅，軍之五百人爲旅。从𠂔，从从。从，俱也。』

字義，从𠂔，从从。𠂔，是說屬旌旗的東西。从，是「相俱」的意思。旌旗爲衆人之所屬目，因以爲「旅衆」之用。引申牠作「陳」解，詩經上面說：

『殺核維旅』是其證。又引申作「羈旅」之「旅」解。

族𠂔

說文：『族，矢鋒也。東之族族也。从𠂔，从矢。』

族，便是「箭鏃」之「鏃」的古字。字義，从𠂔，从矢。𠂔，所以標衆。旌旗所在，而矢亦都集於此，所以从矢。引申牠的意義，作凡「族類」之稱。因爲族類的相聚，好比矢的集一樣。

疊𠂔

說文：『疊，揚雄說：「以爲古理官決罪，三日，得其宜，乃行之。从晶

，从宜。亡新以爲疊从三日，太盛，改爲三田。』

這個字，是許氏用揚雄之說，以發明其義的。按管子：『無坐抑而獄訟者，正三禁之，而不得直，則入一束矢以罰之。』注：『謂其人自無所坐，而被抑屈者，爲訟者正當禁之三日，得其不直者，則令入束矢也。』這一段話，可以作「三日，得其宜，乃行之」的一個證據。又照字義上面講，重夕爲「多」，重日爲疊，這便是現在的人用疊之意。

明

說文：「明，照也。从月，从囧。明，古文明，从月，从日。」

字義，从月，从囧。月，取牠有光；囧，音曠，取其有「窗牖麗慶闡明」的意思，既有光，而又有明，便是「明」的造字之意了。古文，从月，从日。那又取日月之光，是天下之至明的意義。

盟

說文：「盟，周禮曰：『國有疑，則盟。諸侯再相與會，十二歲一盟。从

囧，从血。』」

盟，便是「盟會」之「盟」，古文作「盟」。古代的盟，所以防不協，故曰「國有疑，則盟」。字義，从囧，从血。囧，有「明」的意思，因為囧必質之於神明的。血，是指會盟時殺牲歃血而說的。

夙

說文：「夙，早敬也。从夙持事，雖夕不休，早敬者也。」

按夙字，有「肅敬」的意思。稱「早敬」，這大概是說日暮人倦，而猶不敢懈惰，那便完今日的早敬，還基明日的早敬咧。又夕，是晚上的通稱，天未

且而執事有恪，所以字義，从夕，从夂。

栗桌

說文：『栗，栗木也。从木。其實下垂，故从鹵。』

字義，从木，从鹵。鹵，音調，像「果實下垂」的形狀。栗木的果實，重而下垂，所以从「鹵木」以會意。現在習用，假借牠作「戰栗」之「栗」解。

又作「栗六」之「栗」解。

粟稟

說文：『粟，嘉穀實也。从鹵，从米。孔子曰：「稟之爲言續也。」』

凡是禾稻的實，牠的皮，叫做糠，中間的，叫做米。字義，从鹵，从米。从鹵，從牠的穗而說的；从米，從牠的蓋而說的。禾的穗也是重而下垂的，所以从「鹵」以取意。

秦廩

說文：『秦，伯益之後，所封國，地宜禾。从禾，从春省。一曰，秦，禾

名。』

秦，是隴西谷名。於禹貢，近雍州鳥鼠之山。堯的時候，有伯益其人者，實

畢陶之子。佐禹治水土；水土既經平了，舜命他作虞官，掌上下草木鳥獸之事，賜姓爲嬴，遂封在這個地方。秦地的人，善於舂土以種禾，所以从禾，从舂以會意。

科

說文：「科，程也。从禾，从斗。斗者，量也。」

科，有「順次」的意思，所以說「程也」。論語：「爲力不同科；」孟子：「盈科而後進；」都含有「順次」之意。字義，从禾，从斗。斗，本是「量器」的名。禾而欲量，便可以知牠多少的順次。

香

說文：「香，芳也。从黍，从甘。春秋傳曰：「黍稷馨香。」」

芳，本作「艸香」解，現在却泛指香而說的。字義，从黍，从甘。黍，是五穀中之美者。甘，也作「美」解。凡美的東西，都可譽之以「芳香」的。春秋傳說：「黍稷馨香，」是證「香必从黍」之意。

番

說文：「番，舂去麥皮也。从臼。干，所以番之。」

畱，音「楚洽切」，讀若插。字義，从臼，是表明爲一種盛麥之器。从干，猶杵，用牠來舂物的。麥放在器中，用干舂之，便成「畱」的意義。引申牠，作凡「刺入」之稱。如農器刺地，稱「罄畱」。

檄

說文：『檄，分離也。从尗，从攴。尗，分散之意也。』

檄，是「分散」之「散」的正字。字義，从尗，从攴。尗，音剖，有「分散」的意思。攴，音撲，作「小擊」解。擊而分散之，便是「檄」意。現在通俗習用，都作「散」字。「散」字行而「檄」字便廢用了。

麻

說文：『麻，泉也。尗，人所治也。在屋下。从尗，从广。』

麻，和「尗」，是一個字。尗，本像麻，可以分織的形狀。惟治麻的時候，總在屋下，所以从广以會意。——广，音儼，像屋半邊之形。——考工記：『治麻而成之，謂之婦功。』婦功，總在屋下的。

向

說文：『向，北出牖也。从宀，从口。詩曰：「塞向墜戶」。』

字義，从宀，从口。宀，音縣，是作「交覆深屋」解的。凡深屋，必須闢戶牖以通人氣，所以从口。

定

說文：『定，安也。从宀，从正。』

字義，从宀，从正。宀，是作「交覆深屋」解的。在交覆深屋之中，正身而居，便有「定」意。

實

說文：『實，富也。从宀。从貫。貫，貨貝也。』

字義，从宀，从貫。宀，是指「深屋」；貫，是指「貨貝」；把貨貝充滿屋下，便是「實」意。引申，作「果實」解。

宦

說文：『宦，仕也。从宀，从臣。』

字義，从宀，从臣。宀，是指「深屋」；臣，是指「事人之臣」而說的；臣子在君深屋之中治事，便是「宦」意。

守

說文：『守，守官也。从宀，从寸。从宀，寺府之事也。从寸，法度也。』

字義，从宀，从寸。宀，是說「寺府中的事情」。寸，是說牠有「法度」的意思。在寺府中做事情，而能守牠的法度，這便是守官所應有之事。左傳：『守道不如守官，』是此字之證。

寡

說文：『寡，少也。从宀，从頌。頌，分賦也，故爲少。』

字義，从宀，从頌。宀，是指「屋中所有」而說的。頌，作「分」解釋。分屋中之所有，便成少了。又說「宀八」的意思，是說合於上而分於下的。引申牠的意義，凡儼然單獨的，都稱「寡」。

宋

說文：『宋，居也。从宀，从木。讀若送。』

字義，从宀，从木。宀，是指「屋」而說的。木，是所以成室以居人的，故从木。假借牠，作「國名」解。

躬

說文：『躬，身也。从身，从呂。𠂔，躬，或从弓。』

「躬」和「躬」，是一個字。字義，从身，从呂。人的身體，是以呂骨爲柱的，所以从「身呂」以會意。

窞

說文：「窞，深也。一曰，竈突。从穴，从火，从求省。」

窞，音「式鍼切」，讀若深。按「窞」和「深」，是古今字。一說，作「竈突」解。竈上出突起，用以出煙火，恐怕牠焚燒棟樑。從牠的頂上說，叫竈突；從其中深曲通火說，叫做窞。字義，从穴，从火，从求省。這是說向穴中求火，便有「窞」的意義在內。

疾

說文：「疾，熱病也。从疒，从火。」

疾，音「丑刃切」。讀若趁。字義，从疒，从火。疒，音匿，是作「人疾病」解的。疾爲「熱病」，故从「火」取意。

同

說文：「同，合會也。从冂，从口。」

字義，从冂，从口。冂，音冒，作「重覆」解。从口，是說口在人所覆之

下，便有「同」的意義了。

冒

說文：「冒，冡而前也。从目，从目。」

字義，从目，从目。目，音帽，有「覆蓋」的意義。目被目所覆蓋，便不能有所見了。所以冒字，作「冡而前」解。冡，亦有「覆蓋」意，是說覆蓋其目而前，那就有「冒昧」的意義。引申之，凡有所「干犯而不顧」的，都叫做冒。又引申之，作「假冒」、「貪冒」解。

最

說文：「最，犯而取也。从目，从取。」

字義，从目，从取。目，有「覆蓋」之意。取，作「以手引物」解。覆蓋其目，而用手取物，和冒字之說「冡而前」，意義有些相近。俗體字。都寫作「最」。

罽

說文：「罽，馬絡頭也。从网，从罽。罽，馬絆也。」

罽，音「居宜切」，讀若羈。也便和「羈」相同。字義，从网，从罽。网，

便是「網」字。罽，音節，作「馬絆」解。馬既絆了牠的足，又網了牠的頭，便成罽了。現在多寫作「羈」。引申牠，作「羈旅」解。

窠

說文：「窠，際見之白也。从白，上下从小。」

「際見之白」。際，作「壁中之隙」解。壁隙之光，僅僅一綫而已。字義，从白，上下从小。這是說小小的有一綫白光可見，便是「窠」字意義。按窠，音「起戟切」，讀若隙。也就是「隙」字。

縿

說文：「縿，箴縷所紩衣。从侑，从犂省。」

縿，音「陟几切」，讀若指。「箴縷所紩衣」。縷，作「綫」解；紩，音秩，作「縫」解。以鍼貫了綫，用來縫衣，便是「縿」字的意義。字義，从侑，从犂省。侑，音敵，作「敗衣」解。犂，音泥，本作「叢生艸」解；這裏用牠以象「刺繡之文」。這個字，是說補「敗衣」須用針縿；而刺繡之文，也用針縿。

伊尹

說文：『伊，殷聖人阿衡也。尹，治天下者。从人、从尹。』

字義，从人，从尹。尹，是作「治事」解的。人能善其事的，便爲「伊」。
伊尹，是古代的時候，最善於治天下的人，所以取以爲訓。引申牠的意義，作「發語辭」解，如解話說：『伊，維也。』

便廝

說文：『便，安也。人有不便，則更之。从人，从更。』

「便」字，古時候和「平」「辨」二字相通。如史記：『便章百姓。』「便」，古文尙書作「平」，今文尙書作「辨」。字義，从人，从更。更，有「改變」的意思。這是說人有不便，就想變更之意。

敷

說文：『敷，妙也。从人，从攴，从耑省。』

敷，音「無非切」，讀若微。也便是「微小」之「微」的正字。微，其實是作「隱行」解的。字義，从小，从攴，从耑。攴，作「小擊」解。耑，音端，作「物初生之題」解。物初生之題，是很小的，現在有人再把牠擊去些，

便格外見得「微小」了。引申牠，作凡「細小」之稱。現在「微」行而「散」廢了。

伏伏

說文：「伏，司也。从人，从犬。」

司，便是伺字。字義，从人，从犬。凡有所司的，必用人或物專守牠。「伏伺」，便是「服事」之意。从人犬，是說犬司人而吠他的意思。引申牠，作「俯伏」解。又引申牠，作「隱伏」解。

眞眞

說文：「眞，僊人變形而登天也。从匕，从目，从乚；乚所以乘載之。」

字義，从匕，从目，从乚，从月。是說僊人能變形，所以从匕。——匕，便是化字——从目，照道書上面說：「養生之道，耳目爲先，」所以从目以取意。乚，音隱，作「藏匿」解的，這是僊人能隱形的意思。月，是卍字的省，作「下基」解，表明他所以乘載的。引申作「眞實」、「眞誠」解。

頃頃

說文：「頃，頭不正也。从匕，从頁。」

字義，从匕，从頁。匕，音比，是作「頭角不正方」解的。所以頭的不正，便从匕而稱爲「頃」。引申牠的意義，作凡「傾仄不正」之稱。現在「傾」字行而「頃」字廢，便專以「頃」作「俄頃」、「頃畝」之用。

印

說文：「印，望也。欲有庶及也。从匕，从卩。」

印，音「伍岡切」，讀若昂。這便是「仰昂」之「昂」的正字。「庶及」，猶之說「庶幾」的意思。字義，从匕，从卩。匕，和「比」字相同。卩，音節，作「瑞信」解，是人所欲庶及的東西。「印」和「仰」意義不同。仰，作「舉」解；印，是作「望」解的。現在「仰」字行而「印」字便廢了。假借牠，又作「我」解。

卓

說文：「卓，高也。从早，从匕。早匕爲卓，匕卩爲印，皆同義。」

字義，从早，从匕。匕，作「比」解。早，从日在甲上，本來有高的意思；再從而比之，便成爲高了。「早匕爲卓，匕卩爲印，同意」。早匕爲卓，這

是說早而比之，便高出於後比的了。匕卩爲卬，這是說有所仰企，便循序漸進。都是指有「節次不容躐等」的意思。

衆

說文：『衆，多也。从厶，从目。衆意也。』

字義，从厶，从目。厶，音凝，作「衆立」解。目，是指「條目」「綱目」之「目」。衆立而又有條目，便是「衆多」意。

殷

說文：『殷，作樂之盛，稱殷。从𠂔，从攴。易曰：「殷薦之上帝。」』

字義，从𠂔，从攴。𠂔，音衣，作「歸」解。我們聽樂的目的，是樂其所自成，所以从𠂔。攴，音殊，是指干戚之類，所以用牠來舞的。觀干戚之舞，而又樂其所自成，這便是「殷」的意思。引申牠，作凡「盛」之稱。又引申牠作「大」、作「衆」、作「正」、作「中」解。

表

說文：『表，上衣也。从衣，从毛。古者衣裘，以毛爲表。』

「上衣」，是說衣之在外的。字義，从衣，从毛。這是因爲古人的皮衣，是

反穿而毛在外的，所以从「衣毛」以取意。引申牠，作凡「外箸」之稱。如

論語：「必表面而出之」是。

褻

說文：「褻，以組帶馬也。从衣，从馬。」

褻，音「奴烏切」，讀若孀。字義，从衣，从馬。「衣馬」，便是「以組帶馬」的意思，理很明顯。

俞

說文：「俞，空中木爲舟也。从人，从舟，从攴。攴，水也。」

字義，从人，从舟，从攴。攴，古滄字，作「水」解。從前的時候，不曉得造舟的方法，看見木之空中而浮行水上的，因此悟而乘坐牠，其後遂刳木而造舟，所以俞字从人，从舟，从攴以會意。

般

說文：「般，般辟也。象舟之旋。从舟，从攴。攴，所以旋舟也。」

「般辟」，是說退縮旋轉的意思。字義，从舟，从攴。攴，本指「兵器」，此作「用以旋舟的東西」解。因此用攴以旋舟，便是「般」字的意義。引申

牠作「般樂」、「般游」解。讀「北潘切」，音盤。

兄

說文：『兄，長也。从人，从口。』

字義，从人，从口。口，這說人口中之言，沒有盡的，所以从「人口」以取滋長的意思。詩經中多用「兄」作「況」解，「兄」和「況」，是古今字，多作「滋長」解的。引申牠，凡男子先生出來的，爲兄。先生的年歲，是多於後生的，所以用「兄」字來說明牠。

兜鍪

說文：『兜鍪，首鎧也。从兜，从兒省。兒，象人頭也。』

兜，音「當侯切」。兜鍪，是古代戰士頭上所戴的一種帽子。漢朝以前稱爲「冑」，漢朝時稱爲「兜鍪」。字義，从兜，从兒。兜，音替，作「壅蔽」解。兒，同貌。指人的「頭」形。兜鍪這樣東西，是戰士在戰爭時首上所戴，滿包頭部，以避兵器，所以从「兜兒」以會意。

見

說文：『見，視也。从目，从儿。』

字義，从目，从儿。儿，便是古「人」字。目在人上，是指「用目以視」之人，便是見的意義。一說，作「看人」解。

尋

說文：「尋，取也。从見，从寸。寸，度之也。亦手也。」

尋，音「多則切」。便是古「得」字。字義，从見，从寸。見物而用手來取牠，便成尋的意義。

吹

說文：「吹，出气也。从欠，从口。」

字義，从欠，从口。欠，是作「張口气語」解的。人張口气語，便成「吹」的意義了。

次

說文：「次，慕欲口液也。从欠，从水。」

次，音「敝連切」。便是「涎沫」之「涎」的古字。人有所慕欲而生水液，所以从欠、从水以取意。

羨

說文：「羨，貪欲也。从次，从羨省。」

字義。从次，从羨省。次，音義見上面一個字。羨，應當作羸。羸，音「與久切」，讀若誘，作「相誅呼」解。凡人有所羨慕的，必定是好惡無節於內，而被人呼誘於外，所以从次、从羨省以取意。因此引申牠意義，作「衍」字解，如詩經大雅；「及爾游衍」是。又引申牠作「饒」字解。如周禮：「以其餘爲羨」是。後世所用「羨餘」字，便根據於此。

盜匨

說文：「盜，私利物也。从次，从皿。」

字義，从次，从皿。次，是說「垂次有所欲」的意思。皿，是指器皿。欲皿而垂次牠，便成「盜」了。

頁

說文：「頁，頭也。从頁，从儿。古文諧首字，如此。百者，諧首字也。」

頁，音「胡結切」，讀若葉。古文諧——便是稽字。——首字如此。字義，从頁，从儿。是說首在人上。

俯煇

說文：「俯，低頭也。从頁，从逃省。俛，亦頰字，从人免。」

頰，是「俯仰」之「俯」的古字，也寫作「俛」。其實「俯」却是俗字。字義，从頁，从逃省。頁，是指人說的。兆，是从逃之省。這是說逃走的人，大概多媿而頰其身以去的。

顛顛

說文：「顛，白貌。从頁，从景。楚詞曰：「天白顛顛」。商山四顛，白

首人也。」

顛，音「胡老切」，讀若浩。字義，从頁，从景。景，是作「日月之光明」解的，取牠有「白」的意思。頁，是指人而說的。「景頁」，便是說白首的人。史記：「商山四顛，」都是年老白首之人。

頰頰

說文

頰，熱頭痛也。从頁，从火。一曰，焚省聲。」

字義，从頁，从火。頁，指人的「頭部」說的。火，取牠有「熱」的意思。頭上火熱，便是「熱頭痛」而成爲「頰」字了。引申牠的意義，作「煩擾」

解。又引申牠，作「煩簡」解。

穎

說文：「穎，難曉也。从頁，从米。一曰，鮮白貌。从粉省。」

穎，音「盧對切」，讀若類。「穎」和「類」是古今字。「難曉」，是說「不聰」的意思，也就是說「兩物相像，難以分別」的意思。字義，从頁，从米。頁，猶之說「種」；種多如米之形式一樣，而不可分別。

𦉰

說文：「𦉰，面和也。从頁，从肉。」

𦉰，音「耳由切」，讀若柔。這是「柔色以溫」之「柔」的正字。字義，从頁，从肉。頁，音首，也是作「頭」解的。肉，是人身上最柔軟的東西，因借以作「柔和」用。這是說人面上柔和的意思，所以从「頁肉」以取意。詩經上面說：「輯柔爾顏，」傳：「柔，和也。」這個字，本「柔」的正字。「柔」行而「𦉰」廢了。

𦉰

說文：「𦉰，𦉰也。从彡，从文。」

夔，音「無分切」，音文。這是「文章」之「文」的正字。「儻」，便是「郁郁乎文哉」！之「郁」。字義，从彡，从文。這是以毛飾畫而成彥彰的意思。凡言「文章」的，應當作「彥彰」。文，作「錯畫」解，與此義別。

后

說文：『后，繼體君也。象人之形，施令以告四方，故厂之。从一口，發號令者，君后也。』

字義，从厂，从一口。厂，音拙，作「明」解，是有「施令」的意思。从一口，是指「后」說的；因為發令的君后，而命令又出於一的，所以从「一口」。 「繼體君」，是說后的地位，繼於君之後的。

印

說文：『印，執政所持信也。从爪，从卩。』

字義，从爪，从卩。爪，是指「手所執持」。卩，音節，作「瑞信，符節」解。从手所持之節，便爲「印」。

色

說文：『色，顏氣也。从人，从卩。』

「顏氣」，顏，是指兩眉之間的地位。自心以達於氣，再從氣達於兩眉之間，這便稱之爲色。顏氣和心，相合若符節，所以這個字从人，从卩，以會意。引申，作凡「有形可見」之稱。

辟

說文：「辟，法也。从卩，从辛，从口。節制其鼻也。从口，用法者也。」

字義，从卩，从辛，从口。卩，有「節制」之意。辛，作「鼻」解。「卩辛」，便是說「節制其鼻」。从口，表示「所以用法的人」。法官用法以制人的罪，便是「辟」字之義。引申牠，作「避除」解，如「辟人」、「辟惡」、「辟寒」之類是。又引申牠，作「盤辟、逡巡」之意。或假借牠，作「偏僻」解。

胞

說文：「胞，兒生裹也。从肉，从包。」

字義，从肉，从包。是說包子之肉的。「包」字，是指「母腹」說的；「胞

「字，是說「胞衣」。今俗語，稱「同胞」。

苟

說文：『苟，自急救也。从羊省，从勺，从口。口，猶慎言也。从羊，與義、美、善同意。』

苟，音「已力切」，讀若棘。和「亟」字相同，亦寫作「棘」。並非是「苟且」之「苟」，苟，上从艸，原作「艸名」解。字義，从羊省，从勺，从口。羊，取其有「吉祥」意。「勺口」，是作「慎言」解的。慎言而又取吉祥，便是「急救」之意了。按「急」作「褊」解，「救」作「誠」解，誠其褊僻，便成「苟」意。

敬

說文：『敬，肅也。从攴，从苟。』

「肅」，是說「持事振敬」的意思。字義，从攴，从苟。攴，有「迫」意。苟，音義見上。迫而使苟，便成「敬」。

畏

說文：『畏，惡也。从白，从虎省。鬼頭而虎爪，可畏也。』

字義，从由，从虎省。由，音「敷勿切」，作「鬼頭」解。虎字，上體省而儿不省，儿，像人足而有爪的。這個字，上从鬼頭，而下从虎爪，都是可畏的東西，所以从由、从虎省以會意。

禺

說文：『禺，母猴屬，頭似鬼。从由，从内。』

禺，音「牛具切」，讀若愚。字義，从由，从内。是說鬼頭而獸足的一種動物。山海經傳曰：『禺，似獼猴而大，赤目，長尾，頭似鬼。』禺字从鬼、从内。大約便取此意。

𦍋

說文：『𦍋，相誑呼也。从厶，从𦍋。』

𦍋，音「與久切」，讀若誘。這便是「引誘」之「誘」的正字。字義，从厶，从𦍋。厶，音私，作「姦姦」解。𦍋，音又，作「進善」解，誑之若進善然，所以从𦍋。現在的人以手相招而口言𦍋，正應當作這個字。自「誘」字行而「𦍋」字便廢了。

廛廛

說文：『廛，二畝半，在邑一家之宅。从广里八土。』

廛，音「直連切」，讀若纏。古代的時候，在野的叫稱廛，廛，則二畝半在田的。在野的叫做里，里，便是廛。字義，从广里八土。广，音儼，是指「屋」。里，是說「里居」。八土，猶說「分土」，也是說八夫同井的意思。現在通用，作「市廛」解。

庶度

說文：『庶，屋下衆也。从广，从茈。茈，古「光」字。』

字義，从广，从茈。广，是指屋。茈，古「光」字，取其有「衆盛」的意思。合其義，是說「屋下衆盛」，這便是「庶」字的意義。引申牠，作「侈衆」解。又作「庶幾」解。

豚豕

說文：『豚，小豕也。从豕，从又。又，持肉以給祭祀。古文，作豕；

篆文，作豚。』

豚，音「徒魂切」，讀若騰。古文豚字，从豕，从又，从肉。是說「用手持

肉以供祭祀之用」的意思。篆文豚字，从豕，从肉。是指「小豕」說的。一是表明豚的用處，一是表明豚之爲物。

薦薦

說文：「薦，獸之所食艸。从廌，从艸。古者，神人，以廌遺黃帝。帝曰：「何食？何處？」曰：「食廌。夏處水澤，冬處松柏。」」

廌，音「作甸切」，讀若僭。字義，从廌，从艸。廌，音雉，是古代的一種神獸，名叫「解廌」。這種神獸，喜歡吃薦草；因此古聖造字的時候，取「解廌」吃「薦艸」的意思，便用爲「凡獸所食草」之稱。現在用「薦」字作「進」解的，都是「荐」字的假借字。「荐」，作「藉」解，引申，爲「進」。

灋

說文：「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觸不直者去之，从廌去。」

這個字的意義，許氏解釋牠十分明瞭。灋，便是古「法」字。从水，取牠用

法應當公平，其平如水一樣的意思。解廌，是古代的神獸，法官斷獄，用牠來觸不直的人而去之，所以從「廌去」。按，木部「模」字，作「法」解；竹部「范」字，亦作「法」解；因此「灋」字的引申義，作凡「模範」解。

臭

說文：「臭，禽走臭而知其迹者，犬也。从犬，从自。」

字義，从犬，从自。自，便是「鼻」字。犬行路的時候，能用鼻嗅地，以蹤跡牠物的所至，得其氣味，而知道牠的所在，所以从犬。引申假借其意義，作凡「氣息芳臭」之稱。

獄

說文：「獄，确也。从𡗗，从言。言二犬，所以守也。」

「确」，音確，有「堅剛相持」的意義。字義，从𡗗，从言。𡗗，音銀，作「兩犬相齧」解。从言，是表明「用言語相辯」的意思。大概人逢獄事，原告、被告兩方，必用言語以相辯，好像犬的相齧，其聲狺狺然，所以从「𡗗言」來會牠的意。詩：「宜狴宜獄。」傳：「鄉亭之繫曰狴，朝廷曰獄。」

寮

說文：「寮，紫祭天也。从火，从宀。宀，古文慎字，祭天，所以慎也。」

寮，音「力照切」，讀若瞭。現在俗寫作「燎」。寮，是古代的一種祭禮。燒柴而祭之，叫做「柴」，也叫做「寮」。字義，从火，从宀。火，是表明「焚燒所用」的。宀，古文慎字。取祭天，是一種「慎重」的事。

葬

說文：「葬，兵死，及牛馬之血，爲葬。葬，鬼火也。从炎，从艸。」

葬，音「良刃切」，讀若鄰。這便是「鬼燐」之「燐」的正字。字義，从炎，从艸。炎，作「火光向上」解。艸，音喘，是指「人足」說的。按博物志上說：「戰鬪死亡之處，有人馬血積年化爲葬。著地，入艸木，皆如霜露，不可見。有觸者，著人體後，有光拂拭，卽散無數。又有吒聲，如燭豆。」這一段話，很足以發明葬的來歷；而葬字的意義，也於此可以明白了。从炎，从艸。是說葬光上揚，能著人足而行。

奄奄

說文：『奄，覆也。大有餘也。又欠也。从大，从申。申，展也。』

奄，音「依檢切」，讀若掩。字義，从大，从申。大，是說凡覆在上面的東西，往往比下面的來得大。申，有「展張」的意思。大而又展張，便格外大了，所以詩皇矣篇傳，作「大」的解釋。又假借牠，作「欠息」解，如李密陳情表中所說：『氣息奄奄』是。現在用作「奄忽」「奄息」的，都是從此。

契契

說文：『契，大約也。从大，从𠂔。易曰：「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

「大約」，是古代所用重要的「約文」。周禮上有：『司約文，』這大概便是「書契之效用」的明證。字義，从大，从𠂔。大，是取牠「效用」的大。𠂔，音「恪八切」，讀若劓，是「用刀巧於刻畫」的意思。古代書契，本取記載文字於其上，更從而刻畫修飾牠，使兩方互有所約束的意義。因此凡簿

書的撮目，獄訟的要辭，都稱牠爲契。現在的人，祇不過用於賣買的稱「文契」。經傳上，或假借作「契」，——契，音同契，作「刻」解——如：『爰契我龜』是。又假借作「挈」。——挈，音潔，作「懸持」解——如：『死生契闊』是。又「契契」，作「寤嘆」解。亦取「提挈勤苦」之意。

夷夷

說文：『夷，東方之人也。从大，从弓。一曰，平也。』

字義，从大，从弓。大，是指「人」而說的。从弓，是取「古時候肅慎氏貢楛矢、石弩之類」而說的。按詩經傳，多以「夷」字作「平」解。如：『君子如夷』，『降福孔夷』等是。所以說「一曰，平也」。

喬喬

說文：『喬，高而曲也，从天，从高省。詩曰：「南有喬木。」』

字義，从天，从高省。天，作「屈」解。高，取其有「高」意。物既高，而牠的上面屈曲，便是「喬」意。

率率

說文：『率，所以驚人。从大，从羊。一曰，大聲也。一曰，讀若瓠。』

一曰，俗語以盜不止爲卒。讀若齧。』

卒，音「尼輒切」，讀若聶。字義，从大，从干。干，便是「干」字，作「犯」解。一個人有大干犯而觸罪，這不是「可以驚人」的事嗎？所以字義說「所以驚人也」，而字形从「大干」。「一曰，大聲也」；「一曰，俗語以盜不止，爲卒」；都是這個字的別義。

睪

說文：『睪，伺視也。从卒，从目。今吏將目捕鼻人也。』

睪，音「羊益切」，讀若釋。字義，从卒，从目。卒，是指「有鼻之人」的意思。目，是指人的「眼目」。現在官署中的獄吏，往往用一種「作眼目的人」，去拘捕鼻人，便是俗語所說的「眼線」。

囿

說文：『囿，囹圄。所以拘鼻人。从卒，从口。一曰囿，垂也。一曰，囿

，人養馬者。』

囿，音「魚舉切」，讀若語。字義，从卒，从口。卒，是指「有鼻之人」。

口，音圍，作「周回」解，這是指「鼻人拘留之地」說的，像圍圍的形狀。圍圍之「圍」，現在寫作「圍」，是同音假借字。

本𠂔

說文：『本，進趣也。从大，从十。大十，猶言兼十人也。讀若滔。』

本，音「土刀切」，讀若滔。和「本」字不同。本，从木一，一，用以指木的根本所在，是「指事」字。本的字義，从大，从十。因為「趣」，作「疾」解；从大十的意思，是說牠進行之疾，好像兼「十人」之力一像。

奏𠂔

說文：『奏，進也。从本，从升，从中。中，上進之義。』

字義，从本，从升，从中。升，古「拱」字，作「竦手」解。中，音徹，取上進之意。合其義，是說竦手奉而上進的。

規𠂔

說文：『規，規巨，有灋度也。从夫，从見。』

凡圓的東西出於方，方的東西又出於巨，所以「規巨」這兩個字，古時候不分用的。字義，从夫，从見。夫，是指「丈夫」而說的。凡丈夫所見到的，

必定合乎「規巨」，所以「規」字取意於此。

竦

說文：『竦，敬也。从立，从束。束，自申束也。』

竦，音「息拱切」，讀若聳。字義，从立，从束。立，是說人的「直立」。束，有「申束」之意。凡物申之使牠舒，束之使牠促，常常相因互用的。人正身直立而能自申束，便有「竦敬」意。

憲

說文：『憲，外得於人，內得於己也。从直，从心。』

憲，便是古「德」字。「外得於人」，是說「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的意思。「內得於己」，是說「身心有所自得」的意思。字義，从直，从心。凡正直其心的，必有所得，憲字，便取意於此。洪範：『三德，一曰正直。』憲，古時候或假「得」爲之。俗用，又假「德」爲之。「德」字，作「升」解，並無「憲」之意。

憲

說文：『憲，愁也。从心，从頁。』

憇，音「於求切」，讀若憂。便是「憂愁」之「憂」的正字。字義，从心，从頁。頁，音首，是指「人的頭面」說的。人有憇愁，便從中心而見形於顏面，所以从心、从頁以會意。現在通俗習用，多假「憂」爲「憇」，於是不得不假「優」代「憂」。憂，是作「和行」解的。詩：『布政憂憂，』現在作「優」。優，是作「饒」解的。

頻

說文：『頻，水厓，人所賓附也。頻蹙不前而止。从頁，从涉。』

頻，音「符真切」，讀若平。這是「蹙蹙」之「蹙」的古字。現在隸書，把牠變爲「頻」、「瀕」兩字；瀕，又作「濱」，這都不對的。字義，从頁，从涉。這是說將涉的人，或許有因水太深的緣故，所以蹙眉蹙額而只好停止了。瀕，現在作「濱」，而以「頻」作「數常」解。詩柔桑篇傳：『頻，急也。』是引申之義。

侃

說文：『侃，剛直也。从侃，古文信。从川，取其不舍晝夜。論語曰

：「子路，侃侃如也。」

字義，从川，从亼。亼，古「信」字，取其有「信實」之意。川，是取其有「不舍晝夜」之意。人作事，能「不舍晝夜」，且有「信實」之德，那其人之剛毅正直可知了。所以「侃」字从川、从亼以會意。

髓

說文：「髓，血理之分，衰行體中者。从辰，从血。」

髓，音「莫獲切」。字亦寫作「𩑦」，或寫作「脈」。髓，這樣東西，像木石的有文理，所以說「血理」。又髓，幕絡成爲一體，所以說「衰行」。字義，从辰，从血。因爲髓有「派別」故以「辰」。血，是說血在辰中。

峇

說文：「峇，深通川也。从谷，从卣。卣，殘也。谷，阡坎意也。虞書曰

：「峇畎澮，距川。」

峇，是古「濬」字。「深通川」，是說「深之使通」的意思。字義，从谷，从卣。卣，音「五割切」，作「殘穿」解。谷，本作「泉出通川」解，此取

其有「阨坎」之意。殘穿土地而成阨坎，便是「潛通」的意義。

冬

說文：『冬，四時盡也。从欠，从舟。舟，古文終字。』

字義，从欠，从舟。欠，便是古「冰」字，作「凍」解。舟，古文「終」字。這是說一歲終了的時候，河水冰凍，便成「冬」字的意義。周禮考工記：『水有時而凝，有時而釋。』冬天水凝，所以从「欠」。

電

說文：『電，陰陽激耀也。从雨，从申。』

字義，从雨，从申。申，本是「電」的古文，在象形章中，已經說過了。因為電光之見，總在下雨的時候，所以从雨从申以會意，和「申」字專作「電形」解不同。河圖上面說：『陰陽相薄，爲雷；陰激陽，爲電。』電者雷光。蓋統括說起來，稱爲「雷」；從牠的振物而說，叫做「震」；從牠的「餘聲」而說，叫做「霆」；從牠的「光耀」而說，叫做「電」。雷和電這兩樣東西，是二而一的。

孔

說文：『孔，通也；嘉美之也。从乞，从子。乞，請子之候鳥也。乞至而

得子，嘉美之也。故古人名嘉，字子孔。』

孔，可以作「通」解，所以習俗對於「空穴」字，多假借作「孔」。又「通」是指「吉祥」的東西，而「塞」是指「凶險」的東西。因此凡是說「孔」的，都有「嘉美」之意，故許氏解釋此字，說：『嘉美之也。』字義，从乞，从子。乞，同燕，是一種「元鳥」。月令注：『高辛氏之世，元鳥遺卵，娥簡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從這一點看來，孔字从「乞」的意義，格外顯明了。

乳

說文：『乳，人及鳥生子，曰乳，獸曰產。从孚，从乞。乞者，元鳥也。』

明堂月令：『元鳥至之日，祠於高禖以請子，』故乳从乞。請子必以乞至之日者，乞，春分來，秋分去，開生之候鳥也。』

字義，从孚，从乞。孚，音膚，是說「鳥之孵卵」，亦可以作「人孚子」之

用。𠂔，元鳥，所以「从𠂔」之意，上面許氏解釋中，已說得很詳細，現在也不用說了。這個字，是借元鳥的乳子，以兼說人的。

臺臺

說文：「臺，觀四方而高者。从至，从出，从高省。與室、屋同意。」

字義，从至，从出，从高省。至，是指「所止之地」說的。出，便是「之」字，像上出的形狀。高，是取「高聳」之意。這個字，是說臺所築之處，从出，以形容牠的上出，从高，以表牠的「高大」之狀。

扇扇

說文：「扇，扉也。从戶，从羽。」

字義，从戶，从羽。羽，是指「鳥翅的長毛」。鳥翅必兩兩相對，扇也像牠，所以扇从「戶羽」以取意。

屛屛

說文：「屛，始開也。从戶，从聿。」

字義，从戶，从聿。聿是「語詞」，含有「始」的意思。戶，是「門戶」，含有可以「開啓」的意思。所以屛字从「戶聿」，作「始開」解。這是「肇

始」之「肇」的正字。引申牠，作凡「始」之稱。所有經傳上面說「肇始」的，都是「屨」之假借字。現在「肇」字行而「屨」字廢了。其實「肇」，是作「擊」解的。

閉闌

說文：『閉，闔門也。从門，从才。才，所以閉門也。』

字義，从門，从才。才，本作「艸木初生」解，這是指門扇後用以門門的小木說的。凡人的閉門，於門扇後立兩根木頭，穿其上端爲孔，閉的時候，將扁關門，用牠來納入孔中的。

承餽

說文：『承，奉也；受也。从手，从卩，从収。』

字義，从手，从卩，从収。手，是指「用手上奉」說的。卩，作「符節」解，取牠有「節制」之意。収，便是古「拱」字，作「竦手」解。人而「竦手」以「謹節」牠的事情，便是「承奉」之意。「奉」、「受」，都是有「貢上」意。

脊

說文：「脊，背呂也。从𠂔，从肉。」

字義，从𠂔，从肉。𠂔，音關，本作「背呂」解，是「象形」字。脊不能象，便加「肉」字來會意。按劉熙釋名上面說：「脊，積也。積續骨節，脈絡上下也。」這就是就脊的形狀，說脊的意義的。

妻

說文：「妻，婦與己齊者也。从女，从又，从中。又，持事妻職也。」

字義，从女，从又，从中。又，便是「手」字，取其能「持事」的。中，音微，本作「艸木之初生」解，此取其有「上進」的意義。爲妻之道，以「持事」爲本的；而妻之地位，又上進與夫相齊，所以「从又、从中」以取意。按釋親一篇：「凡據妻言之皆曰婦，繫夫言之皆曰妻，」這是妻和婦，義微不同。

好

說文：「好，美也。从女，从子。」

字義，从女，从子。婦女都喜美觀，而子，也作「美男之通稱」解，所以「

好」字有「美」的意義。引申牠，作凡「美」之稱。又因物之好惡，引申爲人情的好惡。好字，本沒有二個聲音，俗強別之。

奴

說文：『奴，奴婢，皆古之皐人也。周禮曰：「其奴，男子入於皐隸，女

子入於春藁。」从女，从又。』

古代的時候，男子入罪的，叫做奴；女子入罪的，叫做婢。因此現在的所謂奴婢，便是從前的所謂皐人了。字義，从女，从又。又，是指「手」，用以「操作」的。女子而專供人操作之用，就是「奴」。

如

說文：『如，從隨也。从女，从口。』

字義，从女，从口。凡隨從人的，必先用口，故从口。女子以從人爲美德的，所以从女。徐諧說：『女子从父之教，从夫之命，故从口會意。』引申牠，凡「相似」的叫做「如」，又「有所往」亦稱「如」。都取「隨從」之意。

毒毒

說文：「毒，士無行也。从士，从毋。賈侍中說：「秦始皇母，與嫪毐淫

，坐誅。故世罵淫，曰嫪毒。」

毒，音「遏在切」，讀若媮。字義，从士，从毋。毋，古時多借爲「無」。

「士毋」，便是說士之無行的。

弗弗

說文：「弗，撝也。从丿，从彡，从韋省。」

撝，應作「矯」。矯，是作「揉箭箝」解的。丿，音撇，作「左戾」解；彡，音勿，作「右戾」解；「左戾」，「右戾」，都有「矯揉」意。从韋省，韋，作「相背」解。這是說或左或右，都是背而矯之，便成「弗」字的意義。引申牠，作「矯拂」之用。現在習用的「矯拂」字都作「拂」。而用「弗」爲「不」。

戎戎

說文：「戎，兵也。从戈，从甲。」

按「戎」字作「兵」解，兵，是「兵器」。字義，从戈，从甲。「戈」和「

甲」，也是「兵器」，所以「戎」字从「戈甲」以會意。引申牠，作「卒旅」解。又引申作「相」解，如小雅：「烝也無戎」是。又引申，爲「戎狄」字。

戛

說文：「戛，戟也。从戈，从百。讀若棘。」

戛，音「古黠切」，讀若棘，字義，从戈，从百。戈是一種「平頭戟」。百，便是「頭」字。這是說戟的頭略爲有些像戈的頭的意思。假借作「常」解，如康誥：「不率大戛」是。又作「擊」解，如臬陶謨：「戛擊鳴球」是。

義

說文：「義，己之威儀也。从我，从羊。」

字義，从我，从羊。這是因爲威儀之道，是出於自己的，所以从我。从羊的意思，取其有吉祥之意，和「善」、「美」等字同義。按「義」，古時候「威儀」字用牠。現在用「義」作「仁義」字解。

直

說文：「直，正見也。从乚，从十，从目。」

字義，从乚，从十，从目。乚，音隱，作「藏匿」解。這個字，是說有十目
 看在隱私的地方，那隱私的事，就無所逃避。便成「正直」之義。左傳上面
 說：『正直爲正，正曲爲直，』這是直字的引申義。因爲人若看得十分明審
 ，那必定能矯正其枉，所以說「正曲爲直」。

乍

說文：『乍，止也。一曰，亾也。从亾，从一。』

字義，从亾，从一。亾，是作「逃」解的。有人逃亡，而有一以止牠，便是
 「乍」字的意義。不過逃亡的人，必有倉猝的狀態，所以引申牠作「倉猝」
 之稱。乍，又可作「暫」解，廣雅說：『乍，暫也。』

匠

說文：『匠，木工也。从匚，从斤。斤，所以作器也。』

字義，从匚，从斤。匚，音方，作「受物之器」解。斤，是一種作物的器具
 。用物作器的人，都可以稱爲匠。這個字獨指「木工」說，因爲从「斤」的
 緣故。斤，是木工用來造器的。引申牠，作凡「工」之稱。

𦏧

說文：『𦏧，弓衣也。从弓，从𦏧。𦏧，垂飾，與鼓同意。』

𦏧，音「土刀切」，讀若滔。字義，从弓，从𦏧。𦏧，音挑，象「物之垂飾」。

緜

說文：『緜，聯微也。从系，从帛。』

「聯微」，是說牠相連的很微眇。字義，从系，从帛。系，音係，作「繫聯」解。「系帛」是說帛之所系，由細絲積集而成的。亦猶君子積小以高大之義。引申牠，作凡「聯屬」之稱。又引申牠，作「絲絮」之稱。因緜的質地嫵弱，所以更引申牠作「薄弱」解，如稱「緜薄」是。

絕

說文：『絕，斷絲也。从糸，从刀，从卩。』

字義，从糸，从刀，从卩。卩，音節，有「截斷」之意。這個字，是說斷截絲屬，須用刀的，所以从刀卩系以取意。引申牠，凡「橫越過」的都曰絕，如「絕河而渡」是。又引申作「極」，如「絕妙」是。

轡

說文：「轡，馬轡也。从絲，从專，與連同意。詩曰：『六轡如絲。』」

轡，音「兵媚切」，讀若祕。字義，从絲，从專。專，應當寫作「專」，音專，有「控御」的意思。轡這樣東西，本是用來控御馬匹的；而牠的質料，又和絲相像，所以从「絲專」以取意。

蝟

說文：「蝟，蠅蠃也。狀似蟲。明堂月令曰：『蝟始見。』」

蝟，是「虹」的籀文。字義，从虫，从眉。眉，古文電。電，爲陰陽二氣的激耀，虹的形狀很像牠；又虹形，有些像蟲形，所以从虫、从眉以取意。而且「虫」、「眉」，又是比象之詞。

蠅

說文：「蠅，營營青蠅，蟲之大腹者。从睪，从虫。」

字義，从睪，从虫。睪，音敏，俗稱爲「蝦蟆」，牠的腹部很大。青蠅，是虫中腹大的，所以从「睪虫」以取意。

亟

說文：「亟，敏疾也。从人，从口，从又，从二。二，天地也。」

字義，从人，从口，从又，从二。二，是指「天地」。這個字的意義，是說：乘天之時，因地之利，口謀之，手執之，以表明這種機會不可錯過，便含有「亟」的意思在內。亟，現在讀成「入」「去」二聲。「入聲」的亟字，作「急速」解；「去聲」的亟字，作「頻數」解。但是古時候沒有這樣分別的。

封

說文：『封，爵諸侯之土也。从之，从土，从寸。寸，守其制度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爵諸侯之土」，是說「爵命諸侯以是土」的意思。字義，从之，从土，从寸。之，本作「進」解，這裏是取牠五等之爵，有進升的階段的意義。从「土寸」，是說所封土地，守牠一定的制度的。引申牠，作「畛域」之稱，或作「緘固」之稱。又引申牠，作「大」解，如左傳所說：『封豕長蛇』是。

里

說文：『里，居也。从田，从土。』

字義，从田，从土。這是表明有田，有土，而後人可以居住的意思。《詩傳》上面說：「二十五家，爲里。」

甸⑤

《說文》：『甸，天子五百里內田。从勺，从田。』

甸，音「堂練切」，讀若電。「天子五百里內田」，是說天子服治的田，相去王城四面各五百里的意思。字義，从勺，从田。這是因爲甸的「外服」，重重包裹，所以从「勺田」以取意。引申牠，作「治」解。

加𠂔

《說文》：『加，語相譖加也。从力，从口。』

凡誣人的，叫做「譖」；而譖人的，叫做「加」。因此「加」的字義，从力，从口。這是說「有力之口」的意思。引申牠，凡是「據其上」的，都稱加，如禮記：『獻子加於人一等』是。

銜𠂔

《說文》：『銜，馬勒口中也。从金，从行。銜者，所以行馬者也。』

銜，是一種勒馬口的東西，用金屬之物做成；欲行馬的時候，把牠加上去；

所以从「金行」以取意。凡騎馬的人，提控其銜，以定行止；而銜又在馬的口中，因此引申牠，作凡「口含」之用。

処𠂔

說文：『処，止也。得几而止。从几，从夂。』

処，便是「處」的古字。字義，从几，从夂。几，是說「人得几而止」的意思。夂，音綏，是作「從後止之」解。既「從後止之」，又「得几而止」，那便有「居処而不進」之意。引申牠，作凡「居處」之稱。

六𠂔

說文：『六，易之陰數，變於六，正於八，故从入，从八。』

這是說：六，爲陰之變；八，爲陰之正。故从入、从八以會意。六爲陰變，而九爲陽變，就因牠能變，所以聖人用「九」「六」二字來繫爻。又案九數，以五居中，自五摺疊看起來，「四」和「六」，兩個數字相對，因此𠂔和𠂔的字形，也很相近。

獸𠂔

說文：『獸，守備者也。从𠂔，从犬。』

字義，从畧，从犬。畧，便是「家畜」之「畜」的正字。犬，是家畜中的最善守備的。因此獸字从畧、从犬以會意。一說，兩足曰禽，四足曰獸。後世所用的「獸」字，都取義於此。

亂

說文：『亂，治也。从乙，从箇。乙，治之也。』

亂，是「箇」的累增字。音義，都和「箇」相同。引申，作「不治」解。凡「事物不理」的，都稱亂。又引申作「兵寇」解。

鼻

說文：『鼻，犯灋也。从辛，从自。言鼻人戚鼻苦辛之意。秦以鼻似皇字，改爲罪。』

鼻，是「罪惡」之「罪」的正字。字義，从辛，从自。辛，是作「辛苦」或「辛痛」解的。自，便是「鼻」字。凡鼻人，總覺辛苦蹙鼻的，所以从「辛鼻」以取意。秦改「鼻」爲「罪」；罪，是作「捕魚竹網」解的。

癸

說文：『癸，冬時水土平，可揆度也。象水從四方流入地中之形。』

「可揆度」，這是說萬物可以「揆衡度量」的意思。字形，像水從四方流入地中的形狀。

𠂔

說文：『𠂔，束縛捽捽爲𠂔。从申，从乙。』

「束縛捽捽」爲「𠂔」，這是說束縛其人，捽持其髮而拖牠的意思。字義，从申，从乙。乙，象艸木的冤曲。申，是作「引申」解。从申，从乙，表明引申牠而又冤曲牠的意思。𠂔，音「羊朱切」，讀若餘。

𠂔

說文：『𠂔，𠂔𠂔也。从申，从余制切之厂。』

𠂔，音「羊世切」，讀若異。𠂔𠂔，猶之說「牽引」的意思。凡物引之便長，所以衣長稱𠂔地。字義，从申，从厂。申，作「伸長」解。厂，音𠂔，作「拙」解。拙而伸長之，便是「𠂔」字之義。

𠂔

說文：『𠂔，釋酒也。从酉，水半見於上。禮有大𠂔，掌酒官也。』

「釋酒」，就是「久陳」的酒，製得很早的。字義，从酉，水半見於上。這

是說糟滓下湛，水半見於上的意思。引申牠，凡「久遠」的，都曰會。有久，便有終，所以引申又作「終」解。如詩：『似先公會矣』是。

尊

說文：『尊，酒器也。从酋，升以奉之。周禮六尊：犧尊，象尊，箸尊，

壺尊，太尊，山尊，以待祭祀賓客之禮。』

字義，从酋，从升。酋，是指酒的。升，便是「拱」字，取其有拱奉之意。拱奉酒以敬人，便有「尊之」之意。凡酌酒之道，必以「尊」爲主，因此引申作「尊卑」字解。猶之貴賤這兩個字，本是說貨物的，而引申牠作人類地位的差別解一樣。自從專用爲「尊卑」字後，於是遂別製「罇」「樽」以代尊。

亥

說文：『亥，荄也。十月，微陽起，接盛陰。从二。二，古文上字。一人

男，一人女也。从乙，象竊子咳咳之形。』

亥，於歲序中，指十月時。十月的時候，微陽從地中起，接大地上的盛陰，

所以字从二。二，古文「上」字，是說陰在上的意思。从二人，一人指男，一人指女。从乙，是象褊子咳嗽的形狀。

以上都是『並峙爲意』的會意字。這一類的字，不能以所從之兩體或三體，連貫而直捷說牠。因爲牠用意多委曲，或有字形不足以盡字義的緣故，所以列入『並峙爲意』。

正例三 卽字之部位見意的

王 王
說文：『王，天下所歸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貫三，爲王

」。

王字，从三，从丨。而丨貫在三畫的當中，是取參通天地人三才之意。我們就字的本位上看，便能明白牠的意義，所以凡屬這一類的字，就名牠的爲「卽字之部位見意的」會意字。以下本目中所列的字，都仿牠。此字和「玉」

字不同，玉字的三畫，排列平均，取其像三塊玉並置的形狀，中間這一筆，是連結三玉的帶。王字這三畫，排列有參差，上二畫，指「天」和「人」距離稍密，是取天人相接之事較多的意思；下筆指「地」，距離稍遠，因「地」與「天人」的關係，較爲「遠而疎」些的緣故。凡人能參通乎「天地人」三才之道的，便是王，所以从「三」以取意。

閏閏

說文：「閏，餘分之月，五歲再閏也。告朔之禮，天子居宗廟，閏月居門中，从王在門中。周禮曰：「閏月，王居門中，終月也。」」

按律歷推算的方法，一歲凡三百六十日餘六日，又有小月六，因此五歲積六十日而再閏，積衆月的餘分，以成此月，便名爲閏月。周禮：「天子居宗廟，閏月居門中，」故从「王門」以取意。

班班

說文：「班，分瑞玉也。从珌，从刀。」

二玉相合叫做珌。刀，是用來分物的。用刀以分玉，所以班字作「分瑞玉」